

LEXIGONGLU LISHISHIJIAN CONGSHU

乐西公路历史事件丛书

西康篇 (下册)

峨边彝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 编
峨边彝族自治县档案馆



LEXIGONGLU LISHISHIJIAN CONGSHU

乐西公路历史事件丛书

西康篇 (下册)

峨边彝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 编
峨边彝族自治县档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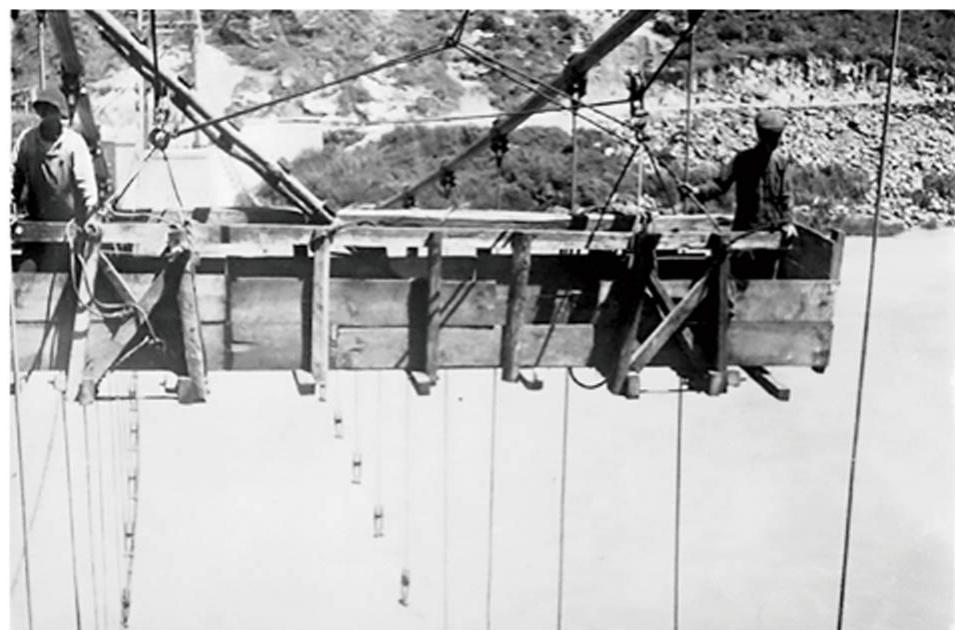


乐西公路历史事件丛书——西康篇（下册）

- 编 者 峨边彝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 峨边彝族自治县档案馆
装帧设计 四川世纪文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春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130千
印 张 12.25
印 数 1000册
版 次 202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12月第1次印刷
准印证号 (峨内印 2022-3)
-



大渡河桥工所职工，右一为郭增望



自制移动吊篮



自制开口钢圈及工具



桥梁草图



石棉大渡河桥(时为国内第二座最大的悬索桥)



竣工合影



乐西公路石棉大渡河大桥



乐西公路石棉大渡河大桥

石棉山公园简介

石棉山公园位于石棉东郊区，北临大渡河，占地总面积15000平方米，是石棉建县以来最悠久的开放型城市公园。

公园以翼王石念阁文化及石棉大桥抗海文化为主题，将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古典园林与现代园林建造艺术、民俗民间与时代氛围有机结合，以自然、优雅的景观与古建建筑体现川西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石棉山公园曾被誉称为“山内筑成的古城——《乐西公路》”为丰茂的山林浮雕，既有沧桑而浓厚康巴气息的石棉大桥、大型雕塑健身的广场，纪念翼王石念阁的翼王亭、雕塑抗海和欣赏石棉至包的古亭等。园内百有番桦、银杏、香樟、紫玉兰、樱花、红梅、垂丝海棠、杜鹃、芍药等植物，五彩缤纷的鲜花竞相开放，绿茵茵的草坪散发着阵阵清香。



大渡河悬索桥桥工所员工



汉源县乐西公路纪念碑



缸窑

目 录

乐西公路的历史变迁

西康省筑路主要人员	(2)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之转变：以抗战时期动员西康彝族修筑乐西公路为中心的讨论	赵 峥 (3)

“回味”乐西公路

抗战乐西路	(18)
艰难的乐西公路修建	李锡东 (20)
岩窝沟公路，二战时期的命脉——修筑乐西公路的往事回顾	黄洪安 (26)
乐西路赶工	赵祖康 (29)
我为乐西公路放线背木桩	卫炳华口述，肖明福采访、李锡东整理 (36)
我们为乐西公路修建出力	陈绍洪、陈斯军口述，李锡东整理 (39)
一把菜刀的述说	李锡东 (41)
在乐西公路第三卫生总站前后	王伯骏 (43)
赵祖康与乐西公路	若 石 (46)
蓝缕开疆	徐 杉 (48)
悲壮岩窝沟	李锡东 (52)
蓝缕开疆蓑衣岭	李锡东 (56)
川康忆昔	江西 王伯骏 (59)

历史“遗迹”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飭令给养股长王芳伯赶赴鹿武联保催提民工食米的训令 (72)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飭每月封马六百匹到永定营驼运民工食米的训令 (73)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飭摩挲云区各联保派送运输队卧具食具的训令 (75)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飭迅将民工寒衣征齐以便汇送工段济急的训令 (76)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飭易丙联保公民刘晴川照摊额分期缴交粮米的批 + 附关于陈明照粮购米飭按实分别征集的呈 (78)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飭遵照本会规定封马给价办法办理的训令 (80)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处理逃工办法的布告 (82)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督促各联保结报第一期工粮并催收第二期民工食米的训令 (84)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各联队工粮工款管理民工死亡抚恤费领取等事项给火城组长的函 (86)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各区摊买工米的统计表 (88)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工段民工管理注意事项的函 ... (89)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工段民工缺衣者多迅募寒衣运到工段济急的训令 (90)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会理县征工筑路摊买粮食一览表
..... (92)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驻工办事处办事细则 (93)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将封就船只速设法拉到西昌县黄水塘备用的训令 (95)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据第八联队呈报路基工程将竣应提前指示路面工作转请鉴核的呈	(96)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黎关小海子住之粮民李岐山抗缴摊购工粮请核示令仰严飭追缴如违押府究办的指令	(97)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令各区署联保限期收足摊购民工食米之四分之一火速运交以资接济的训令	(99)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令给养股按照运输通则应由各联队设置粮站的训令	(101)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令九三联保主任王均限期办妥差额民工及寝具并赴工段督工的训令	(103)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令木业工会理事每日派木工人员赶制木柄的训令	(105)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令杨尊三等人前往催收各联保欠民工食米寝具麻袋数量并限期办齐的训令	(106)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令驻工办事处详查新德联保补充筑路工米麻袋寝具等各项是否不虚的训令	(108)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买米及毡子款解缴经过应候将各账目造呈察阅仰知照的指令	(110)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米不能私卖他县撤销转运组县内收米并在西昌县德昌黄水塘黄麻三地购米的指令	(112)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民工出发沿途取米的通报	(114)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民工管理中出现的 14 个问题的答复	(116)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派黄瑞文到永定营办理采买粮米的训令	(120)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派员筹设驻工办事处请尽量协助给西昌县政府的公函	(123)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派员前往西昌县办理工棚柴草购备等事宜的训令	(124)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请发给枪支护照的公函	(126)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请准会理县购之民工食米运段接济给西昌县县长周遊的电 (127)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上报各联队存取米数的训令 ... (128)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收方注意事项 (129)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踏鲜联保朱保长征工不尽职责处罚毡子十床筑路完毕后返还的训令 (130)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摊购民工食米须照原议限十月五日以前收足四分之一以便转运工段接济的训令 (131)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西昌县德昌区联保主任萧玉笙抢掠筑路工粮情形的呈 (133)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修筑乐西公路特种工具之铁斧锹等务须加钢锤炼令仰转饬各铁厂遵办的训令 (136)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已汇款购卧具的指令 (138)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制发民工胸章并组织自卫队的呈 (139)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筑路工粮运费结算清单及各项单据请鉴核的呈 (141)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筑路工米仍照原摊额办理不允许通金联保减轻筑路摊买工米的指令 (144)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筑路工米是给价摊买与派款不同需照额缴交对铁香联保可河保王联三等人上报减摊买筑路工米的批 (145)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筑路开工前队伍及民工 10 项管理内容的签呈 (146)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筑路民工米是给价摊买不允许莲场联保住民张笃光豁免售缴的批 (147)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筑路征集之米是属摊购并非摊派俟工款领到即行给价的布告 (148)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转饬所属第四小队铺筑路面须按工作顺序的训令 (149)
-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准许调拨武器护运粮食并由第二区署负

责调拨的指令	(150)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遵照交通部工食运输通则勿阻止会理县 购运工粮以利路政给西昌县的公函	(151)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关于遵照交通部运输工粮通则规定要求西昌 县区不得阻止会理县民工购粮和运输给西昌县行辕张主任的电	(153)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胡庶元关于驻工办事处临时会议录	(154)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勘测员廖星如关于修建乐西公路第六总段会 理分段民工工棚柴草及办事处地址勘测事项的报告	(155)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民工采买组组长张绍武关于遵令采买民工食 米情形的呈	(157)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民工代理总队长姚凤喈关于第七联队副周齐 辉补充民工工具等情的指令	(158)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谭干城关于封马代绿普联保驼运特种工具的 报告	(159)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提催员谭干城曹美中关于黎关联保办公处点 验民工购米等事项的报告	(160)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职员刘安民关于工作椿号分配伙食费相关人 员和领导早日到工段事宜给县长的函	(161)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主席聂泗关于各联保负责自备麻袋的训令	(164)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主席聂泗关于令会理县马业公会遵照规定驼 运筑路民工食米的训令	(166)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主席聂泗关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开工 应行注意事项的训令	(167)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驻工办事处副处长杨洁生戴华生关于调查新 德联保补充工具经过情形的呈	(169)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驻工办事处副处长杨洁生关于工段存米已空 请速运工米给会理县县长聂泗的电	(171)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驻工办事处关于各队伙食等事项安排的通报	(172)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转运组组员冯全恒关于转运组买米转运等情 形的报告	(173)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转运组组长黄瑞文关于封马驼运永定营米给 会理县县长聂泗的电	(176)
汉源县富庄乡公所领取民工工款凭据	(177)
汉源县路工总队证	(178)
汉源县修筑富林段各联队民工分配表	(179)
葫芦形曲线测设法及战时施工制度	(180)
交通部乐西公路边民筑路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工作日报表	(181)
交通部乐西公路富林办事处富林材料库关于富林小学学生彭远荣损坏汽车车灯的 公函	(182)
交通部乐西公路工程处第四总段公函	(183)
交通部乐西公路工程处富林办事处公函——行辕规定民夷工各级管理人员抚恤办 法三条的函	(184)
交通部乐西公路工程处公函——奉令赶工严催全数到位	(185)
乐西公路汉源工粮运输站每日工粮运输报告单	(186)
为遵令查报富林公路卫生站成立日期及工作地点由	(187)
修筑乐西公路汉源县富林联队民工应领表	(188)

乐西公路的历史变迁



西康省筑路主要人员

刘文辉	西康省主席
张笃伦	西昌行辕主任
骆美轮	西康省乐西公路民工管理处处长
谢洪康	西康省乐西公路民工管理处副处长
羊仁安	乐西公路边民筑路队北段督修司令部司令
邓秀廷	乐西公路边民筑路队南段督修司令部司令
赖执中	乐西公路富擦段督修专员办事处处长
岭光电	乐西公路北段边民筑路支队长
曲木藏尧	乐西公路南段边民筑路第一支队长
程冠珊	西昌行辕公路粮料运输处处长
金止诚	西昌行辕公路粮料运输处副处长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之转变： 以抗战时期动员西康彝族修筑 乐西公路为中心的讨论

赵 崢

内容提要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维护“五族”的民族政治结构，对西南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代表争取民族权利和民族地位的运动未予以积极回应。1939年后，国民政府积极建设以西昌为中心的西康宁属地区，组织兴修乐西公路。为与西康省政当局进行政治竞争，国民政府积极介入西康彝务，利用宁属地方上层人物和有着中央受训经历的彝族精英，动员彝胞参与筑路，积极培养彝族干部。筑路和通车前后，国民政府积极宣传彝工对于筑路的贡献，正面呈现彝族的民族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位的政治承认。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有助于反思海内外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国民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认民族差异的既有看法。

对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海内外学界长期持有相对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国民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认民族差异。这些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虽各有不同，但多以抗战时期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的相关论述及1942年蒋本人在西宁的讲话为论据，指出国民政府在战时不但延续而且强化了战前对待边疆少数民族的“同化”立场，宣称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近年来，已有学者指出，这些对于国民党民族政策的论述，主要建基于对战时国民党宣传文件的分析，忽视了对国民党具体政策及实际政治环境的考察。对于国民党边疆民族政策的研究，除了政治话语的分析之外，更需要将政策文本放回具体的历史时空，探察政策实施的实际过程。

彝、苗等西南少数民族在整个民国时期被排除在汉、满、蒙、回、藏“五

族”框架之外。抗战全面爆发之前，西南彝、苗等少数民族代表虽进行过争取民族权利和民族地位的请愿活动，但因国民政府不愿改变“五族”的既定政治架构，未获得预定的成果。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退据西南，比以往更重视边疆战略，为使自身势力进一步深入西南边疆地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也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是否采取“同化”的方式对待西南少数民族？是否承认西南少数民族的身份差异和民族地位？国民政府、地方军人与边疆地方社会之间，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政治互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理解战时国民政府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实质，有必要从这些具体问题入手，进行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分析。本文即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动员西康彝族修筑乐西公路的过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档案、报刊、文集和相关当事人回忆等史料为基础，以国民政府在西康彝区的政治运作过程作为切入点，分析国民政府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实质，以期对既往认为国民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认民族差异的观点进行反思，增进对于近代中国民族政治的整体认识。

一、“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乐西公路修筑的 缘起与“彝务”议题的升温

“抗战发生，不久政府西迁。凉山夷区问题，随即亦渐受各方注意”。“凉山夷区问题”即“彝务问题”，亦即“夷务问题”。在当时的西康宁属地区，通常把处理“夷人”的事情称为“夷务”。清代中叶以来，由于凉山腹心地区黑彝家支力量的发展和清朝统治的衰落，经过清朝册封的彝族“土司”等势力被逐渐排斥到边沿地区。黑彝贵族出于增加劳动力人手的需要，开始趁机组织外出劫掠其他民族的人口，成为造成该地区民族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清末以来鸦片生产在凉山彝区的畸形发展，使得许多黑彝贵族获得各类生活用品、农具和枪支，力量更为膨胀。辛亥革命后，四川军人忙于省内政争，该地政府驻军减少，更有利于黑彝贵族势力的扩张，“造成20年来反叛大乱之局”。1928年，刘文辉所部二十四军首次进驻宁属时，曾召集地方士绅召开“宁属行政会议”通过一系列办理“夷务”的决议，但并无任何实际效果。在这样的局势下，凉山地区的社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地方社会长期动荡。资源竞争的紧张态势使得汉彝之间处在持续的对立状态中，“夷人”也不免在“汉人”的观念和言说中被“妖魔化”和“污名化”，被许多汉人视为“野蛮民族”。据深入彝区考察的人类学家江应

樑称，“畏威不怀德，是边地汉人对凉山夷族的共同评语，与彝胞交往，只能施威，不能怀柔”。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曾昭抡也指出，宁属汉人称彝人“骄贪残疑”，其风俗则贵欺诈，轻信义，以窃盗为能，不以懒惰为耻，不以杀人越货为不当，“解决夷区问题，非大举兴兵平剿”，使用武力解决“夷务”成为许多汉族士绅和官吏的共识。但由于宁属彝区僻处西南，远离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区域，“彝务”问题长期仅为区域性的边缘议题，并没有引起统治重心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国民政府特别注意。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后，中央军政势力逐渐进入西南，以西昌为中心的宁属地区的战略价值逐渐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围堵红军长征时，中央军曾进入这一地区，有过具体了解。1935 年 5 月，蒋介石曾乘坐飞机实地考察了西昌及其四周地理环境。1936 年，地质学家常隆庆在“费时半载，周历七县，实勘矿区五十余处”之后，撰写并出版了《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一书，断言“安宁河流域矿产之丰，为西南诸省之冠。而处川、滇、康三省之交，有綰毂西南之势。诚能将由成都经西昌至昆明铁路筑成，则安宁河流域，当为国内极佳之工业区”。宁属资源的发现，对国民政府确定西南为抗战根据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蒋介石在当年即指示铁道部长张嘉璈勘测四川通往云南的铁道路线，并称川南和宁属等地区“物产丰富，实为川滇之精华所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退居重庆，出于坚持长期抗战的需要，决意加强对于西昌及宁属地区的控制和开发。

1939 年 2 月 1 日，国民政府宣布于月底撤销重庆行营，另在成都和西昌设置委员长行辕，由贺国光和张笃伦分任主任。西昌行辕成立不久，即任命常隆庆为行辕专员，具体负责宁属资源的开发工作。由于西昌不仅是川、滇、康三省交界的要冲，而且是连接重庆、云南和印度的重要交通枢纽，国民政府遂有将其建设为重庆之外“第二陪都”的设想和行动。从 1940 年开始，在张笃伦的亲自主持下，西昌行辕开始在西昌邛海泸山一带为国民政府各部会及蒋介石本人秘密修筑办公和居住场所，定名为“行辕新村”。蒋对新村建设非常关注，特别指示建筑应为“疏散式”，“各种房舍不可筑洋房大厦，只要如中国旧屋，不过多开窗户而已”，并嘱“速着手建筑为要”。由于前方战事不利，国民政府随时有再次迁都之虞，张笃伦一度决定“若此项房屋需用甚急时”，先暂将泸山庙宇进行修整以备使用。1941 年年初，蒋甚至考虑安排各国大使来西昌避暑，故催促行辕加快新村住宅建设进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昌由边陲小城一跃而成为“后方军

事，政治，与交通的重要中心。滇越铁路中断后，由缅甸入境的货物多“采捷径直趋西昌”，“因此西昌地位，更形重要”，国民政府“对于西昌的经营，亦愈行积极”。据曾昭抡的观察，当时西昌城内公务员人数众多，“多半是外省来的人”。由于西昌及宁属战略地位的提升，1940年1月，蒋介石特别规定西昌行辕参谋由侍从室派任，每个月向他汇报一次西昌军政情况。

由于宁属地区在1939年西康建省前后由四川划入西康，故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势力亦与中央军政力量几乎同时进入西昌，两股政治力量在该地区展开了全面的政治竞争。1939年4月，四川军人邓锡侯致电张群，密报刘文辉和刘存厚有“联名通电拥护吴佩孚”的企图，并指出“川康为中央肘腋”，“请以训练方式，在西昌驻劲旅以震慑川康滇边区”。国民政府设置行辕经营西昌，使刘文辉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为争夺对宁属的控制权，1939年7月，西康省政当局在西昌设立“宁属屯垦委员会”，由刘本人自兼主任，派杜履谦为该会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同时并以刘所部二十四军的名义在西昌设立行营，以杨学端为参谋长。宁属屯委会和二十四军行营的设置，意在阻止中央军政机构直接对宁属地区发号施令，出现了边省军人与国民政府的对峙局面。尽管早在当年3月，西昌行辕就与西康省政府就划分权限问题达成协议，确定了“分工合作”的“六条原则”，但双方在宁属一直勾心斗角，齟齬不断。1940年2月，根据中统掌握的情报，刘文辉除通过龙云向美国购买军火外，还决意收编驻扎在西昌的中央补训处新兵四团，“并欲设法使西昌行辕迁出康境，以便与龙切取联络，免被监视”。国民政府迁渝与西康建省使得宁属彝区“成为军事上、政治上、学者专家、冒险家和奸宄之徒交相注目的一个区域”，“彝务”问题也随之急剧升温。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刘文辉在西康建省前后，也重新制定了治理彝区的政策。1939年4月，刘文辉在西康建省后第一次“南巡”宁属，宣布“建设新西康的重心在宁属”，“建设宁属的重心在解决夷务问题”。为安抚部分反对划宁属入西康的地方士绅，刘文辉表示“改善治夷方法，根绝宁属夷患”为“南巡”的“最大任务之一”；另一方面，刘又致力于在政治上争取彝族家支，表示将“根本改革过去剿夷方法”。以西康省政府名义发布的《治理宁属边务方案》，第一条即规定“宁属边民，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应受国家法律上之平等待遇”，制定“三化”（“德化”、“同化”、“进化”）政策为新的政纲，并在“南巡”时提出四个口号：“不要见面礼”、“不收投诚费”、“汉夷平等”和“不准打冤家”。三化政策和四

个口号宣布后，许多彝族家支纷纷向刘表示“投诚”，使西康省政当局逐渐在彝区“分区设治”。为在宁属与刘文辉进行政治竞争，西昌行辕亦非常重视彝务议题。张笃伦到西昌就职后，“深觉解决夷务实为开发之先决条件”。截至1939年5月初，他已经接见来自“百数十支”的彝族家支代表，“每次数十百人”。在与这些人会晤之后，张深觉彼辈见解并不浅陋，旧日方式决不足以解决问题，“培植夷族青年方法实关重要”。乐山通往西昌公路（简称“乐西公路”）的修筑，则为国民政府介入宁属彝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早在1935年围堵红军入川时，蒋介石就有过修筑乐山至西昌公路的构想。1937年宁属资源发现后，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将乐西公路列入公路建设计划，次年的全国水陆交通会议再次确认乐西公路作为战时交通建设的重要项目。西昌行辕成立伊始，即着手开展西康省境内的公路勘测工作。1939年4月，张笃伦向蒋介石报告乐西公路勘测情况时即提出，乐西路沿线“人烟稀少，经过长距离之夷地”，“非运用夷力，恐无办法”，建议组织“夷工筑路队”，“用军事管理”“并可乘机施以政治训练”。1939年8月，乐西公路在西昌宣告开工，正式揭开建设序幕。乐西公路的修筑，意在加强重庆方面与宁属之间的交通联系，既是抗战整体战略的需要，也夹杂着国民政府和边省军人之间的权争。国民政府退据西南，不仅使得原本处于边疆的彝族在地理上更接近中枢，而且使区域性的宁属彝务问题升级为关系抗战全局的重要议题。在新的政治情势下，“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距离得到前所未有的拉近，并随着乐西公路的修筑进程产生更多的互动。

二、筑路动员机制与边疆“代理人”

西昌行辕在乐西公路开工前后，已充分意识到利用筑路与宁属彝族发生政治联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如何动员语言不通、对抗战意义不甚明了的彝民参加筑路工作，并在此过程中对其进行技术培训和政治训练，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在与宁属地方势力的互动过程中，行辕开始运用两种边疆“代理人”作为沟通和联系宁属彝民的纽带，建立起一套较为有效的筑路动员机制。

1939年3月，张笃伦在赴西昌履新的途中停靠富林，住居此地的宁属豪强人物羊仁安“殷恳留住，并召集远近夷族头人前来听训”。在羊的协助下，彝族头人们聆听了张的训话，后一同欢宴饮酒，“均愿帮助修路”。羊仁安的主动输诚，

使张笃伦意识到利用羊等地方上层人物动员彝民的重要性。张随即致电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称“羊”在建南一带声威久著，汉夷钦服，对职极表好感，竭诚相助，并打算任命其为“行辕中将参议”，“请其召集夷人万余编组路工队”。重庆方面很快复电表示赞成对羊的任命，交通部亦依照要求派出官员赴宁属商谈编组彝民筑路队的具体办法，将组织彝工筑路一事提上议事日程。张笃伦抵昌就职后，掌握宁属地方武装的军人、“靖边司令”

邓秀廷亦积极配合其工作，“迭次率领”许多彝族家支代表到行辕晋见，很快成为张处理宁属彝务问题时极为仰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由于邓手握武装，经营宁属多年，加之其反对划宁属入西康，与刘文辉素有嫌隙，更为国民政府所看重。张笃伦在发给张群的密电中强调，“羊仁安、邓秀廷两员在此间具有特殊力量，诚恳效命”，早在1935年薛岳率领中央军追击红军经过宁属时，就“曾委以中将阶级之名义”，“故欲得其心而使尽其力”。1939年7月，侍从室在向蒋介石汇报西昌近况时也指出，邓秀廷“在宁治夷垂十余年，颇得人心，可号召夷兵十万左右，有蛮王之称”，其反对划宁归康，虽经刘文辉在形式上收编，但仍同床异梦，双方存有畏视鲸吞之心理”，故邓“亟欲归附中央，苦无援引”，“如中央能将邓氏收隶，则将来边陲可减去一部隐忧”。由于邓秀廷和羊仁安均表示全力支持乐西公路建设，行辕决定任命二人担任“督工司令”，“分任南北两段，各召夷工万余人，编组筑路队”。

尽管有羊、邓这样“在此间具有特殊力量”的地方头面人物愿意充当国民政府动员彝民的“代理人”角色，初步解决了招募彝工的问题，而对这些不通汉语、不懂技术的彝工进行宣传、组织和训练，则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培养的彝族干部负责完成。1936年，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在举办屯垦训练班时，曾在四川雷马屏峨彝区招收了一些彝族学员。在考虑编组彝民筑路队之时，张笃伦即想到包括这批学员在内的屯垦班“宁属汉夷学生百余人”，毕业后“散无职业”，再加上中央军校几个月前毕业的几十个彝族学生，此时可加以使用，“委以管理民工、夷工及深入夷地宣传组织之工作”。而国民党内最早的几个彝族干部，特别是曲木藏尧和岭光电，此时更被委以重任。曲木出身于越西白彝家庭，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彝汉语均很流利，为中央政治学校第一个彝族学生，毕业后曾被国民党中央派任党务特派员回西南从事宣传工作，在京期间亦曾积极参加为西南彝、苗等少数民族争取地位的活动，在彝民中具有很高声望。岭光电则出身于越越嵩（今

属四川甘洛县)黑彝土司家庭,5岁时丧父,13岁时遭受四川军人刘济南“改土归流(刘)”,母亲遇害,后得羊仁安保护和资助,成为中央军校第一个彝族学生,亦曾与曲木一道参加为彝、苗民族争取权利的运动,毕业后被派回西南工作,协助中央对彝区的考察,并负责招收彝族青年入中央军校就读,1937年返乡后受到当地彝民拥戴,恢复土司职务。边民筑路队组建之后,行辕派曲木藏尧和岭光电分赴邓秀廷和羊仁安帐下,负责具体的领导工作。其中邓秀廷任司令的“乐西公路边民筑路队南段督修司令部”征调彝民5000人,分成四个支队,曲木出任其中一个支队的支队长;羊仁安任司令的“乐西公路边民筑路队北段督修司令部”则动员1200多彝胞参加筑路,岭光电则担任“边民筑路队北段支队”的支队长。曲木与岭氏一为“白彝”出身,一为破落土司,皆非在当地拥有很大权势的上层人物。但二人受训于国民党中央军政系统,通过参与西南彝、苗民族请愿运动积累了一定的政治声望,在新的时代气氛和权力格局下找到了自身的政治上升空间。作为兼具“中央”与“边疆”身份的“新精英”,他们一方面凭借自身的“彝族”身份充当国民政府在彝区的“代理人”,同时也借助“中央”官员的名号建立自身在彝区的权威。

为培养更多的彝族干部,行辕开办“边民筑路干部训练班”,将前述中央军校的彝族学生,外加在彝区挑选的“夷人优秀青年”,编成学员、学生两队,分军事、政治、筑路三方面进行训练。岭光电按照张笃伦的指令,写信或派员将过去由自己保送受训的青年招来,南段方面的学员亦由邓秀廷选送至西昌。学员在西昌白塔寺集中受训,曲木藏尧和岭光电分别担任筑路班的大队长和教官。该班定名为“委员长西昌行辕筑路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筑干班),于1939年6月开班,8月结束,共历时三个月。学员人数共90名,其中曾于军校受训者26人,懂汉文者42人。训练时间原定一个月,后因学员基础过差,延长为三个月,“重术科与筑路实习”。除曲木和岭氏二人外,靖边司令邓秀廷、副司令孙子汶以及曲木之兄王济民(曲木倡民)亦来筑干班任教,为学员亲自授课。张笃伦也曾来筑干班讲话,由岭光电担任翻译。张在讲话中表示,边民聪明才智不弱于汉族,只是生活环境和所受教育较差,以此勉励学员。曲木藏尧在筑干班结束前夕也撰文称,筑干班的学员和学生“所要干的”是“和万里长城一样伟大的工作,乐西公路的修筑”,他们虽然“是边民,是文化落后的同胞”,但“他们有聪敏而纯洁的脑筋,强壮而能耐劳的身体,无党无派,心境坦荡,如白纸一般,真是

一个个天真烂漫，活泼泼的可爱极了”，所以筑干班“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每日除数小时注入式的教育外，我们随时随地利用着种种的机会，来启发他们，来兴奋他们，使他们自然振作，每个人都感觉到受教育”，尽管如此，筑干班的学习生活仍然相当辛苦，学员在上课下操之外还需要实习修筑，不准偷懒。在学习和实习之外，筑干班还组织“同乐会”，演出“抗战歌剧等节目”，“最后夷族学员唱当兵好领袖歌，音声嘹亮整齐”，“可见该班训练夷人成绩之一般”。筑干班的举办，为组织彝民筑路准备了必要的干部基础，也进一步增强了曲木和岭光电在彝区的影响力。

据岭氏回忆，随同他返回北段筑路队工作的30多人，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均不断在工作中，先后完成数十万土石方”，“其待遇虽低，不足月之火食费，衣服亦不能购置”，但在岭氏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下，加之以为国建设、为彝族争面子等口号的鼓动下，“全无怨言”地参与了全程筑路工作。

对于普通彝工的训练，因其规模和成本的问题，其进行过程则远不如干部训练顺利。尽管邓秀延、羊仁安亲自负责征工工作，但因组织协调上的问题，征召人数远未达到行辕的预期，甚至连邓、羊二人都因征工区域问题发生争议。交通当局以“达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治经济一律平等的地位”来号召彝民参与筑路，可是征工的实际运作上仍需要黑彝家支的合作，并满足其相当利益。最后参与施工的彝胞人数并未达到张笃伦所期待的“万人”，远少于参与修筑其他路段的汉族民工。对于彝族工人的训练，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一位负责彝工训练的工作人员表示，“夷工训练，难于汉工，以其语言之不同，生活习惯之异趣，与乎知识水准之低下，种种差别所致也”，为保证训练成效，必须“操习夷语”、“明了夷情”，“不可操之过急”，并采取“汉夷工混合编组”的方式。尽管彝工训练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颇为棘手，“汉夷工混合编组”的方案也仅止于纸面，但西昌行辕仍设法对彝工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扩大自身政治影响。行辕政治部在筑路工程开始后，派出“政治队员”前往包括彝民筑路队在内的各处工地，“对汉夷民工，从事政治宣传工作，期以唤醒民工，增强工作效率”。邓秀廷领导下的南段督修司令部，在各彝工大队均举行升降国旗仪式，间有“政治特派员”和“地方知识分子”到场“讲演汉夷合作与筑路要政及升降国旗意义”，由担任各中队长的彝族干部翻译，向彝工宣传。

行辕借筑路之机培训彝族干部的举动，使西康省政当局亦感受到加强对彝族

工作的紧迫性。

1940年1月，宁属屯委会在西昌开办“边民训练所”，也开始进行彝族干部培训。屯委会在对外宣传中，非常肯定“边民训练所”的作用，称“学员代替我们解除很多的困难，免去了用解决民族问题非流血不可的方法”，“宁属现在有六十万的夷胞，和屯委会打成一片了。”为解决边训所的师资问题，屯委会亦聘请岭光电等人和中央军校彝族毕业生前来主持授课。边训所毕业学员，派回担任保甲长或自卫队长等职，优秀者则由屯委会留用。屯委会更表示，“无论中央或地方所办边民训练学校毕业之夷族学员，本会尽量设法录用使其上进”。

在乐西公路的修筑过程中，西昌行辕充分利用组织“边民筑路队”的机会，将中央的政治影响成功地扩大到彝区。在这个过程中，行辕一方面拉拢羊仁安、邓秀廷等宁属实力人物，充分利用其在彝区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则借机培养和训练彝族干部，通过筑路的动员过程，将自己的“代理人”嵌入宁属的政治生态和权力结构当中。

三、乐西公路通车前后国民政府对于彝工筑路的宣传

乐西公路通车之后，国民政府利用其宣传机器，极力宣传彝胞对于筑路和抗战的贡献，突出“中央政府”对于彝族的“爱护”以及彝族对于“中央政府”的“拥护”。围绕彝工筑路的各方互动，不仅没有随着筑路结束而终止，而且不断被注入更多的政治内涵。

1941年2月，乐西公路试通车。与此同时，为“迁都”预备的西昌“新村”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3月，蒋介石即决定派遣国民政府各部会的代表前往西昌，以“乐西公路旅行团”的名义验收新村工程，并了解沿线的各种情况。该团最后定名为“行政院康昌旅行团”，由国府各部会、国民参政员和部分文化经济团体代表组成，于6月底从重庆出发。尽管康昌旅行团主要任务为验收西昌的新村工程，并考察乐西公路的建设情况，但对彝务问题也非常关注，称“此数百万之夷民，善用之则为抗战建国之福，不善用之则为后方治安之祸”，“政府不能长听夷区沦为化外”，故旅行团沿途所经，如擦罗、铁寨寨、拖乌、大桥以及西昌北山一带，凡有夷人住息之地，乃深入考察，召集夷民，论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大义，晓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真谛；并访问各黑夷领袖，垂询夷民详

情。康昌旅行团遂成为乐西公路通车前后国民政府与西康彝族发生进一步政治联系、借机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纽带。

7月，旅行团抵达富林后，岭光电即“召集筑路夷民三百余人，并亲率其部属二百人，跋涉一百二十里之长途，自大渡河彼岸之田坝来会”，旅行团遂借机在富林小学为这500多名彝胞召开“边民大会”。在羊仁安致词后，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王志远代表旅行团向彝胞发表演说，由岭光电负责译为彝语。王志远在演说中以生动的语言鼓吹“汉彝平等”，并宣传蒋介石领导抗战的权威地位。另有旅行团团员发言，希望彝胞“以后要努力参加筑路这类的工作”。旅行团最后宣布奖励筑路彝工法币1000元，赠酒一大坛，“夷民欢跃，尽欢而散”。边民大会“意满深长，兴奋而热烈”，旅行团团员朱契撰文称：“此五百夷民归至深山，将以一传十，以十传百，使知中央虽在抗战建国外端并进之秋，仍未忘边民同胞，则其影响于将来，岂浅鲜哉？”代表中央的康昌旅行团经过彝区，亦使部分彝族精英意识到潜在的政治机会。考察团经过大桥时，“罗洪支百余人武装来谒，告以老五支不法杀人起货情事”，并宣称“只为主持正义”，请求国民政府介入彝族家支的内部纠纷。国民政府也试图通过旅行团进入彝区视察一事，宣示“中央”在彝胞中的权威。一篇被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检扣后又转作为“党政军关系方面之参考”使用的稿件称，彝胞“已经知道有而且很信仰中央政府”，“行团的卡车经过大桥的时候，成千的夷人从几百里路以外赶来，欢呼着瞻仰中央派来的汽车。看见飞机，他们便叫做神鸟，不用说神鸟也是中央派来的”，“然这些模模糊糊的概念，还只能算一点最低度的政治的醒觉，但究竟有了这一点醒觉，在夷区中对于国家制度文物的介绍和宣传上增加了多少的便利，也许就凭一点点醒觉，我们要来解决一个两千年不能解决的问题”。1941年8月，康昌旅行团抵达西昌，参加川滇西路（东西公路与西祥公路）的通车典礼，使得“彝务”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讨论。西昌行辕主办的《宁远报》借欢迎旅行团一事发表社评，表示“解决夷务，实为开发宁属之先决条件。同时我们深知边民刻苦勤俭，崇尚武力，富有民族意识，今后如何使此种边民武力成为国家武力的一部，更值得我们重视”。

乐西公路通车前后，国民政府公开肯定彝工在乐西公路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宣传“中央”与彝胞之间的紧密联系。1941年7月18日，西昌行辕和宁属电委会联合组织了慰劳汉彝民工大会，彝工代表和汉工代表一同接受了奖旗，

军委会政治部新闻影片部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将颁奖仪式摄入影片。1942年春，国民政府再次拨发乐西公路民工奖金时，分别奖励南、北两段彝工筑路队各5万元，这一金额在同时获奖的西康九县中可排到第4位。1942年7月，张笃伦在抗战爆发5周年纪念日的广播讲演中，表示宁属彝胞“对于中央的信仰，国策的认识，及对最高领袖的诚思服从的情态，尤令人感动和兴奋”，蒋介石已被他们认为“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救星，尤其是夷民的救星，尊之为高天，呼之为太阳”，也正是由于1935年后中央军政势力进入彝区，以“和爱的态度”对待彝胞，使他们“发生了很大的感召”，所以彝胞近年来“参加各项工役，踊跃做工，已经有数万人之多。

在宣传彝工筑路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创造出的一套不同于既往地方汉人士绅将彝胞“污名化”的论述，而是努力呈现其正面、积极的民族形象。曾参与筑路工作、具有军统背景、后担任宁属宁南县三青团负责人的黄万民撰文称，他“亲眼看到一般的白夷，肩负着相当重的货物，虽悬崖绝壁爬山越岭仍如履平地，日行百余里”，彝胞能“克服痛苦，惊惨，疾病，流血，气候，此为吾汉族所不及，尤其为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所不及”，彝族“刻苦耐劳的性能，的确超过其他的民族，是如何的值得我们钦佩啊”。筑路过程中亦不只有对彝胞“刻苦耐劳”品质的“发现”，还有对于彝族艺术与文化的肯定与褒扬。1939年8月23日，行辕筑干班的彝族学员在毕业典礼后表演文艺节目，获得很高评价。《宁远报》在次日的一篇评论中，对彝族学员演出的“边民戏剧”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称彝胞“头上的布角”、“体格”和“五官”，再“配以色彩鲜明的服装，那真算最高的东方艺术，可在巴黎赛会中比美了”。筑路过程中，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带队经过公路沿线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最终制作完成的片子中有约12分钟镜头反映了彝工修筑乐西公路的情况，将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一员呈现在银幕中。

1944年，川滇西路管理局将彝族服饰、用具与经典各借用一部，送到重庆参加“全国各交通机关工作及沿各路线文物展览会”。公路展览会举行过程中，交通当局还组织了“边疆筑路及全民筑路座谈会”，特别总结了“边民筑路”的经验。

在国民政府积极宣传彝工筑路和肯定彝族地位的同时，西康省政当局也采取类似的宣传口径。宁属屯委会主办的《新康报》在报道中称，乐西路筑路彝工

“工作效率甚高，工作亦极努力”，“边民爱国热忱，亦不后于汉民”。但明显不同的是，西康省方面更突出刘文辉在动员彝胞方面的作用，鼓吹边省当局在彝区的影响力。1944年4月，刘文辉委任的宁属屯委会副主任委员李万华宣称，包括乐西公路在内的各项工程，能够使“从古以来”都“未参加工役”的“边民同胞”能做到“莫不遵从命令，相率工作”，是西康省政府“经边卓卓的效果”。同年，刘文辉亦在建省后第二次“南巡”宁属的过程中，强调彝胞正是在他实施“三化”政策之后，才受到“感召”，“因此在修筑乐西公路与西祥公路的时候，我命令各县，调动了成千上万的夷工，从事于艰苦的修路工作，并没有怠工犯规的事情发生”。

在这样的宣传基调下，“彝族”非但一洗既往汉人士绅言说中所谓“夷性犬羊”、“畏威不怀德”的负面色彩，而是以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民族抗战中，其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其民族形象被重新审视、认知和塑造，反过来又推动了对于既往治理彝区模式的反思。1941年7月，羊仁安以“乐西路督修司令”的身份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特别强调“治夷应施用政治教育力量”，进而赞扬“曾毕业中央军校”、“颇为夷民所爱戴”的“义子”岭光电。由于对动员彝工筑路作用巨大，兼具“政府官员”和“彝族土司”双重身份的岭光电开始在宁属的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宁远报》对岭光电进行专访，称岭氏“站在夷族同胞的立场上，研究目前的夷务问题，改进一切夷胞的习惯与纠纷，使一群文化落后的夷族同胞，走进政府的法令范围内，不打冤家，不种烟，不抢汉人，并且曾率领了将近两千夷工，修筑乐西路，完成了他们应尽的义务，一般夷胞非常尊敬他信仰他”。康昌旅行团团员、中央大学教授朱契在对岭光电的专访中，亦称岭氏为彝族中“不得多得之领袖人才”，“中央方今勤于远略，开发边疆”，彝族又“居后方国际交通线之冲”，“则对于边民中之领袖如岭光电者，当知所以因势利导，而善用之”。这些报道和评论，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彝族政策的变化，从而为战后彝族精英继续争取民族地位和民族权利创造了必要的舆论环境。

结 语

国民政府组织西康宁属彝民修筑乐西公路的个案表明，国民政府在战时对待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已经不同于战前处理彝、苗民族代表请愿运动的态

度，而是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调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较之于战前更为重视西南彝、苗等少数民族问题，由高层政治人物直接涉入政策研究。1941年，行政院更明令宣布禁止沿用“苗、夷、蛮、瑶”等对少数民族含有侮辱性质的命名，以示尊重。尽管国民政府存在确立“中华民族”（“国族”）为中国唯一“民族”的政策导向，但并不意味着一概否定其他族群的“民族”地位，更没有推行不切实际的“同化”政策，而是在不同的环境下灵活地选择自身的策略。为加强对宁属彝区的渗透和控制，国民政府任用曲木藏尧和岭光电等既代表西南少数民族发声、同时又与国民党中央军政系统有着较深渊源的政治人物作为自身“代理人”，利用其“在地”的优势和军政才干，对彝胞进行组织和动员，在彝区建立自身的权力基础。国民政府与这些新式“地方精英”形成的共谋关系，以及“党国”宣传机器对于“彝族”的正面表述，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这些“五族”之外群体的政治承认。与国民政府同期进入宁属彝区的刘文辉，也出于因应时势的需要，调整了对彝区的治理策略，在西康省省政框架内承认“彝族”与汉、藏两民族平等的地位，以争取彝族上层对于其施政的合作。其与国民政府在战时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也为岭光电等兼具多重政治身份的彝区“新精英”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岭氏等人权势和影响力的增强，也为战后西南少数民族的请愿运动埋下伏笔。各方互动的结果，虽未更动民国以降的“五族”架构，但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彝族”在国内民族政治中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上的政策虽有重要的转变，但其看待西南少数民族的深层次思想观念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使得其治理模式仍不脱传统“剿抚”和“教化”策略的窠臼，未能使民族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国民政府始终缺乏清晰、系统和明确的边疆民族政策，其政策取向并非一以贯之，政策运行更是漏洞百出，亦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作者赵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回味”乐西公路



抗战乐西路

乐西公路概述

20 世纪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在中国西南边陲的大小凉山。一条简易公路蜿蜒起伏在荒凉的崇山峻岭之间，这就是连接抗战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陪都重庆的乐山至西昌公路，乐西公路全长 525 公里，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20 多万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殊死赶工，蓝缕开疆，用血肉之躯构筑起这条维系抗战的生命线，开辟了西南边陲的又一条经济大动脉。这条鲜为人知的乐西公路，在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留下了极其雄浑悲壮的篇章。

民国版《汉源县志》记载道：“乐西公路在本县之南自越西之草八牌渡河经过县境八牌、载阳溪、大冲、火厂坝、富林镇、白宁河、马烈、菜店子、黄木厂岩窝沟至四川峨边之冷竹坪长 120 公里。”按解放后行政区则从蓑衣岭入境，经永利、岩窝沟、皇木、马烈、富林、青富武家湾出境，全长 82 公里。

乐西公路经过县境 120 公里，汉源民工修筑 61 公里，余奉令征调民工 5000 名，限三月完成，本县为争取农时计自动增加半数合计征调民工 7500 名，富（林）大（冲）段 28 年（1939）12 月 21 日开工，富林段 29（1940）年元月 2 日开工，长 31 公里，征调民工 4020 名，计作工土方数量 169432.82 立方，石谷方数是 73033.75 立方；白（岩河）马（烈）段长 15 公里，征调民工 3484 名，同年 3 月 26 日开工计作土方数量 115572 立方、谷方数量 48549 立方，坚石谷数量 1503 总共作 406788.85 立方。

乐西公路岩窝沟段是西康省最艰巨的一段，悬崖陡壁，施工难度大。深不见底的岩窝沟，想架桥一则投资巨大，二则技术条件不具备，所以采取绕行七公里的方法，在沟心滴水岩用钢钎二锤加黑火药劈开绝壁，形成石笋奇观。龙潭刘姓匠人在此留下石刻至今清晰可见，为了赶工期，民工们白攻夜战，提出用“血肉

填平岩窝沟”的口号，可见修路之艰辛。

民国版《汉源县志》记载道：“民国二十九年乐西公路死者共42人。死亡保长2名，黄洪春田域、程明新美罗。病亡保长1名刘维周，牛市坡。伤亡民工14名。何光云，大冲；张应成、宋荣华、罗老幺、程长兴、黄国梁、杨才全、刘福贵、宋华明、段文仲、杨光廷以上美罗；李国功，富林；郝贞然、胡世德，汉源。病亡25人李启章、何培轩、李玉清、罗朝富、马老长、王应照、余正清以上宜东；庞有福，唐家坝；冉润身、刘树成、叶春和、高寿华，富林；赵腾福、姜明安、葛万福、任治乾、李寿轩、庞有福，唐家坝；冉润身、刘树成、叶春和、高寿华，富林；赵腾福、姜明发、葛万福、任治乾、李寿轩、李子明、黄福龙以上田域；张树安、龙治云，汉源；王云再、高正武、骆万福，牛市坡；曹国清，高铎。”

当年修建乐西公路历史见证者大多已去世，好在笔者在几年前采访过一些老人，现奉上，以纪念为抗战作出牺牲的前辈们。

艰难的乐西公路修建

李锡东

凿于秦汉时期的清嘉道，在经历时代变迁的磨难后，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乐西公路就是在清嘉道的基础上修建的。由今汉源与金口河交界的蓑衣岭沿永利，过岩窝沟，到皇木，喇叭岗，方村哑口，下马烈，安乐，白岩岗，在刘家湾进入富林县城，过流沙河，沿胡芦岩，火厂坝，王河坝，武家湾出县到石棉。

这条公路是1939年4月，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奉命勘测筹备修建的。那时，奥汉铁路被日军切断，主要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虽然通车，但到战时的陪都重庆绕道较远。修建乐西公路，西祥公路（西昌至云南祥云）可使滇缅公路西段经祥云直达四川，不再绕道昆明。加之当时有若干人士主张开发川康，特别是热衷开发宁属（原西昌所辖各县有统称）的资源，如越西，汉源的煤，农场的石棉，安顺场的铜，铅锌，冕宁，泸沽的铁，大渡河中游的沙金，西昌的羊毛，药材等等。兴筑乐西公路也适应了开发宁属的目的。1940年春，蒋介石下令限乐西公路一年内通车，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但还在公路修建的中期，英国迫于日本威胁，不允许中国的军用物资通过缅甸仰光运往云南，年底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这样，乐西公路1941年2月全路试车后并未起到国际通道的预期目的。同时蒋介石在邛海秘密建造了大批房屋和别墅，传说为迁都使用。这在当时国民党当局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表明了国民党下决心修建这条公路还有另一个方面的政治目的。

乐西公路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修建的，筑路时大量的乐山、汉源，石棉的民工和技术人员付出了艰辛，甚至是许多人的生命。可以说这条公路是用人民群众的血汗铺出来的，这才是今天我们值得追忆和怀念的。

蓑衣岭上蓝缕开疆



乐西公路途经雅安境内的地方均属于穷山僻壤，山高岩陡，筑路的困难可想而知。蓑衣岭海拔 2800 米，是全路的最高点，屏障着原川康两省的边界，当地百姓称它为一座神秘的山峰，终年多雨雾，行人过岭都必须携带雨具，所以叫蓑衣岭。当时的施工工段曾记录过九、十月间的天气，雨雾天占全月的 90%，岭上气温较山下相差零下摄氏二十度左右，从十月到第二年的四月，气温经常在零下十度左右，且多雪。有个技术人员做了一首打油诗：“朝登蓑衣岭，风劲雾正浓；须眉皆雪白，皤然一老翁”。据当时测量，翻蓑衣岭线长 44 公里，多回头线。岭顶前后 15 公里，尽是人迹罕至的荒山。仅这段路就需土石方 60 多万立方米，当时山上集中了民工 2 万多人，住宿与给养成问题。山上搭了 200 多间临时工棚，勉勉强强解决了住宿。每天所需的粮食达到四万斤，连同材料工具等都需从乐山运入。以平均运距 160 公里计算，每天运量就达到 4 千吨公里，完全用人工肩挑背负运到工地，据当时的统计，大约每三个人做工就需要一个人运输给养。但实际运往的粮食，常常不能满足需要，时常断粮缺粮，不得不在山区收购包谷、洋玉代替。几万民工昼夜三班错开时间，轮流施工，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劳作，终于在 1940 的 12 月底，把这座神秘的山岭打开了一条可以通行汽车的道

路。当时通车时，为了纪念施工艰辛，还做了一块纪念碑嵌在岭岩壁上。由公路管理处处长赵祖康（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题了四个大字：“蓝缕开疆”，由于岭上气候恶劣，民工衣服单薄，工棚简陋，赶工紧张，加之给养不足，冻死、病死的人数占修建全路最多。路边山坡上、山沟中，坟家和残骨四处可见。

岩窝沟里惊心动魄

岩窝沟在蓑衣岭下，海拔 2000 米，为川康两省的分界，这里是全路路基工程最艰巨的一段，沟相距不到 200 米，沟深却有 200 米以上。沟旁都是悬崖峭壁，俯视沟底，深不可测，惊心动魄。曾有人建议在沟口架桥，避免绕道开山，但当时建桥材料困难，经费较多，又不能短时间完成，不切合实际而作罢，因路线绕沟而行，长 6 公里，照当时的部分单车道计算，光石方就达 20 多万立方米，还有两座半山洞，有一处明挖深度达 26 米，形成一座高大的石笋。真是名符其实的“岩窝沟”

岩窝沟因为地处荒僻，施工困难，承包商均不愿前往，开工较晚。直到 1940 年 10 月中旬才由石工第一、二两个大队前往施工，十一月到齐了三千多石工，没有开山机，只有采取攻坚人海战术。除沟底东西两岸几十米悬崖地段开凿半山洞外，其余地段全部采取明挖，扩大工作面，可以多上工人，日夜班连续作业。为了提高开山效率，采用黄炸药几十炮同时爆炸。当时工地上只见成千工人密密麻麻站满岩壁上，几百只手挥着大锤与钢钎相击的叮当声，几百个工人扛巨石喊着“哼唷！哼唷！”的粗壮号子声，大石块滚入沟底的冲击声，间隔着一阵阵珠炮般的爆炸声，山鸣谷应，灰尘迷漫，汇成了雄伟的开山交响曲。



工人们白天黑夜紧张地劳动，但是住的是不蔽风雨的草棚；粮食要从富林运去，有时大米供不上，用杂粮代替，更谈不上什么小菜和油水了。施工中，工

人，技术人员死伤不少，有四十多名坠崖身亡。有一个技术员在沟西半山洞放炮，有一炮未响，当做“哑炮”走近检查时，突然爆炸，把他抛到沟底，惨遭死亡。

大渡河桥下急流横空

大渡河河床陡峻，水流汹涌，被视为畏途，称为难以征服的凶猛河流，修筑乐西公路，能否战胜大渡河天险，是当时全路能否畅通的关键。大渡河桥位于勘定在农场过河，该处河宽仅100米，两岸都是岩石，但水深流急，河中无法建造桥墩，必须采用单孔大跨径桥梁。按当时材料与施工设备的具体条件，采用了跨径110米的悬索桥。桥宽4米，能通行一辆十吨汽车和其它人群，钢索在1940年春向美国订购了11圈，但货到仰光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仓库遭遇日军轰炸。损失了钢索4圈，抢运主索7圈，工作索2圈到达工地。当时一般钢料也很困难，吊杆利用峨眉河桥剩余竹节钢由武汉大学加工成眼杆，其它材料在重庆制造的，三个月内完成了石砌桥台，十几米高的桥塔，嵌在岩石中的混凝土锚碇。

1942年7月8日，开始架设钢索，仅六天就完成了十几根主索的架设。随后用土法自制木吊蓝安装82根吊杆，17日开始从两端上横梁和木桥面，20日桥面铺装完成。同时还完成北岸6公里的连接道和一座桥梁。8月10日开始安装加劲桁架一个月完成其它附属工程。9月底全部就竣工了，从此大渡河不再成为全路的拦路虎。如今石棉铁索桥旁石儿子山的石壁上还刻有当年建桥的碑记，让后人不要忘记修路建桥的艰辛。

艰难困苦伴随着民工

参加施工的民工有来自乐山19个县，西康省的汉源，荣经，西昌等7个县，其中还有一部分彝族民工。据统计，乐西公路由民工完成的土方占了全路的75%，石方占5%，路面占70%，他们是修建乐西公路的主力军。

当时民工的待遇以实做工程数量计价，四川西康两省各自规定计算办法。西康省规定普通土每立方米2毛钱，坚隔土每立方米2毛5分。雨天津贴每天1毛。差旅费每40公里每人2毛。此外，规定工棚费每人8毛钱。开工后粮价日涨，无法维持原定的土石方价，几次调整，最后普通土每立方米8毛5分，坚隔土为1元2角5分，彝族民工另发酒浆费和额外奖金。征工时先预汇一部分工款

给各县作购买粮食等费用，以后照实际工程收方结算。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地方上官老爷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恶霸。各施工队发放口粮都要克扣，民工实际上得不到规定的待遇。另外，工粮有时候运不上去，用包谷、洋玉代替大米，伙食极差。民工衣服单薄，山上寒冷多雨雪，住的工棚又不蔽风雨，每天要做工达10小时以上，民工莫不怨声载道。疾病，工伤、死亡数不胜数。

乐西公路有技术人员和一般职员1千多人。他们大部分家乡被日寇占领，离家背井，辗转到了建造有利抗战的重要公路，不辞艰险，工作在穷山僻壤之中。1941年1月《乐西公路》半月刊上写了这样一段：“自奉命赶工限期通车以来，同仁等在外地段者，处于深山穷谷冰天雪地之中，以与错综之地形及不良之气候环境相奋斗，在处内者亦日以继夜，从事于工程之规划设计、料具工款之供应。分配与夫工，民工之招募征集，以谋求外段施工之便利。”这是当时全路职工工作概况的描述。技术员谢志安武汉大学毕业，1941年10月7日，病故于工地，遗下双亲寡妻无人抚养。至于因工作劳累致病的人则更多。在施工期间沿线邪恶势力猖獗，得罪了他们就要遭殃。1941年11月，8总段得罪了擦罗的恶霸头子，他们就包围了总段办公室，扬言要抓总段长，工人们出来保护才得以脱险。1942年8月，大渡河桥施工时抓到一个盗窃钢材的人，农场的恶霸李某说是抓了他手下的人，率领一帮子人来“问罪”，后来放了小偷才罢休。



施工期间物价上涨了几十倍，职工生活越来越困难，虽有大米补助，但仍无济于事。单身汉勉强维持生活，几口之家有的只好靠卖东西渡日。全路职工，对乐西公路的建设尽了很大的努力，忍受了各种困难。但在工程结束时，大部分职工却只有各奔前程，自寻出路，工作与生活毫无保障。

乐西公路经过两年多的施工，终于在1941年1月基本上全线通车（指全路

绝大部分可以勉强通车)。在2月进行的试车时,还有擦罗附近盘山公路没有打通,卡车通过时是用木板垫在宽度10几米一段的山路旁边靠人的力量,把卡车慢慢地拉过去的。试车实际行车时间为36小时40分,平均速度仅为14公里。

乐西公路建设,除首尾200公里地形平坦,标准较高外,其余山区路面的坡度为9%,路基宽度6~7.5米。总计全路土方为850万立方米,石方为240万立方米,桥梁总长2600米,今天这条路仍然是汉源县通往乐山的重要通道。

6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在我们为雅安的经济建设努力工作时,不能忘记在这片土地上为家乡的繁荣昌盛付出了血汗的先辈们。读到这篇文章,会想起清嘉道对汉源县,对西藏边疆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参考资料省政协《文史资料》第83期



筑路民工

岩窝沟公路，二战时期的命脉

——修筑乐西公路的往事回顾

黄洪安

2006年，我在编纂《汉源县军事志》时，从省档案馆查阅到抗日战争时期，修筑乐西公路汉源段的一些记事，那是汉源人、中国人抗击帝国主义可歌可泣的一段封尘70多年的历史，至今难以忘怀，每当回顾起先辈们付出的牺牲，总是使我心灵震撼、擅抖。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组织20余万民工，日夜奋战，限时两年抢修通车川滇西路，从乐山翻越蓑衣岭，经汉源至西昌连接云南的祥云，全程1073公里，连通中国至缅甸的战略公路。其中乐山至西昌段525公里，统称乐西公路，汉源投入抢修民工7520人。

修筑乐西公路是一次血与火的战备演练。乐西公路汉源县境内蓑衣岭至岩窝沟约25公里段，是全路工程最艰险的路段，抢修民工达2万余人，多是民国交通公路管理处第一大队施工人员和临近几县民工，其中汉源民工占30%以上。此路段于1940年10月开工，仅半年，以伤亡3000多人的代价赶在1941年4月通车，成为大渡河峡谷之岭的一条血肉筑成的军事险道。

抗战时期，中国的许多战略物资都要依赖外援输入，而东部沿海地区已被日军占领，至1938年8月与国际联络的海运、铁路均被切断。此时抢建的滇缅公路已通车，成为战时最重要的国防交通线。但由战略后方的云南至担负着兵员和物资主要补给地的四川，仍虽绕道可能陷落日军的贵州和重庆。因此战争的形势所迫，修筑乐西公路和西祥公路，便成了打通川滇便捷通道的关键。

古时，汉源从清溪经九襄、富林、马烈、皇木翻蓑衣岭至金口河、峨眉至乐山，有一条驿道，俗称清嘉道，是主要用于从乐山运入食盐的古驿道。乐西公路的走向，从经济十分困难和技术极其落后、全靠人力拼搏的条件考虑，避开了后来修建成昆铁路和省道306线的大渡河峡谷，而是从蓑衣岭和岩窝沟绕行，几乎

都沿袭清嘉古道而行。蓑衣岭海拔 2745 米，是乐西公路全线的最高点，因终年云雾弥漫，雨水滴淋，行人翻越时必备蓑衣、斗笠、脚码子等雨具而得名。

蓑衣岭及其西侧的岩窝沟路段，为乐西公路乃至川滇西路全线最艰险、工程难度最大、施工最为艰苦的路段。因补给运输困难，在乐西公路首尾段均已修通的前提下，此路段才开始施工。仅蓑衣岭段，即集中民工、石工达 2 万余人，在沿途山上搭建临时工蓬就 200 多个，勉强解决住宿，每天所需粮食就达 4 万斤，加上大量材料、工具需从乐山运入，工人断炊、停工待料的电报，一日数起。据时任乐西公路工程师、川滇西路工务局桥工所主任郭增望回忆：“蓑衣岭气候恶劣，工人衣服单薄，工棚简陋，由于战争形势所迫，赶工紧张，加之给养不足，冻死、病死的人数为全路线最多。我在 1941 年 2 月中旬过蓑衣岭时，大部分民工已回去，但在路边山坡、山沟中，见到不少新坟冢和残骨，感慨甚多”。据当年参加修筑蓑衣岭路段的永利乡 81 岁的骆国洪老人介绍，仅此路段伤亡的民工就达 3000 余人，平均每公里伤亡 100 多人，每天 17 人。大渡河大峡谷左岸深溪沟上段的岩窝沟，傍悬崖临深涧，乐西公路开凿于峭壁之上。直线相距仅 1 公里的深沟，形成长约七八公里的盘旋险道，当时有数千工人在此攀崖爬壁，不分昼夜地加紧施工，不算冻饿伤病，仅坠崖身亡的就有 40 多人，平均 4 天就有 1 人。

主持乐西公路修建的中华民国交通公路总管理处处长兼施工总队长赵祖康在乐西公路通车时，亲书“蓝缕开疆”、亲撰碑记并立石碑于蓑衣岭上，其碑文曰：“蓑衣岭乃川康来往要道，海拔二千八百余公尺，为乐西公路之所必经，雨雾弥漫，岩石陡峻，施工至为不易。本年秋，祖康奉命来此督工，限期迫促，乃调集本处第一大队石工，并力以赴，期月之间，开凿工峻，蚕虫鸟道，顿成康庄。员工任事辛苦，未可听其湮没，爰为题词勒石，以资纪念”。



施工期间，赵祖康也因操劳过度瘦得皮包骨头，并患上咯血症。1941 年 3 月，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视察滇缅公路后曾发表谈话：“……中国政府能于短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此种果敢毅力与精神，实令人钦佩。且修筑滇缅公路，物资条件异常缺乏，纯系人力开辟，全赖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这种精神为全世界任何

民族所不及……”。赞扬抗战时期乐西公路艰苦卓绝的交通战备建设。

乐西公路通车 30 年后的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三线建设”（中国东、中、西部中的西部国防线建设）中修筑的成昆铁路和 306 线公路及将要修建的乐汉高速公路，都从大渡河峡谷穿越而过，现代化的交通已替代了绕蓑衣岭而行。至今，乐西公路仍比蚕虫鸟道好不了多少，但仍具有其一定的战略地位。2004 年冬，奉命开赴汉源执行维稳任务的驻成都武警某机动部队，从军事行动的需要考虑，仍选择了从蓑衣岭、岩窝沟绕行的乐西公路到达汉源。



抗战石碾（孙中大）

乐西路赶工

赵祖康

乐西公路起自乐山，终于西昌。它北通成都，东循川中公路经内江通重庆，南经同时兴筑的西祥公路到云南祥云，自此，东通昆明，西循滇缅公路通往缅甸，是抗日战争后方的一条重要战略公路，同时对外开发原西康省所属地域的经济，也有一定作用。乐西公路沿线一带，地下资源极为丰富，据当时随同我视察该路工程的地质专员林文英所作的调查报告，乐山一带为四川黄丝主要产地，自古以来即畅销中亚、南亚各国；峨眉所产的白蜡与金口河之冬虫夏草、鸡爪黄连均是名贵药材；农场（地名）所产石棉，纤维特长，是良好的工业原料；泸沽之磁铁矿，据说蕴藏量在三千万吨以上；其他如安顺场之铜，铅锌矿也极丰富，至于自流井，五通桥及威远之天然气，石油和煤、更是闻名遐迩。

一九三八年底蒋介石重庆行营公路监理处（胡嘉诏为处长），曾派员对乐西公路进行勘测，嗣后由交通部接办。那时我正在美国采四川购交通器材，公路总管理处即派员踩勘并组织测量，该路起自成都以南的乐山县（一名嘉定县），越蓑衣岭入西康境，经汉源县的富林镇，冕宁县至西昌止，实测全长五百二十五公里。全线自然环境特殊，工程甚为艰巨。以地形与工程情况来看，须翻越两座两千八百米和两千六百米的高山——终年多雨的蓑衣岭和传说诸葛亮称为“不毛之地”的菩萨岗，还要跨越汹涌澎湃的大渡河。选线异常困难，全线土石方数量浩大，土方有八百多万立方米，石方有两百几十万立方米。以人口密度来说，据当时统计，四川省每一平方公里平均人口约一百五十人左右，而乐西路川滇沿线的人口则远低于此数，西康省则每一平方公里平均人口不到一人，征集民工要走十天以上路程才能到达工地。以物质条件来说，全线除乐山和西昌外，几乎没有产粮地区，工人用粮要靠乐山、西昌和雅安运入，往往需要几百华里的运程，且因牲口缺产，仅仅为了运送粮食就要成千上万人。其他如开山所需的钢钎、火药、炮引等，也要外省购运至工地。这种情况在当时建筑公路史上是罕见的。

一九三九年夏我从美国回来后，交通部长张嘉璈责成我亲自督修该路。乐西公路在我未去视察之前，已成立了工程处测量队，由公路总管理处帮办萧庆云兼任工程司。我去后，认为萧是可以兼任的。但由于该路工程艰巨复杂，由一个对定线与施工有实际丰富经验的人担任更为合适，因此我建议改派孙发端为该路工程处总工程司，并派赵福荃、张佐周为副总工程司。萧庆云仍调回公路总管理处任帮办，在处内指导照顾乐西工程。这一建议得到张嘉璈的同意。全路原设六个总段，二十七个分段。我在一九三九年冬上路视察时，鉴于蓑衣岭地处荒僻，施工困难，而且四、五两个总段石方工程任务太重，应作调整，决定在二、三总段和四、五总段之间，划出一部分来，分别设置第七、八两个总段。一九四〇年四月，我再次前往乐西公路视察，经过成都时，先与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及四川省政府负责人商洽解决川境工粮问题。在乐山部署主要工作，并订出赶工计划后，四月二十八日上路视察，五月二十三日到达西昌。在西昌又与西昌行辕（当时主任张笃伦不在西昌），西康民工管理处和屯垦委员会等单位洽商工粮问题。根据我对全路整个情况观察，该路施工中的主要困难要，不仅是工程技术上的艰巨复杂，同样重要的是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工作。首先要应付好川、康两省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人事关系，稍有不慎，都会影响到工程进度。回忆当时接触的与该路施工有关的机关单位，属川、康两省的省政府、行政专员公署，沿线各县政、以及成都、西昌行辕之外，还有川省民工管理处，川境民工督工专员办事处，川境民工工粮储运总队部、成都行辕石方工程总队，夷民筑路司令，康境民工管理处，西昌行辕纠察组，西昌行辕粮科管理处，西昌行辕政治部边民筑路队政治指导员办公室、西昌行辕石工队、西昌行辕政治部宁远剧团、南段督修司令部，北段督修司令部、富擦段督修专员办事处、卫生专员办事处，交通警备队等十六、七个之多。筑路过程中，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和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名义上都负有督修责任，虽不能说他们没有一点帮助，但这两个行辕和两省以协助该路为名，设置了如上面所列举的一大批临时性的单位，人员冗沓，事权不统一，而许多经费却都要求列入乐西公路工程款中开支。特别是西昌行辕、不问全路员工的繁重任务和艰苦生活，每当蒋介石催得紧，他们就逼得凶。川、康两省沿路地方势力也很大，如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工作就十分困难。如乐山一个帮会头子，人称“蒋爷”的，富林的“羊司令”（名羊清全），泸沽的“邓司令”（名邓秀廷），都是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对他们应付稍有疏忽，便处处为难。国民党政府内部，

也腐朽不堪，障碍重重，不论拨款，拨粮，乃至运料，有关部、局、处、科某些经管人员，常常办事拖拉，尽管你报表俱全，手续齐备，有时还得由工程处人员力陈困难，多方解说，才能解决。

我经过几次视察，决定加强赶工力量，从滇缅公路调回本处徐以枋常驻乐山、帮助工程处处理日常重要问题。并与总工程师孙发端商定，在西昌、富林两地各设一个办事处，由副总工程司赵福荃、张佐周两人分别兼任两处主任，以便就近处理工程技术和联络工作。与此同时，我又与工程处内外负责人多次开会分析研究，确定赶工关键在于“工、料、粮、运、款”五大问题。要求大家集中力量，妥善处理好这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征工问题。土方工程虽已商得行辕、省府下令沿线各县按照需要工计划办理，实际上困难很多，有的县差役繁重，已弄得民不聊生，都不顾应征；有的县因地处偏远，或因农忙季节，征用民工往往人数不足；因此不得不由工程处与各县洽商，因时因地制宜，采取一些补救办法。动员十万民工这一问题，由于情况复杂，头绪纷繁，虽然民工管理工作由各县负责，但也增加了各工段在工程与技术指导、检查、验收上的不少困难。石方工程，总计全路约需石工两万名，大包商以该路工艰路远，给养困难，无利可图，不愿承包。公路总管理处只好从其他路上调来数千石工，自己组织石工总队作为主力，解决若干关键地段的石方工程。此外，还以优惠条件商调成都、西昌两个行辕的石工队、及以西康省当权派为背景的“乐康公司”（该公司因经营不善中途倒闭），交由他们分别承包，但实际总人数仍不能满足计划需要，不免影响该路整个石方工程的进度。

二、工料问题。以开山所需钢钎与火药最为困难，需用量大，质量要求高，钢钎在川、康一带搜购，远不能满足要求，工程处曾派专人远至海防，向外商购进，并抢运至工地。火药中的硝，托当地代购数量很少，经与财政部一再磋商，才获得同意，转让一部分的同登德硝，但这一批硝后来却被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的宋子良扣留起来，说是统制物资不能购运。在面临停工待料的情况下，工程处富林办事处的技术人员自力更生，日夜钻研，边学边干，自办炼硝厂，以应急需。公路总管理处也在成都自办“工具、钾硝临制所”虽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产量不多，仍然供不应求。乃另派专人分头前往贵州、湖南、陕西等省，通过合法手续采购运来。此外，运粮所需的麻袋，黄包车（即人力车）、板车、以及石工在深山工作御寒所需之棉衣、棉裤、棉背心、棉大衣、棉被等等，都由工程处派

人在重庆、成都等地采购缝制，陆续运进工地。

三、工粮问题。该路沿线，除起运两端的乐山、西昌外，大部分地区都不生产米粮，即使生产杂粮的县份，距离公路线也很远，翻山越岭，路途险阻，十几万民工的给养，全靠乐山、西昌、雅安三个地区采购运入。当初委托这三个地区代购代运，由于滋生流利，且不及时，产生了不少问题。为了解决路工的伙食问题，不使发生断炊之虞，我亲自与川、康两省行辕和省政府一再商议。当时粮价不断上涨，很难控制，究其原因，在于产地粮商依仗地方势力，以通货膨胀，物价波动为借口中，推波助澜，囤积操纵。最后我与川、康两省当局，商议决定采取限价办法，与两省分别议订补充办法，作出各县应事先征购筑路用粮食的规定，并以此为基础定出一次调整粮价为主的土方单价，声明在秋收以前不得再有变动，这样才取得了一时的稳定。可是由于政治的腐败，经济的紊乱，后来还是一再调整，每方土方单价之高涨，实为筑路史上所罕见。单价虽然提高了五、六倍，而民工本身究能得到多少实惠，还是疑问。我们尽管责成各工段密切注意考查具体情况，而实际上事权属于地方机关、团体、工段仍有难于稽查之处。

四、运输问题。沿线大部分地处偏僻，人迹罕至。驮马极少，运料十分困难。一般商人承运力量薄弱，地方势力又企图从中把持。工粮和器材运到库站后，如何再分运到各工段，更感困难。赶紧张时，工段抽出人员自运，效率也不高，还影响工程进度。结果请求交通部，决定在乐山成立一个川境粮料运输处，由部调派公路运输总局一个专员吴某负责办理，吴某是个帮会头头，对运输有一定能力，可以对付这种特殊环境。后来，鉴于该处运输能力仍感不足，于一九四〇年夏成立川境民工储运总队部，以乐山专员陈某兼任总队长，川境粮料运输吴某任副总队长，用民工力量加强运输。康境则由西昌行辕出面，成立一个粮料管理处，负责办理。自从这两个处和储运总队部成立后，粮料运输情形有所好转，但工粮处对他们除了提出计划要求之外，其他方面是很少权力可以过问的。

五、工款问题。乐西路工程预算核定后，财政部很难得按照预算如期拨款。当时物价不断上涨，赶工紧张时，经常工款不济。有一次工款支出殆尽，急电财政部催款不至，势将停工。那时我正在乐山、得悉这一困窘情况，万分焦急，不得已用长途电话试以个人名义向重庆的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商请援助，承他的信任，借给几百万元，公路总管理处又商请航空公司包了一架专机送款到西昌，总算渡过了难关。

一九四〇年春，蒋介石下了一道严厉“手令”给交通部，限乐西公路必须在年底前打通，否则按贻误戎机论处。张嘉璈找我商量，我把视察该路的实际困难向张作了汇报，请他去向蒋介石汇报，他听了后，除通知交通部有关司、局尽力支持该路赶工外，对我表示，“在年底前打通现有这些困难，还是由你自己去见蒋”。并教我要笼统应付，谈的时候只说尽力去赶工，不要说一定打不通。

我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底又上路，召集工程处内外工程技术人员详细研究了具体情况，施工方面重新作了布置，把全路最困难和容易的段先打通，以利粮材运输。又一起分析了当前的主要困难，订出了赶工计划。这一计划是在蒋介石蛮横无理的逼迫下采取的权宜之计，还是沿用了过去打通西汉公路的老办法暂时降低工程标准，减少开山处的路宽，以能容纳卡车通过为度，集中力量抢通工程量最困难最多的路段。大渡河桥因工程艰巨，暂时渡船摆渡。这样部署后，经过全路员工日夜努力，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基本上全线通车（指的是全路绝大部分可以勉强通车，大渡河桥后来由工程司郭增望与川滇西路工务局接管后，建成悬索桥。还有擦罗附近的盘山路线一处，石方工程浩大，没有打通，当我们试车经过该处时，是用又厚又长的木板垫在开山宽度没有开足的十几公尺一小段的山路旁边，靠上上下下人多力量大，把卡车慢慢地推拉过去。这次全线试车，实际行车时间为三十六小时又四十分钟，平均速度为每小时十四公里。据我试车时观察，一路弯道坡度都做得相当好，但桥梁涵洞还不够理想，路面只有一个总段准备了材料。到西昌晚上，连夜召开了工程会议，订出继续改善抢修的施工计划，以策行车安全。

在赶工的过程中，全路员工为了支援抗战，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有的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如帮工程司兼马烈分段长蒋郁文，因赶工积劳殉职，年仅三十九岁。临终时还对分段员工口讲指划，交待公路工程抢修要点。由此可见，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工程技术人员，虽然政治觉悟不高，但爱国主义精神还是可贵的。

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得悉汽车开到西昌，为了显示他“督工有方”和我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已打电报向蒋介石报告了”。并亲自布置悬灯结彩，第二天举行庆祝乐西公路通车庆典，事先还叫这辆卡车等开会向北驶回五公里，等开会时披红挂彩，徐徐向南开过来。他在大会上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势，还演出了代表蒋介石讲话的一幕丑剧。就在他无耻地歌颂蒋介石的当天晚上，我见到了雷宝

华，他是邵力子任陕西省主席时的建设厅长，也是过去全国经委会所属公路委员会的委员，我每次到陕西洽谈修筑公路及西兰公路通车问题时，同他颇多接触。他为人直爽，办事认真和我相处很好，后被蒋介石无故免职，

避居西昌。当他一看到我，就放声痛哭，大骂蒋介石独断专横，任人唯亲。这和张笃伦对蒋介石的歌功颂德，两相对照，真是莫大的讽刺。

当乐西公路第一期工程抢通后，正在进行改善工程之际，国民党行政院组织了一个以参事王家楨为团长的“康昌旅行团”以考察乐西公路沿途民生状况，促进经济建设为标榜，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中旬从乐山到达富林。时值雨季，山洪暴发，新建的流沙河木架桥被大水冲毁，该团车辆被阻富林九天，放晴后到农场改乘滑竿（一种山轿）到擦罗，然后由西昌汽车接去。张笃伦明知该路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及雨季的特殊情况，非但不加解释，反而大攻击该路工程处“弄虚作假，谎报通车”。因此同年十月国民党参政会又派参政员莫德惠到路察看真相，结果认为该路工程确属艰巨，各项工程大体尚窅良好，并能在短期内打通，已属非易。这样一场“风险”总算过去了。

一九四〇年，公路总管理处叫乐西公路工程处设立路面工程事务所，负责试铺低价的级配路面，由工程司陈孚华，黄学渊等主其事。当时还编辑出版了《路面》工程期刊，对记载、分析研究、宣传等方面起到一些作用。在乐西公路改善路线时期，我与张佐周就山区公路定线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同时也对乐山的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作过演讲。并写了〈公路定线之研究〉一文，载入〈乐西公路〉期刊。乐西公路的定线虽尚未能完全符合理想，但孙发端，张佐周等根据以往经验，在这条路上通过实际施工有所提高，也是肯定的。至于桥梁的设计施工，也有一定的成就。

综观乐西公路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全路在职员工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提高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但很多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应付人事及行政事务工作面上，又加上受物价波动与地方特殊环境的影响，使工程不能按预定计划顺利进行。同时，蒋介石对该路限期打通，急如星火，故无论从技术标准，或从工程质量来衡量，都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的理想。至于为什么蒋介石如此重视乐西公路，一再下令限期打通，其真正意图，我想即使当时的交通部长张嘉璈也不可能完全摸清楚。今天回头看看当时的局势，日寇侵略军已深入湘、桂、黔省，敌机狂炸重庆，情势十分紧急，一贯消极抗日的蒋介石，早在乐西公路未通以前，在西昌就

兴修了一批别墅式的建筑群，这就不难理解他之所以要急于打通该路，无非是想苟延残喘，寻找退路而已，当然谈不上开发边疆，便利交通，更不是为人民群众和兄弟民族造福了。



▲修築樂西公路時碾壓路面場景

我为乐西公路放线背木桩

卫炳华口述，肖明福采访、李锡东整理

2011年5月3日，我们一行在永利乡竹坪村见到现年85岁的卫炳华老人，谈起修建乐西公路，他自豪地说：“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我才12岁，国民党政府决定修建乐西公路，我从背木桩测路开始，目睹了建设通车过程。现七十年过去了，乐西公路还在造福家乡人民，算是历史见证人吧！”

民国29年，成立西康省政府，我们属四川省峨边县寿永乡第九保（保长牟颜洪），第七甲人（甲长郑文清）。乐西公路从乐山出发，经峨眉龙池，在新场与省道306线分道扬镳，不过大渡河，沿北岸朔流而上，到金河场，开始爬寿皮山，翻蓑衣岭，下到冷竹坪，岩窝沟挡着去路，不得折转绕行二公里，经石笋、滴水岩过桥出四川境，进入西康省皇木场。那年，公路测量队的陈工程师一行，测量从蓑衣岭到岩窝沟的公路，我人小，只能背12根木桩，每天和测量队一起上工地，中午请我们同他们一道吃饭，并按每天1000元旧币结算工资。

解放前，我们由于距寿永乡较远，为了便于管理，设了一个分乡，杜光武任团正，乡长。冷竹坪原来只有21家人，80余人的弹丸之地，因为要修乐西公路，一下子来了成千上万的民工，杜光武家院子里（现乡政府驻地）就有宝平、升级、升华、华洋四家项目公司，负责管理川境筑路民工，督促工程进展，民房不够，就搭帐篷，遍地都是人，十分热闹。

1940年在对外陆路、航运通道遭到日寇切断，严峻的抗日战争形势下，蒋介石限期年底通车，否则军法论处！政治、军事的需要，使之这里云集了操着南腔北调，来自五湖四海石工，岩窝沟石工大队，有外省山东、湖北、湖南、也有本省蒲江、井研、仁寿人。不惜一切代价，打通蓑衣岭，修穿乐西路。

乐西公路途经四川省，西康省的彝汉地区。特别峨边境内人烟稀少，地大物薄，气候恶劣，施工难度大。蓑衣岭是乐西公路全线最高点，是进入西康必经之地，终日浓雾迷漫，昼夜温差大，危岩耸立，施工难度大，几千石工驻扎路边。

御寒衣服单薄，曾一夜就冻死 200 多民工。石工总队队长赵祖康在蚕虫鸟道变成康庄大道后，题词“蓝缕开疆”四个大字以示纪念。

岩窝沟也是四川省境内最为艰巨的一段，皇木、永利隔沟相望，直线距离不足千米，古时清嘉古道（因为嘉州盛产盐，所以也称之盐道）的背夫们，站在沟这边，招呼对岸店主，要到你家歇脚，吃豆花。客主开始泡豆子，推豆子，点豆花，到了吃饭时份，还不见背夫到。盐道背夫，挑客，面对一眼望不到底深沟，只能杵着拐子，抓着路边的藤索，绕行下沟，稍有失足，便命归黄泉，尸骨都捡不起，好不容易下到沟底，又是壁陡的爬坡，半天时间就去了。

修建乐西公路，没有条件修桥，只好逢山开路绕沟七公里路程。笔者一次目睹了一辆汽车从皇木岩头上向永利乡驶去，足足四十分钟才到永利冷竹坪，足以说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乐西公路通车时，五百二十五公里，实际行程三十六小时，平均速度十四公里。高山峡谷，蚕虫小道变成康庄大道，最何等艰难。

1980 年的一天，一台拖拉机不慎从公路缺口落下岩窝沟，拖拉机被甩得七零八落，八条鲜活生命归黄泉，许多外地司机，路过岩窝沟，望路兴叹，为了安全，掏腰包雇本地司机也心甘情愿。

为了打通岩窝沟这段公路，上千名石工把工棚搭在岩腔下，风餐露宿，顶风冒雪，忍饥挨饿。冻死饿死摔死许多。卫炳华老人说：“在打通滴水岩那堵绝壁，工人们用篾绳拴着竹筐，里面坐着人，从岩上放下，悬在半空中，一人掌钢钎、一人举大锤，开劈山崖，绳索磨在锋利的岩石上，危险一步步逼进，他们全然不知，随着一声惨叫，才知道同胞为国捐躯了。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军令如山倒，明知山有虎，偏要朝山行，在驻地部队的枪弹威吓下，被逼上去，在绝壁之间，劈出两处高二十余米高，宽 4 米，长三十余米半隧洞的路基，形成耸立于悬崖峭壁之间的石笋，颇为壮观。走在其中，阴天蔽日，阴森可怕，路旁绝崖上可见一道道钢钎印痕，述说着修路的艰辛。卫老补充说：据说石笋峰至今还遗留有两把大锤和钢钎。

前期岩窝沟工程进展缓慢，完成不成任务，所有人员将军法处转瞬。为了赶工，石工队把竹子劈开，用烂布蘸上油料，做成火把，白工夜战，一时间，岩窝沟热火朝天，火把遍山沟，开山炮声，滚石声响彻山谷，终于如期抢修了瓶颈，实现了目标。

2011 年 5 月 3 日，县旅游局一行来到滴水岩，依稀可见悬崖上，募崖石刻

“民国三十年，龙潭刘君奉命于役西康，工程司温平，冷督赶岩，工程，抚石崖，顾岑绝，曾被石汲，乐若野人。滴水岩”是修建公路的历史写照。

民国三十年（1941）4月间，乐西公路全线通车，冷竹坪开来了36辆草绿色吉普车，从车上走下一个个戴黑眼镜，大个子、身着呢子大衣的大人，在冷竹坪村杜光武家歇息喝茶。我完成测路背木桩任务后，就给杜光武家帮工，负责端茶送水，人矮从火炉上提茶壶，都需掂起脚，大山里人第一次见到大汽车，十分兴奋，围着汽车东瞧西瞄，十分清楚记着是三十六辆小汽车。卫炳洪老人讲。”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历史见证人卫洪炳

我们为乐西公路修建出力

陈绍洪、陈斯军口述，李锡东整理

2011年5月3日，我们一行在永利乡肖元福、辛部长的陪同下，在莫朵村6组见到现年91岁陈绍洪和86岁的陈斯军两位老人，回忆起七十年前乐西公路土工队的事情。

解放前，我们属四川省乐山地区、峨边县寿永乡人。根据川境民工管理处规定：乐西公路四川段，采用以县拣号划段，各县层层分解落实定保，由各保负责完成土方工程。莫朵村6组的陈绍洪老人（91岁）讲道：“民国三十年，修建乐西公路，根据上部划段安排，莫朵坪属寿永乡第九保，负责修蓁衣岭那边的蓝木园至香花岗土方工程。此处距金口河有十多公里，距寿永乡4公里，地处偏僻，所带玉米要到在金口河水磨上去推，再用人力背运到工地，鲜菜有啥吃啥。县上明确，土工是义务投劳，不计报酬，实行施工队长、作业组长负责制，上面催得紧，完不成任务，要掉脑袋，谁也畏惧三分。寿永乡第九保保长牟颜洪，当即把全保的100多名男劳力率领起来，自带粮食、工具，翻山越岭赶到工地，天不亮就出工，天黑才收工。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又实行划任务到组，自愿组合，每天规定搬运方量，在监工的催促，皮鞭的威胁下，当牛做马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不准收工。一日两顿火烧子馍馍酸菜汤，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完成了土方挖运任务。”

民国三十年（1941年），工程建设高潮期间，当地民工还有一项任务，就是为石工队提供物质运输，锤石为铺路面准备材料。陈斯军（现年86岁）介绍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开始修乐西公路，我才14岁，记忆中土工总段设在白家山，段长姓王，民国三十年，毛路修穿，陈绍洪就带领了几十个人去铺筒棚子锤石头，准备砂料，铺设路面，提高通行性。”

地方民工负责搬运土方，剩下硬骨头留给石工队去啃。寿皮山山高坡陡，工程艰巨，石工队来自外地，他们把帐篷搭在挖岩腔下，顺到岩脚排开，蔽风挡

雨，生活异常艰苦，气候环境恶劣，整天钢钎二锤相伴，吊起筐子在悬崖半空作业，爆破炸药奇缺，抚悬崖、顾绝岭，飞砂走石，摔死、病死无计其数。粮食供应不上，忍饥挨饿，不堪忍受者纷纷脱逃，没被发现，不是暴死路边草丛，就是被狼吞食。若被工人发现，捉回不是打死，就是累死。在岩窝沟、转转岩就死了许多人。

乐西公路修建完成，施工队撤走，只剩养路工人，幸存活下来的外地石工，家中无亲人者，没办法走出大山，只能跟地主帮工，混口饭吃，解放后结婚生子，成了当地人。张明武、李胡子、陈之太就是其中之一。外地汉族同胞在修建乐西公路过程中，流离失所，与当地村民融合一体，促进民族团结，因此乐西公路不仅是军事路、政治路，也是民族团结之路。

2011年5月21日

一把菜刀的述说

李锡东

2011年4月20日，笔者在安乐乡和平村二组，见到一把看似很普通的菜刀，它与普通的菜刀的不同之处，是刀身部分磨损太重，只剩下约五厘米宽了，但仍然很锋利。现年83岁的郑永清说：“这就是乐西公路石工队住在他家，临别前特意用竹节钢煅制的，至今已有70余年的时间了。”



民国29年，我才12岁，家门口来了许多衣衫破烂的民工，听口音是本县人，他们大多数是上半县九襄一带人，自带口粮和工具，由当地保长带领，分成若干个作业小组，进驻沿线当地农户，人多时则搭建帐篷居住。我家原来

在两河口但家住，先住了一个班的农民朋友，负责开挖土方，他们用挖锄挖土方，板锄、撮箕、背筐运土，实行分任务划段负责，完成任务才能回家。我家喂有骡子，请我们去九襄为他们驮粮食。民工生活比较艰难，常常是吃一干一稀，一顿（玉米馍馍或酸菜搅团），一顿菜稀饭。天亮就出工，干到中午11点，吃早饭，狼吞虎咽塞下去，又开始做，直到天擦黑才收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经过1个多月日夜奋战，将土方搬走，呈现出一段段路基，他们撤走了。紧接着又来了许多外地口音的石工队，他们个个身强力壮，手握钢钎、二锤，一天到晚，整个马斯山，都响起叮叮、当当的碰击声。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工

业实力薄弱，连基本的钢材都不能供应。据说，为了完成蒋介石下令限期一年实现通车的战略任务，乐西公路在准备不充分情况下开工，交通部派人都是从海外紧急采购回来大锤、钢钎器材。开山打炮眼所需的炮钎，是从国外进口的竹节钢，刚度适中，只要火候掌握巴适，掀好的钎子，很耐用。十几名石工在我家住着，建了一盘洪炉（铁匠炉），几位师傅轮流不停地拉着风箱，把炉火烧得很旺，炉子里插着一排排钎子，掌火师傅，夹出火红的钎子，放在拱钻上，师傅用手锤不停敲打，徒弟拎着大锤跟着师傅指点的地方趁热打铁，叮当！叮当！很有节奏感，师傅出手重，徒弟就使劲打，师傅手轻，你也使劲小，磨秃的钎子很快掀尖，马上将钎子头部放在水里沾一下，冒起一阵白烟，突然遇冷的过程叫“淬火”，提高钢铁硬度。记得我家的石工队长姓赵，另一名副队长叫李春成。由于来自外地，生活上能吃上两顿米饭，并付工资。荒山劈路，施工条件差，没有机械设备，爆破器材也只能使用黑炸药，威力小，只能将岩石震松，再靠人力搬走。到了关键时刻，炸药跟不上，工段只好在富林建熬硝，土法生产炸药供应。经过半年时间的奋战，他们完成了从地瓜口至滴水岩的石方工程，我家也与石工队建立了友谊，临行前，一位师傅，特意用一截竹节钢锻打了这把锋利无比的菜刀送给我们。如今，七十年的岁月磨砺，菜刀刃口部分，已经消失了一大半，但它仍然好用，切菜铍肉得心应手，我们一直舍不得让它“下岗”。想保留着它，让子孙后代记着那段峥嵘历史吧。

2011年5月15日



蓑衣岭石碑蓝缕开疆

在乐西公路第三卫生总站前后

王伯骏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我中断了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研究学习，回国投入抗战，任湖南辰溪十一重伤医院外科主任，甲级外科医师（上校薪资）。一九四零年二月，我辞去十一重伤医院之职，离开辰溪，奔赴西康，在大渡河流经的汉源县，度过了不长却难以忘怀的岁月。

我之所以去乐西公路服务，还有一段值得一提的往事，还是在辰溪的时候，一位从芦沟桥转来的伤员连长，右下肢胫骨骨折，红肿溃烂两年不愈。我以探针断定伤肿部位内的金属异物，需要开刀，而另有人则用X光反复透视摄片，称未发现异物。此时，适逢抗战卫生勤务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私人医师陈方之博士来院视察。我把情况向他汇报后，他同意开刀探查，并亲自在场看我作手术。结果，从伤肿部位取出一个30毫米的弹头，陈方之当即提出要把弹头带走。

当天中午，十一重伤医院院长郭鑫等宴请陈方之，陈提出要外科主任王伯骏也到席。席间，他问我：“手术室的木制设施都是你设计的吗？”我答：“是我设计的”，接着又问：“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河南大学医学院”，他摇头说：“我不相信，这一套决不是河南大学医学院搞得出来的东西。”院长郭鑫斋说：“他不仅是河南医学院的，而且还是留学日本九州帝大的。”陈方之闻言，便击桌大声说：“对呀！不要怕嘛，留日就留日，我就是日本帝大的，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找我。”因为当时，国内医学界的英美派和日德派是互相对立的，陈方之属国内日德派的重要前辈，所以如此关照我。

我到重庆，首先就去拜望他。经过交谈，他立即写信给他的浙江同乡、卫生署署长金宝善。金曾先后留学日本、美国，为人谦和毫无官气，一副学者风度。当我向他谈起近来由于连年动荡，颇感劳累，希望有个较安全的环境，从中休息一个时期，他说：“好吧，去乐西公路怎么样？那里环境安定，不跑警报。”我说：“只要安定，哪里都行。”他随即写信，叫我去见还在重庆的乐西公路卫生

公署专员陈崇寿，陈是湖北人，身高体胖，早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曾留学英国，其妻与宋美龄是同学。见面时，陈问我与金宝善是什么关系？我说：“是陈方之博士介绍的。”他告诉我：“海防已被日军全部占据，国际援华物质无从输入。因此，交通部奉令，用七百五十万元从四川乐山修一条到西康西昌的国防公路，接通滇缅公路，借滇缅公路，借缅甸出海口输入国际援华物质。在沿乐西公路线的金口河、皇木厂、富林、拖乌、冕宁要设卫生站。”随即展开地图，由我选择一处，我因听他说过，除皇木厂卫生站设在天主教堂外，其余各站将由民房改建，我选了皇木站后，他说：“皇木厂好，那里出皇木，专供皇上，不过那一段是全路工程最艰巨的地段。五个站中，只有你是搞外科的，你在皇木厂站，是最合适的。”一经决定，我和夫人曹智芬随陈专员一道离开重庆到成都。

在成都，所有乐西公路卫生专员公署的人都住在盐道街的一家大旅馆里，陈崇寿以专员身份，在此宣布了各卫生站主任、医生和卫生人员等的名单和住址。乐西公路卫生专员公署设在乐山。专员陈崇寿、总工程师孙发端住乐山。副专员裘景仲（浙江人，兼富林卫生站主任）、副总工程师张佐周（是孙发端的女婿）住富林。金口河卫生站主任戴寿涛（辽宁人）住金口河。皇木厂卫生站主任王伯骏（河南人）住皇木厂。拖乌卫生站主任李栖英（陕西人）住拖乌。冕宁卫生站主任刘桂林（山东人）住冕宁。

皇木卫生站，原称乐西公路第三卫生总站，其任务配合第三工程总段作医疗，总段设马烈，总段长是华敬熙，总段下设分段，有一分段住皇木厂，分段长郑彤文。

皇木厂卫生总站除王伯骏外，有医生王业（河南大学医学院）、祝希元（同前）、季业睿（安徽东南医学院），卫生稽察是姚某某（忘其名，河北人），后为陶啸伯，药剂师丁子平（河南人），护士长叶某某（忘其名，华侨，浙江人），护士曹智芬、宋美兰等八人，总务刘文超，会计曹伯衡（我的岳父），卫生员十余人。总站下调大天池、菜子地两个分站。大天池分站主任祝希元，菜子地分站主任夏南平（四川人，护士出身）。两个分站除主任外每站尚配有卫生员三人。

医生、护士在总站看门诊。治疗由卫生员送来的重伤病员，卫生员分成小队在工地搞巡回。

皇木厂卫生站的对外公务，由第三工程总段皇木厂分段的电台收发报机联系。一天，分段长郑彤文送来省主席刘文辉的电令，说卫生站稽查陶啸伯是共产

党，要我押交分段武装看管。当时，公路段属交通部，卫生站属卫生部，因此对刘令都未理睬。我把刘的电令让陶啸伯看后，叫他立即出走，免遭不幸。

大凡乐西公路各卫生总站的人员，都来自外地城市。由于地区偏僻，生活艰苦，日久思归，离去者不少。因此，陈崇寿受到远坐乐山不尽责任的非议，故决定到卫生站作一次视察。第一站是金口河，第二站是皇木厂，他见皇木厂卫生站的人员齐全，工作井井有条，甚感惊讶，尤其见到木制的手术台别具一格，更是赞不绝口。



一九四一年一月底，岩窝沟工段已能通车，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赵祖康和总工程师孙发端便登车试路。

七月，行政院康昌旅行团来路视察。八月，皇木厂卫生总站的人员除留下医生王业，总务刘文超办移交外，余下人员分乘康昌旅行团两辆汽车到乐山，办理报销。

五十年间，倏忽而过，在这大渡河流经的汉源，我自中原，颠沛而来，终身难忘。整整十年之后，我六弟王伯骅也曾率残部而来。我弟兄少小离别，天地开阔而战乱频繁，已数十年没相见。如今，他在海峡彼岸，我在江西南昌，都已入高龄，可是我想，伯骅六弟和我也许会有重聚之日，到那时我老弟兄俩说不定还有同游汉源之举。

资料来源于《汉源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期第82~85页

赵祖康与乐西公路

若 石

赵祖康（1900～1995），字静候，上海松江人，公路工程与市政工程专家，中国公路泰斗，有“中国公路之父”之誉，1930 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回国后就职于民国交通部公路总局处长，代理最后一任上海市市长等职，新中国历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在本世纪 30 年代初，赵祖康从事中国公路的创建事业，为发展现代公路奠定了基础。赵祖康主持筑建的公路在神州大地上绵延数万公里，成为中华民族坚持抗战的运输大动脉。

赵祖康几十年的筑路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在于修建“三西公路”。所谓“三西公路”，就是西（安）兰（州）公路、西（安）汉（中）公路，乐（山）西（昌）公路。这三条公路也是中国后方战略物质的大通道，地处祖国的大西北和大西南。这些地区贫瘠落后，百姓穷苦，物质条件极差，并且山势险峻，地形复杂，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再加上当时管理混乱，人事关系复杂，使得修筑“三西公路”困难重重。

“三西公路”中的乐西公路尤为艰难，这条公路要经过海拔 2800 米的蓑衣岭和波涛汹涌的大渡河。除上述种种困难外，当地的土豪劣绅等恶势力的滋扰破坏更使想不到的难处屡屡发生，让人穷于应付，而蒋介石却三令五申限期完工，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

为按时完成乐西公路，赵祖康和一批具有饱满爱国热情和远大抱负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带领十多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民工，顶寒暑、冒风雨，日日夜夜奋战在崇山峻岭之间，克服了无数困难，终于在 1941 年 1 日使乐西公路全程通车，而这时赵祖康却因为日夜操劳，身心疲惫，病倒卧床，吐血不止。但是，他却无怨无悔，在病中写下了“久风尘珣祖国，宁甘药餌送余生”的诗

句，表达了以身许国的不已壮志。工程完工后，赵祖康为乐西公路题碑“蓝缕开疆”。

资料来源于《远去的辙痕》



赵祖康（右）与张佐周（左）在一起

蓝 缕 开 疆

徐 杉

萦绕在西南崇山峻岭之中的乐（山）西（昌）公路弯弯曲曲，狭窄不平，卑处一隅。然而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在横贯南北的平汉铁路、粤汉铁路以及对外联系的粤港交通遭日军封锁后，乐西公路成为我国唯一通向国际的陆路通道。源源不断的抗战物质通过滇缅公路进入云南，再从云南祥云、四川西昌、乐山转运到中国各地。

难以想象，乐西公路瘦弱的身躯曾背负着民族的兴亡、历史的重任。

1938年，在修筑这条不毛之地的山路上，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悲壮惨烈的故事。

峨眉山96岁的老和尚永诵法师是屈指可数，至今健在的见证者之一。他俗名张银山，22号在峨眉山金顶华藏寺出家，那年下山背粮食，不幸被国民党兵抓壮丁，押往修筑乐西公路，老和尚告诉我，当时修路十分艰苦，尤其是蓑衣岭，终年云雾缭绕，滴水成雨，马帮驮夫翻越必先带上蓑衣斗笠。蓑衣岭便由此得名。在那里干活整天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又冷又饿，人瘦的皮包骨头如一具骷髅。好些人生病无法医治，眼睁睁看着一个接一个死去。有的头天晚上还在茅草蓬地上挨着大家睡，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人已经僵硬了，脸色又青又黄，大张着眼睛和嘴巴，吓得人毛骨悚然。除此之外，他们还时常遇到地方民团、土匪的武装袭击。一天，他所在的连队在施工中被一股土匪包围，土匪凭借山顶洞穴易守难攻的地势向他们射击，战斗打了整整一天，死伤很惨重。他们连只剩下20多人，最后连长打红了眼大声嘶叫道：弟兄们冲啊，洞里全是金银财宝，打死他们大家平分……。

乐山至西昌相距500多公里，古有蜿蜒的驿道，各县间亦有小路相连，但自明末以来，尤其是清朝中期末期，海运日渐开通发达后，这条马帮驮夫行走的山路日趋衰落，加之山洪泥石流侵扰，地震塌方袭击，驿道逐渐梗阻荒弃，最后沦

为蚕丛小道。

1935年蒋介石在峨眉山下创办军官培训团就萌发了修筑乐西公路的想法。当时从四川去云南须绕道贵州，行程遥远，极不方便。若能打通乐山到西昌的道路，则大大缩短行程，方便快捷。但因地质情况复杂，施工难度太大而搁浅。直到1938年抗战形势日趋严重，主要交通干线受阻，修筑乐西路不得不重新提上议程。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提出若日军继续进攻，陪都重庆保不住，则迁都西昌的计划，并成立了“委员长西昌行辕”。因此，修筑乐西公路迫在眉睫。蒋介石为此下令，若不在1940年底修通乐西公路，将以贻误军机论处！

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的高材生赵祖康临危授命，担任公路总指挥。后来他在回忆中谈到，在他的筑路生涯中，西兰路（西安至兰州），西汉路（西安至汉中），乐西公路堪称人生炼狱，其中尤以乐西公路让他备受煎熬，险些丧命，还惹下牢狱之灾。

乐西公路沿线多为彝汉杂居地，山高水深，荒僻闭塞，人迹罕至，与外界隔绝不通往来，甚至被称为“独立保堡”。清末一个名叫克来尔的英国人进入探险被当地土人所俘，部落首领见他外貌怪异问他从哪里来？克来尔在北京聘了一个翻译，到成都又聘了一个懂川话的人，进入凉山后又再聘一个懂夷话的人。部落首领的发问经过三个翻译后，克来尔答，大不列颠帝国，北京翻译直译，英国。四川翻译心想主人长年不与外界往来，哪知道英国是何物？于是意译，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凉山翻译自己也没弄明白，于是连蒙带猜翻译，从天边来。部落首领一听心里犯嘀咕，忙找巫师前来问询，巫师一番古卜问卦后说这人是来偷我们月亮的贼人。这还了得。月亮是主人心中的神，岂容他人染指！，首领顿时变脸发怒，克来尔最终成了土人的刀下鬼。此事险些酿成中英外交纠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后让不少人望而却步，退辟三舍。

由于战事紧急，乐西公路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匆开工。公路副总工程师张佐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奉命于抢修之际，受任于西康之间，深入不毛之地，……政令不及，萑苻遍地，‘司令’称王，杀生颐食，毒贩集队，扬长过市，白天帮会横行，杀人越货、夜间狼嚎墙外，焚尸而食。身处虎狼之乡，幸存于恶霸特务之间，至今思之，不寒而栗……”

西昌当时属军阀刘文辉管辖，刘文辉与蒋介石矛盾重重，故乐西公路除川、康两省政府，行政专署，成都、西昌两个行辕插手外，还设了川省民工管理处、

康境民工管理处、夷民筑路司令部、南段督修司令部，北段督修司令部、西昌行辕政治部边民筑路队政治指导员办公室等十八个冗繁的管理机构。正所谓虱多不痒、账多不愁，冗官冗员，重重叠叠，相互推诿、办事拖拉、不但有那些损公肥私、中饱私囊之徒从中蚕食鲸吞，贪污克扣，使筑路工程雪上加霜。还有中央军与地方部队争斗，特务渗透，恶霸逞凶，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弄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最凄惨、最可怜的是那些被征集的民工，被抓去充军的壮丁，整日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疾病相侵，瘴岚为灾，弄得人横鬼样。还有不少或染病而亡，或失身悬崖，或死于炮火，仅打通蓑衣岭一处就死伤三千多人。

永诵老和尚被抓走三年半后终于逃回了峨眉山。 he 说是普贤菩萨保佑他死里逃生，他当时心里有一个顽强的念头，无论如何一定要返回峨眉山。一定要回到普贤菩萨的身边，若不是信仰的力量支撑，若不是他有坚强的毅力，也许早客死异乡，暴尸荒野。

有一个与他经历相似的乐山籍壮丁就没有他幸运，逃到半路被土人抓去当了奴隶。他不堪忍受几次逃跑都被抓回毒打，最后奴隶主把他的锁骨也打上铁链栓在木桩上干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口普查时，他才战战兢兢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堪回首的往事。他的神情举止已与当地人不相上下，和一个山里女人生了一堆孩子。所不同的是他的锁骨上至今还留着一个手腕大小的铁环，长在肉中无法分离。他思念家乡，却又无颜返回，好容易鼓起勇气央人写信回乡问候，才知父母哥哥姐姐都已不在人世。他伤心地大哭一场，然后做了几个木牌，上面刻上亲人的名字扔到河里为他们招魂祈祷，从此不再想走出大山……

乐西公路上的辛酸何止这些！当年筑路死去的民工大多无法葬回故乡，沟死沟埋，路死路埋，早化着山间的泥土茅草，石块树木，与东西公路融为一体，没留下一个可供人凭吊缅怀的陵园和墓碑，唯有山风为他们哀泣。

1941年1月乐西公路历时三年多后终于通车，赵祖康在海拔2800米的蓑衣岭岩石上题写了“蓝缕开疆”四个大字，以纪念十四万开路民工，他们是蓝缕，他们是功臣，他们以血肉之躯筑将蚕丛鸟道变成康庄之途，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

资料来源于《远去的辙痕》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



岩窝沟石刻

悲壮岩窝沟

李锡东

岩窝沟位于皇木镇与永利乡之间，是原四川省与西康省的界沟。明代（清嘉道）因从嘉州（今乐山）运输盐巴，所以也称盐道。这里也是抗战乐西公路咽喉之处。

岩窝沟以其险而闻名，皇木镇与永利乡，隔沟相望，直线距离不足 2000 米，由于沟深千仞，背夫挑客，需沿羊肠小道小心翼翼下到沟底，再抓着藤条爬上坡即要大半天时间。传说皇木起身，即向对岸大声吆喝：“店老板，今天客来，要到你家吃豆花。”“要得，就是要现泡豆子”。豆子泡涨，用腰磨推细豆子，烧开豆菜子，再（滤）豆渣点好豆花，太阳离山坡只有一竹杆了，背夫才到达客栈。1939 年，国民政府决定修建乐西公路，过蓑衣岭来到冷竹坪，即被深沟挡



着去路，架桥投资巨大，技术条件不具备。只好选择沿沟绕行，劈山开道，沟心架桥，绕行七公里，才到达彼岸。1941 年元月，乐西公路全线通车，从乐山到西昌，全长 525 公里，花了 36 小时 40 分钟，平均速度 14 公里。上世纪八十年代下乡皇木，笔者与同伴坐在皇木万盛村岩头上，目睹了一辆乐山大汽车，盯着汽车从离开我们开始计时，转到永利乡转变处，整整用了 40 分钟。

岩窝沟还是以奇而青睐游人。岩窝沟滴水岩石笋高二、三十米，耸立于峭壁之上，直指南天。长 23 米的半山洞，走在其中冷风飕飕，岩上的钢钎印痕历

历历在目，仿佛诉说着当年修路的艰辛。滴水岩上的摩崖石刻，更是峥嵘岁月的真实写照。

来到沟心里，矗立着一块“忠魂精骨，永昭日月”石碑，向人们讲述起悲壮岩窝沟的往事。

民国28年（1939年）4月，皇木场突然来了一批人，拿着标杆、仪器，找到皇木场的乡长讲：“政府决定修建乐山至西昌公路，要求当地政府派人协助测路”。

村民杨冬秀在獭子沟，钉木桩时，脚下一滑，跌下岩窝沟摔死。测量工程队出钱请人把尸体找到抬回皇木场，对死者进行了安葬。皇木人第一次为修乐西公路作出了牺牲。

乐西公路要开建消息传遍了川康两省，引来不少的青年小伙子加入修路行列。从永利中心场背钢钎、二锤到皇木场口夏映才家（乐西公路皇木工段部），背50斤工具，往返三十公里，可挣几升玉米，养家糊口。

民国28年9月（1939年9月），乐西公路土方工程建设正式开工，雅安专区按照西康省政府命令，征派全专区劳动力，实行划段负责，限期完成。县政府要求各保出粮、出钱、出力。皇木盛产玉米，规定一人一斗，交到保长处，强劳力，自带工具，口粮上工地，完不成任务不准回家。西康省雅安专区负责到修到岩窝沟心，那边由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区负责。皇木保，动员全部劳动力，奋战三个月，完成了所辖的土方工程。不久，皇木场又来了石工队，负责打通岩窝沟。石工队来自全国各地，外面的大城市天天被日军轰炸，民不聊生，为了求一条生路，许多外地人象现在到沿海打工一样，邀约上二十至三十人，就可当上小包工头，来到“好挣钱”的乐西公路段部报到，领到工具、口粮，再上工地上。可是，现实是残酷无情的，恶劣的气候，艰苦的施工环境，又使许多人望而却步，试图逃跑，却早被监工盯死，棍棒交加逼上工地，民工们身系大绳从大岩上吊下，悬在半空下甩锤、掌钎，生死由命，欲哭无泪。有些民工，乘黑夜出逃，如果被逮着，便是一顿毒打；没被逮着的，人生地不熟，不是冻死，也是



饿死，或是喂了野兽。皇木场一位姓孔的人户，住有民工，民工跑了他没报告，被段里的爪牙打了一顿。2009年一位乐山记者重走乐西公路来到皇木镇，谈到自己的父亲，被强征到岩窝沟修路，目睹了同伴命归黄泉的悲惨遭遇后，毅然出逃，沿着岩窝沟下到大渡河边，翻山越岭，九死一生才逃回五通桥老家。为了躲避官丁的搜捕，只好隐姓埋名，到外地谋生，直到乐西公路修通了，才回到家里。

岩窝沟石笋处是全路最危险的地段，悬崖峭壁，无法立足，工头把民工装入竹篮，用大绳从上面吊下，飘荡在半空使劲甩锤一锤一锤地开凿。风吹、雨淋、日晒，绳索与锋利的岩石接触，使绳索逐渐的磨毛，磨细，绳索磨断，连人带篮坠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从各地的强征的民工相互并不认识，没有身份证明，死后无人料理，家属更是得不到任何抚恤金。一批人战斗减员、再找第二批补上。开初，工程进展还算顺利，一天工作10小时。到了后来，工时逼近，为了赶工，不得不采取白攻夜战，准备了大量的竹子浇上洋油（煤油）做成火把，三班倒连续作战。很多时候，一排黑炸药刚刚放完炮，工头就强令民工上去排危。有一次16名石工手拿长竹杆在石笋处剥危石，突然上面垮一大方，当场淹埋了9名工人，另外7名工人躲闪及时，幸免于难。可是个个目瞪口呆，面无人色，还不敢痛哭。工头不顾民工死活，命令第二组立即上去，将人和石头一起投下悬崖，继续施工。要说岩窝沟修路死去多少民工，可能谁也没有准确统计过。

在岩窝沟心皇木方向，有一处盖头岩，这段路无论是从皇木到永利、或是永利到皇木，两头都要上坡再下坡，为什么当时不把坡度削平呢？我们来到永利段上，几位亲历老人讲出了其中的奥秘：“原现在公路是在凸出的岩层上通过，修平向下挖，根部支撑面就不够，上面负重更大，岩石容易垮塌。为了保证安全，70年前修路，还特地在下面安了一根木质支柱。修成凸出坡面，主要出于安全考虑。”公路修建完成，也为安全行车埋下伏笔，上下都是坡，盖头岩路面阳光不易照射倒，每逢冬天，路上极易结冰，车辆通过时，稍不留神，溜滑一下，刹不住，就会翻下深沟，车轮子都捡不起一个好的。如果凿成隧洞，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1941年4月，乐西公路全线通车，徐九林驾驶第一辆大道奇汽车来踩路。岩窝沟有一段路不够宽，为了应付通车，马上命令砍几根木杆铺起，上面再填沙子，让汽车先通过。皇木场的官员，还特意买些鞭炮，赶到西康省边境线上迎接

第一辆汽车。

修建乐西公路，不知来了多少民工，到完成任务，能回到家乡的石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有一些石工，背境离乡，远离亲人，来到川康修路，几年后，家乡亲人没有音讯，无法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便选择留在当地，安家落户，繁衍后代。皇木镇就有一名黄姓的石工，家住重庆，来到皇木修公路。先在马鞍山帮人，后在孔家当长工，看羊子。解放初划阶级成份，孔家怕说黄是长工，有剥削性质，便称黄是哥哥，直到临死也一无所有，分得土地和房屋由孔家占有。另一位石工叫唐映武，为了修公路，也在皇木安家。有了一定的积累，见黄老乡为孔家当长工辛苦一辈子，死得无声无息，便找到孔家论理，孔家只好请先生给黄老乡做道场了事。

2013年7月笔者采风再次来到岩窝沟，欣喜地看到，乐西公路红花至永利正在实施通畅项目，昔日狭路变大道，不久将天堑变坦途。往事如烟，但愿人们路过岩窝沟的人们，能永远牢记段历史。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三日

蓝缕开疆蓑衣岭

李锡东

2015年5月12日早上7时，由台湾TBVs电视台，台湾旺报、台湾导报、台湾中评社，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新社四川分社、中国台湾网、中国华艺音像、四川日报十家媒体20余位记者组成的“海峡两岸记者重走抗战大后方四川”联合采访团浩浩荡荡从县城富林出发，向汉源县东大门蓑衣岭驶去，进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走乐西公路，寻历史见证人”实地采访。

在被誉为乐西公路最险段的岩窝沟，县政协文史委主任郭朝林向海峡两岸记者介绍乐西公路修建情况，看到深不见底的岩窝沟，高耸云端的石笋、七十年前修路留下的支柱，滴水岩的石刻，给记者们强烈的震撼。这时从一辆小车上下来一位老人，立刻把记者们吸引过去，他就是乐西公路修建历史见证人——现年91岁，永利乡竹坪村5组刘成志老人，陪同他来的还有竹坪村支部书记刘成汉，现年62岁。

台湾旺报助理副总编宋秉忠等一批记者，围着刘成志询问着一个一个问题。老人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照像机、摄像机围攻自己的阵势，显得有些紧张，经过刘成汉的翻译，记者们才弄清他的修路经历。

解放前，我父亲刘银武是峨边县寿永乡第九保的一位保长，国民政府要求限期修通乐西公路，组织民工，协调地方关系的任务自然就落下父亲身上，负责从蓑衣岭到岩窝沟四川境内的地方民工组织工作。

现金口河永胜乡和汉源县永利乡解放前叫寿永乡，岭东的永胜乡叫寿屏山，岭西的称莫朵场，1951年9月峨边县人民政府决定，将莫朵场改为永利乡，1956年归划汉源县管辖。

我1925年11月出生，1939年乐西公路筹建时，刚好14岁，人小不能做重活，就去为测量队背木桩，奔走在蓑衣岭至岩窝沟崎岖的山路上。1940年乐西

公路开工后，就去背炸药引线，因为个头矮小，还常蹲在箩筐里，用绳索从岩顶吊至悬崖处放炸药。

修建乐西公路条件艰苦，没有任何开山机械，全靠钢钎、二锤用人力去凿，滴水岩全是悬崖峭壁，没有作业点，就将工人放在箩筐里，从岩顶上放下去，悬在半空中，一人撑钎，一人打锤，绳索靠在锋利的岩石上，一点点的磨损，危险一步步逼近，命悬一绳的工人全然不知，晚上，工人们被拉上来，已是疲惫不堪，谁不顾不上检查安全绳，直到有一天，绳索不堪重负磨断了，工友们连妈都来不及喊一声，就摔下沟去。你们看！你们看！石壁上这些长达几十厘米到一米不等的凹坑，就是钢钎印痕。

为了提高岩窝沟的筑路效率，队伍常常会集中凿好几十个炮眼，用黑炸药连珠炸山，声势惊天。而岩窝沟的两边也密密麻麻站满了工人，挥舞着手中大锤与钢钎敲打崖壁，喊着“吭唷吭唷”粗壮的号子。一轮炮放过后，硝烟还没散去，工头便逼着工人去干活，被震松的岩石，随时都有可能塌落，工头们要的是进度，根本不顾惜工友的生命，早上出工，晚上收工能活着回来算是自己命大，有一次，我目睹了在岩窝沟盖头岩处，有几名工人被垮下的岩石掩埋打死了。修建工友来自四面八方，连姓名都没有登记完善，死了就算了，家属还能享受抚恤金吗？

在岩窝沟旁的“忠魂经骨永昭日月”碑前，刘成志很久没有说一句话。从道路初通、加宽到完工，尽管每天仅换得相当于现在2、3角的报酬，而在修路



的过程当中，常常三天吃不到一顿饭，必须到附近民居家去讨一顿饭。“选择来修筑乐西公路，还是为国家，一点都不辛苦。”

中午1时，记者们来到袁

衣岭垭口，刚下车就被罡风烈烈的吹得人直打哆嗦，让客人体会到登蓑衣岭的滋味，大伙忙着拍照片，《乐西公路》总编辑罗明刚讲述起蓑衣岭的往事。

蓑衣岭是乐西公路最难段，海拔 2800 米，终年云雾缭绕，滴水成雨，马帮驮夫翻越必先带上蓑衣斗笠。蓑衣岭便是由此而得名。

我们写书时在峨眉山采访到一位老人他回忆道：“在那里干活，整天浑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又冷又饿，人瘦得皮包骨头如一具骷髅。好些人生病无法医治，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接一个死去。有的头天晚上还在茅草蓬地上挨着大家睡，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人已经僵硬了，脸色又青又黄，大张着眼睛和嘴巴，吓得人毛骨悚然。

除此之外，他们还时常遭遇地方民团、土匪的武装袭击。一天，他所在的连队在施工中被一股土匪包围，土匪凭借山顶洞穴易守难攻的地势向他们射击，战斗打了整整一天，死伤很惨重，他们连只剩下 20 多人。最后连长打红了眼大声嘶叫道：弟兄们冲啊，洞里全是金银财宝，打死他们大家平分……”

由于此路段赶工期在冬季，气温低至零下十几度，工人们光着脚、吃不饱、住岩窝树棚，曾发生过一夜就冻饿病死 200 多人的惨状。

刘成汉书记补充道，小时候母亲和大哥常讲，蓑衣岭饿死、冻死的工友很多，根本无人料理，只能路死路埋，沟死沟甩，在我家附近的苦刺林道班有一个干毛坑，丢了十几尸体，乌鸦去啄人肉吃，饱餐一顿后，就飞不起来。

修乐西公路由川康两省民工承担，机构雍肿，贪官污吏不少，民工工资常遭克扣，乐西公路施工总队长赵祖康受命无危难之中，攻艰克难，1940 年视察工地时，曾住在我家，他对人热情，及时查处贪官，保证民工草鞋、口粮供应，使蓑衣岭蚕虫小道，变成康庄大道。工程竣工后，书写“蓝缕开疆”纪念碑立于蓑衣岭垭口旁，纪念死难民工。

七十年后，海峡两岸记者追溯历史，来到蓑衣岭，吊唁修建乐西公路抗战牺牲的同胞们，安息吧逝去的先辈！

二〇一五年五月三十日

川康忆昔

江西 王伯骏



《七七事变》爆发，我中断了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学业，回国投入抗战。国内多所医科高校组成十二所重伤医院支援抗战，我担任由河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组成的第十一重伤医院上校外科主任。1940年2月，因与院长郭鑫斋不和，我辞去十一重伤医院外科主任的职务，离开辰溪来到战时陪都重庆并奔赴西康，在大渡河畔的崇山峻岭中度过了为时不长却是终生难以忘怀的一段艰苦岁月。

一、初闻乐西

在辰溪的时候，我因一例伤员的会诊与驻辰溪的加拿大医疗队发生诊断分歧。伤员是从芦沟桥下来的一位连长，右下肢胫骨骨折并红肿溃烂长期不愈。我以探针断定伤肿部位有金属异物，而加拿大医疗队以当时称为现代化的X光机反复透视并摄片，均报未发现异物。正值蒋介石的私人医师、当时的抗战卫生勤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方之来视察，同意我开刀探查，他亲自在场看我作手术。结果取出一个直径约30毫米的炮弹头，顿时哄动整个医院。陈方之当即提出把炮弹头带走。

中午，十一重伤医院院长、陆军医院院长和伤兵处处长招待陈方之吃饭，陈方之提出要我到席，因此又来船接我过去。席间，陈方之问我：“手术室的木制设施是你设计的吗？”我答说“是”。他立即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我答说“河南大学医学院”。他摇头说：“这一套决不是河大医学院的东西。”十一重伤医院院长郭鑫斋说：“他留学日本九州帝大。”陈方之击桌大声说：“对呀！不要怕

嘛。留日就留日，我就是留学日本东京帝大的。”并要我以后有事可以找他。

1940年2月，因与院长郭鑫斋不和，我辞去十一重伤医院外科主任的职务，离开辰溪来到战时陪都重庆，拜会九州帝国大学的同学郭沫若，不巧逢他外出而未遇。第二天他派人送来请柬，约我和夫人上张家花园他家去吃饭。我们按时到来，郭沫若和于立群已在家等候。沫若和我系同学，立群和智芬系同乡，都有说不完的话。郭沫若说桂林有信寄他转我，我诧异，原来是智芬的双目失明的二叔向智芬请求经济支助，我们地址不断变换，他就干脆信寄郭沫若转我们。同桌共餐的还有著名电影编导洪深、作家成仿吾，他们当时正借宿在郭沫若家。席上用的是四川大糍，沫若的豪饮气度惊震四座。

因有辰溪之交，我也专程去拜会了陈方之。当时国内医学界英美派、日德派互不相容，陈方之博士是国内日德派重要的老前辈。他知我需要找工作，立即写信介绍去见其浙江同乡金宝善。

隔数日，我在张家花园的大酒楼回请郭沫若，同时我还请了陈方之、闵刚侯、周树嘉等政界留日前辈和留日同学。郭沫若见请帖名单上有陈方之，笑了，说：“有我来，他不会来的。”果然陈方之没来，郭沫若和其他客人都按时来了。

根据陈方之的介绍，我认识了金宝善。当时国民政府卫生部改为卫生署，部长金宝善改任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为人谦和，毫无官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谈起外科工作需要环境安定，而近来连年动荡，颇感劳累，希望安定中休息一个时期。金宝善说，抗战两年多，海防已全被日军占据，交通部奉命以750万元从乐山至西昌修一条国防公路，将来接通滇缅公路，借用缅甸出海口输入国际物资。现在，卫生署要调很多医务人员组织卫生站，配合乐西公路的修筑。

“去乐西公路怎么样？”金宝善问我，遂写信介绍我去见乐西公路卫生公署专员陈崇寿。

陈崇寿是湖北人，身高体胖，当时已年近五十。早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继又留学英国。其妻与宋美龄同学。乐西公路卫生专员公署设在成都，此时陈专员正驻重庆招集人员。他问我与金宝善是什么关系，我说是陈方之介绍的。他闻言一震，连声：“啊，陈方之！陈方之！”交谈中更客气了，用一口湖北话介绍西康：“那边呀，没有空袭，不躲警报，牛奶当水喝，遍地是黄金……”真话假话一起说，又说又笑，说得很动人心。陈专员还展开地图指点金口

河、皇木厂、富林、拖乌、冕宁五个卫生站的位置，由我挑选。只因他说皇木厂卫生站地址在天主堂，其余各站将由民房改建，这样，我就选了皇木厂。他拍手叫好：“皇木厂好！出皇木，专供皇上。”接着又恳切地对我说：“皇木厂一带山石特多，是全路工程最艰巨处，肯定外科伤员最多。五个站主任只有你是搞外科的，又留学日本，也只有你在这里最合适。”这样，我接受了皇木厂卫生站主任之职。

一经决定，我和太太就随陈专员汽车去成都了。

二、赴任途中

到成都我们住在盐道街一所大旅馆，乐西公路各卫生站人员陆续到达，该旅馆住不下了，后来的人只好住到别的地方去。

在成都确定了各卫生站人员配备。各卫生站主任是：

富林卫生站主任 裘景仲，浙江人；
金口河卫生站主任 戴寿涛，辽宁人；
皇木厂卫生站主任 王伯骏，河南人；
拖乌卫生站主任 李栖英，陕西人；
冕宁卫生站主任 刘桂林，山东人。

乐西公路卫生公署专员陈崇寿，副专员裘景仲。

以上人员中唯我属日德派的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并留学日本，其余各站主任全是英美派的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与陈专员是齐鲁校友。然而，乐西任中我们始终相处很好。

金口河卫生站主任戴寿涛当时没来成都，其余各站主任和我就是在成都那所旅馆里相互认识的。

皇木厂卫生站医生有王业（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祝席元（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季业睿（安徽东南医学院毕业）；卫生稽查姓姚（河北人）；药剂师丁子平（河南人）；护士长姓叶（浙江人，华侨）；护士有曹智芬、宋美兰等八人，总务刘文超；会计是我岳父曹伯衡。另有卫生员十余人。

皇木厂卫生站下设两个分站：

大天池分站主任是祝席元，另有卫生员三人；

菜子地分站主任是夏南平（四川人，护士出身），另有卫生员三人。

我们在成都住了一个多月，各站自行采购物资作赴西康的准备。这时才听说西康是吃包谷（玉米），我们就买了很多油盐酱醋及大米，准备带去。

约四月底，我们乘汽车从成都出发去雅安，途中宿邛崃。一过邛崃，时见路边墙角横七竖八躺着许多死尸。后来遇三个持枪人拦截我们的汽车，押着两个被绑的人强行达乘。可是走不多远又遇人拦截，上来把那两个被绑的人放了，把那三个持枪人绑了起来，命车继续行驶。虽然没伤害其他人，却令人惶惶不安，仿佛此时才悟知“天高皇帝远”是何意，一路上兵非兵、匪非匪，叫人整天弄不清怎么回事。

汽车只能到雅安，再去富林即是大相岭陡峭山路，交通工具只能是滑竿和骡马。我们在雅安住了很多天，忙着找滑竿。有的滑竿只同意走一段，这样就又要打听下一段路能否请到滑竿。滑竿在平路及下坡时抬人，上坡只抬东西，人要下来步行爬山。很多护士来自大城市，抗战才跑出来，这时还穿着高跟鞋，一路上叫苦连天。

抬滑竿的人，大概应称为“滑竿夫”，可是当地习惯上仅称“滑竿”。歇息罢招呼动身走，仅喊道：“滑竿，走啦！”滑竿夫于中途常要吸大烟，见路旁有草棚就要停下来跑去吸一阵。有的滑竿夫看去很瘦，可是一吸大烟就来劲了，抬起滑竿跑得飞快。我们在去富林的一段路上一直没见烟舖，滑竿烟瘾来了坐在地上哭丧着脸说抬不动了，甚至说钱也不要了、命也不要了，跟他说什么也不行。卫生站的人只好都下来步行，滑竿夫抬着空滑竿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到了富林有人说没抬人不能给钱，这时滑竿夫又哭丧着脸说不给钱就要命了。一得到钱，他们立即就跑去吸大烟，出来又精神百倍地在街上跑起来。

我们到富林时，专员陈崇寿已先到了。富林霸首羊仁安请陈专员及各卫生站主任吃饭，作陪的有彝族人士岭光电等人。羊仁安身高体胖，穿着长袍，看去有五十几岁。岭光电那时很年轻，穿一身中山装式的制服，不多说话。席间陈崇寿拼命给羊仁安戴高帽子，说“一路平安，全仗羊司令威望”等语，说得羊仁安特别高兴。散席后大家合影，陈崇寿和羊仁安坐中间。羊仁安身后站着一个保镖，一手叉腰，一手握拳悬在头顶上，做出一副戏台上武打的动作。照片出来后，陈专员看了哭笑不得，说：“成什么名堂，真丢人！这照片不要了。”

在富林住了几天，我即率皇木厂卫生站人员登山去皇木厂。山路崎岖，尤其马烈一带地势陡险，有时不得不手脚并用。回身俯看，峰岭沟壑，瞩目惊心，茫

茫无边。千里迢迢而来，更闻“大相岭高又高，还不到小相岭的半山腰。”越前进山越大，似乎再也难以回返了，一些年轻女子不禁失声哭了起来。

三、皇木抚伤

皇木厂是汉源县的一座山镇，据说海拔两千余米。四周峰峦山岭尽在脚下，沉浮于云雾之中。尤其南侧的岩窝沟，深邃莫测，真可谓两岸鸡犬相闻而终生无法往来。

我们一到皇木厂就立即动手把天主堂布置为卫生站，并派出卫生员分成几队往工地巡回，医生护士在卫生站看门诊，同时接收卫生员送来的重伤民工。

乐西公路金口河至富林路段今已废用，皇木厂位居其中。据说至今仍可见旧时公路盘桓于大山深壑之上、宛延于激流天险之间，工程浩大，气薄云天。当时乐西工路的总工程师孙发端住乐山。副总工程师姓张，是孙发端的女婿，长住富林。乐西工路第三工程总段在马托，总段长华敬熙。第三工程总段有一分段设在皇木厂，分段长郑彤文。皇木厂卫生站的任务是配合第三工程总段作医疗，原也称乐西公路第三卫生总站，但以后就直接称皇木厂卫生站，而不再用第三卫生总站的名称了。

蓑衣岭为全路最高点，海拔 2800 米。蓑衣岭至岩窝沟是全路工程最艰巨的一段。尤其岩窝沟，巨岩壁立，路线曲折，施工人员伤亡惨重。乐西公路五个卫生站中数皇木厂卫生站的医疗负担最重。

每遇工程事故致人员伤亡，卫生员即来通知卫生站派人赶赴现场。有时我也亲临现场，常遇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岩窝沟山势陡峭，巨石嶙峋，沟深无底，屡闻民工掉下去不见踪影。有时依众人指点，约莫绝壁半空中老树残枝上挂着人影，可是上下千丈天地遥遥，工地上人群往返徘徊，束手无策，至今空遗浩叹长在记忆之中。

一次，施工队火药库爆炸，施工队经理等管理人员二十余人被炸死炸伤，皇木厂卫生站忙得不可开交。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烧伤病房要求室内高度消毒，便于病人伤口暴露，利于分泌物排泄和治疗。如果在一般外科病房，即使是今天的医疗水平，对大面积烧伤的病人来说仍是危险的。然而那时的皇木厂卫生站完全没有对付烧伤病人的条件，只有用菜油涂敷以保护创面预防感染。当场没死的伤员，绝大部分在治疗中还是死去了。有些乐观的伤员，头一天缠着绷带还能说

调皮话，第二天就因急性尿毒症死在病床上。我至今也忘不了艰苦和简陋的山野环境里那一幅幅令人寒心的烧伤和死亡情景。

为了创造医疗条件，我决定自行设计制作木质手术台。我向民团的任队长要求将一座旧戏台拆除，用戏台厚实的木料做我的手术台。任队长当即满口答应。不料拆除不久，皇木厂的袍哥、舵把子提着手枪，带一帮持枪人群气势汹汹直奔卫生站。医护卫生人员如大祸灭顶，四散逃跑。其实，逃出天主堂并逃不出当地舵把子的势力范围。我是站主任，只有留下来应付局面。自动留下陪着我的只有总务刘文超。舵把子的武装人员跨进大门即四面围上把我围在中间。舵把子很年轻，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他提着手枪，将我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盯着我冷冷地说：“王主任，多少年来，我们的戏台没人敢动，你一来就拆了！”我说事先已得到任队长同意。谁知他们对“任队长”三字不屑一顾。我始知任队长在他们眼中并无权威，只好又把大道理说了一通，说皇木厂过去无医无药，卫生站来了造福民间，并且对比：其他卫生站只为民工服务，对地方老百姓看病一概收费，而我们皇木厂卫生站给老百姓看病如同对待民工一样一概免费，用木材制造手术台同样是为了造福地方。说着说着，舵把子的手枪套在食指上旋转着玩弄起来。舵把子身旁一位老者开腔应话：“是的，是的，是造福地方。这样吧，我们另外送些木料把戏台的木料换回去，可不可以？”原以为大祸临头，没想到竟能如此体面收场，我忙说“可以！可以！”舵把子也把手枪收了起来，又随便谈了些别的才告辞离去。逃跑的医护卫生人员都又回来了，议论起来好象一场虚惊。第二天他们送来一批木料，还不肯让卫生站人员动手搬运。

四、彝汉情谊

彝族是当地的主要少数民族，朴实、强悍、热情，而且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皇木厂的生活让我结识了不少彝族朋友，虽然时过半个多世纪，他们的汉语名字，他们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仍然牢牢留存在我的脑海之中。两位当时很有影响而又互不相统属的彝族首领：陆国俊和李明扬，就是常常进出皇木厂卫生站的我的彝族朋友。

陆国俊，当时年仅二十几岁，体格壮实，性格豪爽，汉话说得相当好。过去曾经就读于南京宪兵学校，日本轰炸南京时中断学业回到家乡松坪。其父陆瑞庭生前是当地总团，相当于汉人的“乡长”。我们到皇木厂时其父已死。以后听说

其父死后陆家开始衰败。但当时我们感觉陆国俊仍然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卫生站有时经费跟不上，我就向他借钱作公用，每求必应。他很愿意和我交往，还特地登门请我和卫生站其它医生上松坪他家吃饭，饭后又派武装人员持枪送我们回皇木厂。在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时代，陆国俊对得罪了他的人也是不放过的。有一个峨眉货栈的经理谈话中得罪了陆国俊，结果就被杀死在卫生站门口。

李明扬是1940年以后十年间与汉族霸首羊仁安抗争的最重要的彝族领袖，他看去比陆国俊还要年轻些，瘦长体型，性格沉静。我们到达皇木厂时正值他刚从雅安回到松坪。他住在松坪的北头，而陆国俊住在松坪的南头。李明扬也很愿意和我们这些外地人来往，曾把我们全站人员都请往他家吃饭。他特地向我介绍彝族人往竹筒内插管轮流吸酒的方式：插上一根管子让一个人吸酒直到吸不到了，换上一根长点的管子另一个人吸，直到吸不到了再换根更长点的管子第三个人吸……介绍完了他又说“那样不干净，还是按你们的习惯喝酒好了。”我夫人和王业的夫人宋美兰等几位护士见院中的樱桃红得可爱，悄悄跑去摘樱桃，李明扬见了忙捧出很多樱桃让吃，弄得这几位护士很不好意思。

我们完全没想到，给我们留下彝汉情谊永恒怀念的这一角庭院，在第二年冬竟被羊仁安发动的“彝汉战争”洗劫一空，李明扬不得不又远走他乡。

五、山野情趣

1940年旧历8月，我们的儿子王康生在皇木厂天主堂出生。因地属西康省，故取名康生。我夫人生孩子不久，一天正躺在床上，忽然被甩向床的一侧，正诧异何故歪斜，又听屋梁“嘎嚓、嘎嚓”作响，隔壁房东喊起来：“唉哟！山神菩萨，好怕人哟！”接着就念经般喃喃自语求某菩萨某菩萨保佑！此时我们才知是地震了。皇木厂地处石棉——元谋地震带边缘，故而时有地震发生。地震固然令人惊骇，但远没有重庆躲警报混乱、恐怖。

西康没有空袭，不躲警报。可是地震之外还有虎狼。天主堂位于皇木厂村镇边缘，夜间常有老虎潜至门前窗外巡视窥探。在我们刚到皇木厂不久，一天深夜我住宅的板壁外有巨大的骚抓声，伴有大动物的喘息声。我夫人大声问隔壁房东：是不是老虎来了？房东隔壁喃喃低声道：“说不得它的名字哟，不要说话。”

我们来到皇木厂之后即把天主堂窗户格子都装上了玻璃。一个月色空明之夜，药剂师丁子平到窗前想看看月色，不料一只已跳入院内的豹子立身伏窗正窥

视室内，与丁子平近在咫尺隔窗对视。丁子平吓得大喊起来，豹子一惊，纵身越墙跑了。

卫生站门前时有人群喧嚣而过，说是老虎偷了牛，成群结队去打老虎。卫生站人员一到天黑就再不敢轻易出门。其实那个时代皇木厂一到天黑也都家家关闭门户冷冷清清，任凭野兽在门前撕打、蹿跳。

卫生站的经费一般是由第三工程段转来，有时也需要我亲自往乐山去领取。从皇木厂到乐山要步行一个星期。为防野兽，我总是随身带根棍棒，棍棒尖端装个大铁钉。有一次半路上遇一只狼，起初我还以为是一只狗，可是它竖着耳朵一直盯着我，我才开始注意它也就原地不动了。就这样在山林里我和它对视相持很久，直到来了一个背柴的当地人，他满不在乎地对我说：“那是狗豹子（当地人称狼为狗豹子），我们有两个人，不怕它了，走吧。”果然，见我们有两个人，那条狼转身走了。往前到了金口河，金口河卫生站主任戴寿涛留我住了一天，第二天晚上他和我一道点着灯笼步行去乐山。可是半路上灯笼被风吹熄了，没有灯笼在悬崖峭壁的山野里什么也看不见，不敢迈步，我们只好就地坐在黑暗里。戴寿涛性格沉静，我却烦躁不安。等了很久，一行举着火把的人群喧嚷着由远而近，一问才知又是老虎偷了牛，他们是去追老虎的。我俩尾随他们才走出那一段漆黑的山野路程。

事过许多年，忆及重庆遭日机空袭轰炸，心情沉重。然而西康的地震、虎狼……似乎是大自然开的玩笑，在记忆里趣味无穷。

六、人员逃离

乐西公路各卫生站的人员都来自外地，无不因为所在地址偏远、生活清苦而日久思归，逐渐离去者不少。其他卫生站许多人员耐不住寂寞，赌博欠账而猝然逃跑之事屡屡发生。未等工程结束，原有人员已是所剩无几。

唯有皇木厂卫生站例外。自开展工作之初我即宣布不许打麻将。因此，除卫生稽查陶啸伯一例属特殊情况外，全体医护卫生人员自始至终无一擅自离去。陶啸伯出逃有其特殊原因。皇木厂卫生站卫生稽查原是一位姓姚的河北人，到任不久即调走，另调来陶啸伯。皇木厂卫生站的对外公务都是经由第三工程总段皇木厂分段的电台发报机联系的。一天，分段长郑彤文送来省主席刘文辉的电令，说我站卫生稽查陶啸伯是共产党，要我押交分段武装看管。公路分段属交通部，卫

生站属卫生部，因此对刘文辉的电令我们都未予理睬。我还向陶啸伯出示刘文辉的电令，让他逃走了。

卫生站人员逃离事件中有一例直接由羊仁安的愚昧所致。富林卫生站一位医生批评说当地淋病、梅毒等性病太多，皆因当地风气不好所致。羊仁安闻讯，认为该医生眼中没有他，妄自批评富林，竟勃然大怒，派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去抓人。吓得那个医生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只穿着睡衣就爬窗越墙跑了。跑很远遇公路段的汽车，就招手钻了上去。司机也多是外地人，外地人同情外地人，就把他带走了。以后他再也不肯回富林。

由于卫生站人员逃亡严重，工作人员越来越缺乏。中央一些部门批评乐西公路卫生专员陈崇寿远坐乐山，未尽责任。陈崇寿只好动身对各卫生站作一次视察。这是乐西公路整个施工过程中陈崇寿对基层卫生工作唯一的一次视察。他视察的第一站是金口河，第二站就来到皇木厂。他见皇木厂卫生站人员齐全，工作井井有条，甚感惊讶。尤其木制的外科手术台别具一格，他赞不绝口。视察毕，我陪他下山去富林。陈专员身高体胖，而皇木厂一段坡陡沟深，移步惊心。陈专员手蔽两眼，不敢下看，行走十分困难。据说，视察中陈专员对其余各站批评甚多。尤其在拖乌，陈专员夜宿卫生站楼下，楼上打翻尿盆，尿渗下来洒陈专员一脸。陈专员起身上楼，发现楼上仍在打麻将，喷云吐雾乌烟瘴气。陈专员大发雷霆，遂宣布各卫生站一律不准打麻将。

七、交任东返

1941年1月底，岩窝沟勉强通车。2月1日，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赵祖康和总工程师孙发端乘车试路，14日到达西昌。7月行政院康昌旅行团也来视察，到达西昌后部分汽车又原路空车回乐山。8月经皇木厂。公路卫生站的使命到此时已基本完成。皇木厂卫生站留下医生王业、总务刘文超办理移交，其余人员分乘两辆康昌旅行团的汽车返乐山。车到冷竹坪，遇一妇女要求搭车，大家不同意，唯我允其上车。一路上她找话说，大家都不理她，只有我回答她的话。到新厂附近某地，欲停车夜宿。车刚一停，围上一大群人争相窥视车上物品，我们不明其意，心里紧张起来。忽然那个搭车妇女大声招呼人群中为首的小伙子：“老幺，老郑在吗？”那“老幺”也大声答：“噢，你也在车上，老郑在这里呢。”接着那妇女又介绍说：“他们是卫生站的，这是王主任。”车上不理她的人群中

有人小声说：“这女人真的是土匪！”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和“老幺”打招呼。“老幺”把我们全部请下去吃饭，并说：“车上的东西没人敢动的。”原来他们是筑路包工队的，他们称为“老郑”的人是这里的包工头，同时又是这里的洪帮头。老郑也出来见了面，叫煮大米饭，并对我们说他们自己平时也只吃包谷（玉米）和洋芋（土豆），现在煮米饭是招待我们这些外地客人的。饭后安排我们在工棚里住下。老郑指着旁边不远的一堆东西说：“睡觉不要靠近那边，那是一堆炸药。”吓得那些年轻护士躲得远远的。一会儿老郑又来说：“夜里听见枪声不要动，不要害怕，没事的。”我们顿时紧张起来，问是怎么回事。老郑轻松地说：“没有什么。老幺白天抢了人家一个女人，放是放了，可是人家不甘心，今天夜里可能会带枪来报复。不过不怕的，我们人多枪多，工地全是我们的人。”老郑是这里工程的包工头，又是他们这支武装的首领。我们一夜都提心吊胆，可是到天明都平安无事。早晨开车前老郑不在，我把伙食费塞在厨师手里。车走不远忽然坏了，正修车时老郑蹬着自行车赶来，硬把伙食费退还我，并说：“我已经把厨师打了一顿。看得起人，交个朋友。再不然我要翻脸了。”说完蹬车走了，头也不回。此事令我心中长久不安的是厨师为我挨打。

距峨眉约五里路遇塌方，公路不通了。我们只好下车步行至峨眉。原金口河卫生站主任戴寿涛此时已调任峨眉卫生站主任，见我很高兴。我夫人在这里患病疾住了一段时间，戴主任提供很多方便。病愈后雇上滑竿，我们才奔向乐山。

八、乐山逢故

办理报销手续需要在乐山住很久，这期间我挂起牌子开业，牌上写“留学日本九州帝大王伯骏医师诊所”。著名妇产科医师林巧稚的诊所在我对面，牌上标的是“留学美国林巧稚医师诊所”。我与她近在对面却始终无来往。见我挂牌“留学日本九州帝大”，倒是有一些原本不相识的留日同学登门进来认校友。其中有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彭迪先，当时他的生活清苦，我常常会留他喝两杯酒，他每路过也很愿意进来坐坐。

一日，有人进门高声直呼“王主任”。我出来一看竟是皇木厂松坪的彝族友人陆国俊，他说看见诊所牌子上我的名字就进来了。重聚于异地，甚巧。他说他已被任命为乐山——富林缉私大队的大队长，就要走马上任了。谈了一阵，走时放下一包烟土，说过两天来取。过两天果然来取了烟土，还要求借200元回松

坪，说是回家即汇还。当时我手边没钱，代他向药房孙经理借了200元。结果一去没消息。我代他偿还借资，又去信问他近况。不料信被退回，附批“此人已死”。

后来才知道，陆国俊于1941年农历8月回家仅四天就被人仇杀了。

原来，早在陆父陆瑞庭生前，陆国俊曾打死同族的常泽华。当时陆父势大，常家没机会报复。陆父死后，陆家逐渐势衰，最后陆国俊也出走乐山等地，陆家彻底衰败。常家是当地彝族另一位重要首领李明扬的亲戚，常家的常学文趁陆国俊外出的时候把陆国俊手下的广文华、刘启华拉往李明扬方面。这次陆国俊回到松坪的第四天，李明扬率广文华、刘启华来到陆家。陆国俊见广、刘二人，当即拔手枪大骂他二人不该趁他外出的时候参与抢劫他家。广文华辩解说未参与此事，拉陆国俊出门看他天发誓。李明扬、刘启华及陆国俊的一名背枪随员也都相随出门。刘启华身材高大，据说会武功。广文华个子矮小，趁跪地面对陆国俊向天发誓时，突然抱住陆国俊的双腿，刘启华趁机出手一拳击中陆国俊的眉间。陆国俊没提防这一击，手枪落地。刘启华迅速拾起手枪连开数枪，陆国俊即死在自己的家门口。他那个背枪随员见状不妙，转身跑了。

广、刘二人是汉人，解放战争后期加入土匪武装。广文华在地方冲突中被杀。刘启华在剿匪中被解放军击毙。

九、忆后随笔

四十八年倏忽而过。那一段川康人物有的一别再无消息。现就我所知，将有关人物的去向、归宿分叙如下：

金宝善：当时的卫生部长，解放后任北京医学院教授，现住北京医科大学内。

陈崇寿：当时乐西公路卫生专员。以后曾任重庆中央医院院长，天津中央医院院长。解放后任唐山卫生局局长，逝于唐山。

戴寿涛：抗战胜利后调承德任热河省卫生处处长，后被副处长割颈动脉杀害，杀害原因至今不明。其夫人时礼兰现居北京。

裘景仲：当时的卫生副专员兼富林卫生站主任。陈崇寿任天津中央医院院长时，裘景仲正闲居天津，以后去向不知。

祝锡元：当时任皇木厂卫生站大天池分站主任，以后任国防部医务所所长。

解放后改为某医务所。三反五反运动中割颈动脉自杀，死后不久即恢复名誉。

王业：当时任皇木厂卫生站医师。解放后任重庆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以后调任重庆第五人民医院院长。

李明扬：当时的彝族领袖。解放后曾任汉源县林业局局长，1958年错以“民族分裂罪”判刑，“文革”后释放并平反，迁居西昌任凉山州政协委员。1976年8月因车祸去世。

羊仁安：解放前一直是富林以至西康省十分有影响的汉人霸首。早年与朱德有过交往。解放战争后期一度附和刘文辉的24军起义，胡宗南部王伯骅的335师进据富林后又投靠335师。富林解放前夕逃西昌，西昌解放前夕又离西昌北逃，于小相岭甘相营被解放军俘虏时出示以前朱德邀请他赴京的信，但已经无法挽救押回富林公审处决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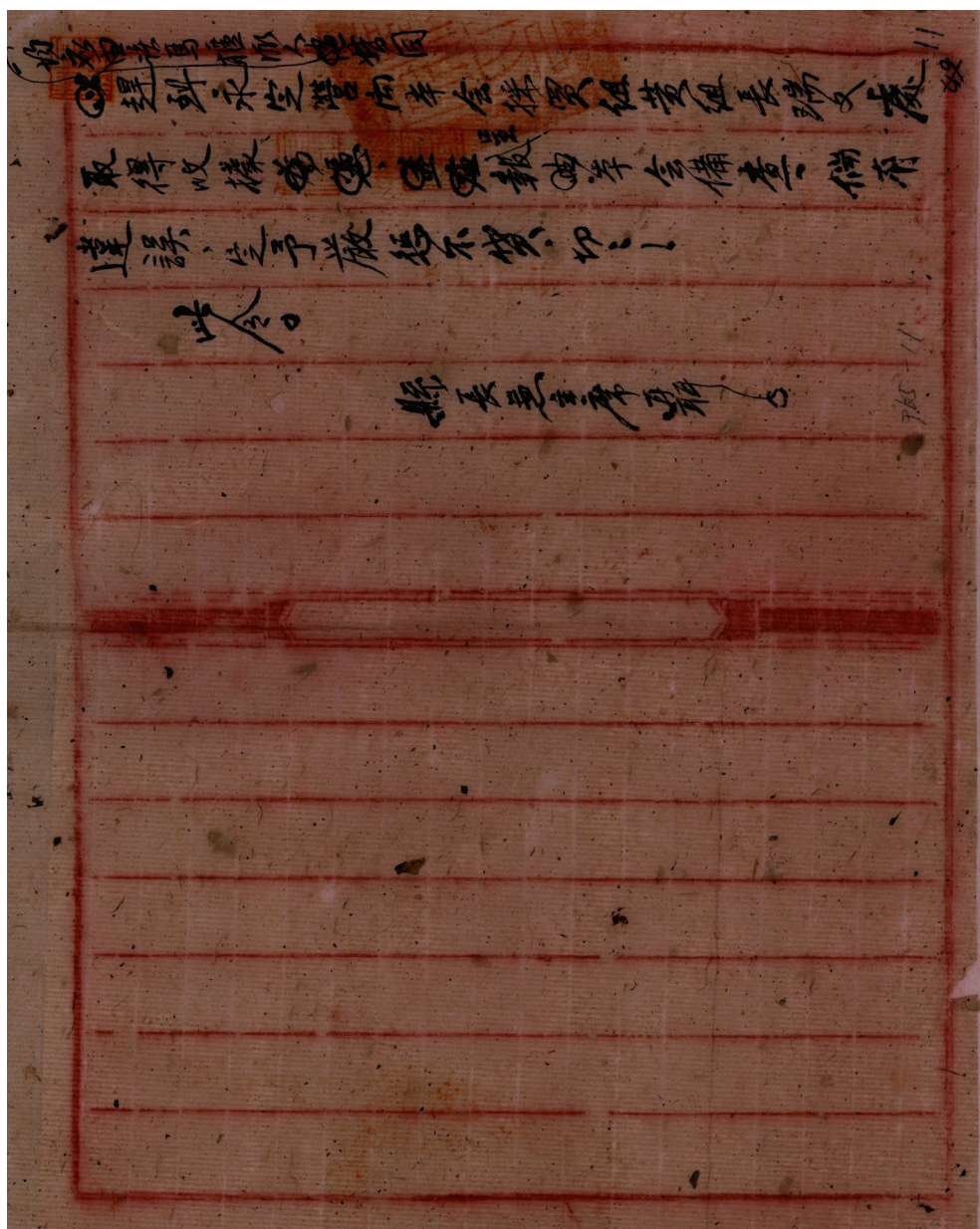
汉源远在大渡河畔，我自中原颠沛西来，有过一年多的情缘，终生难忘。更有缘者，整整十年之后我六弟王伯骅又率部来到汉源，小住二月有余。其回忆写道：“刘文辉治康二十年，盗匪如毛。我治汉源两个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汉源政协来信也曾写道：“王伯骅曾率部跨入我县，小驻二月有余。时间虽称短暂，影响深入人心。”我兄弟俩相继与汉源有着不解之缘。在兄弟俩阔别六十三年后于香港重聚时，仍然深情长谈汉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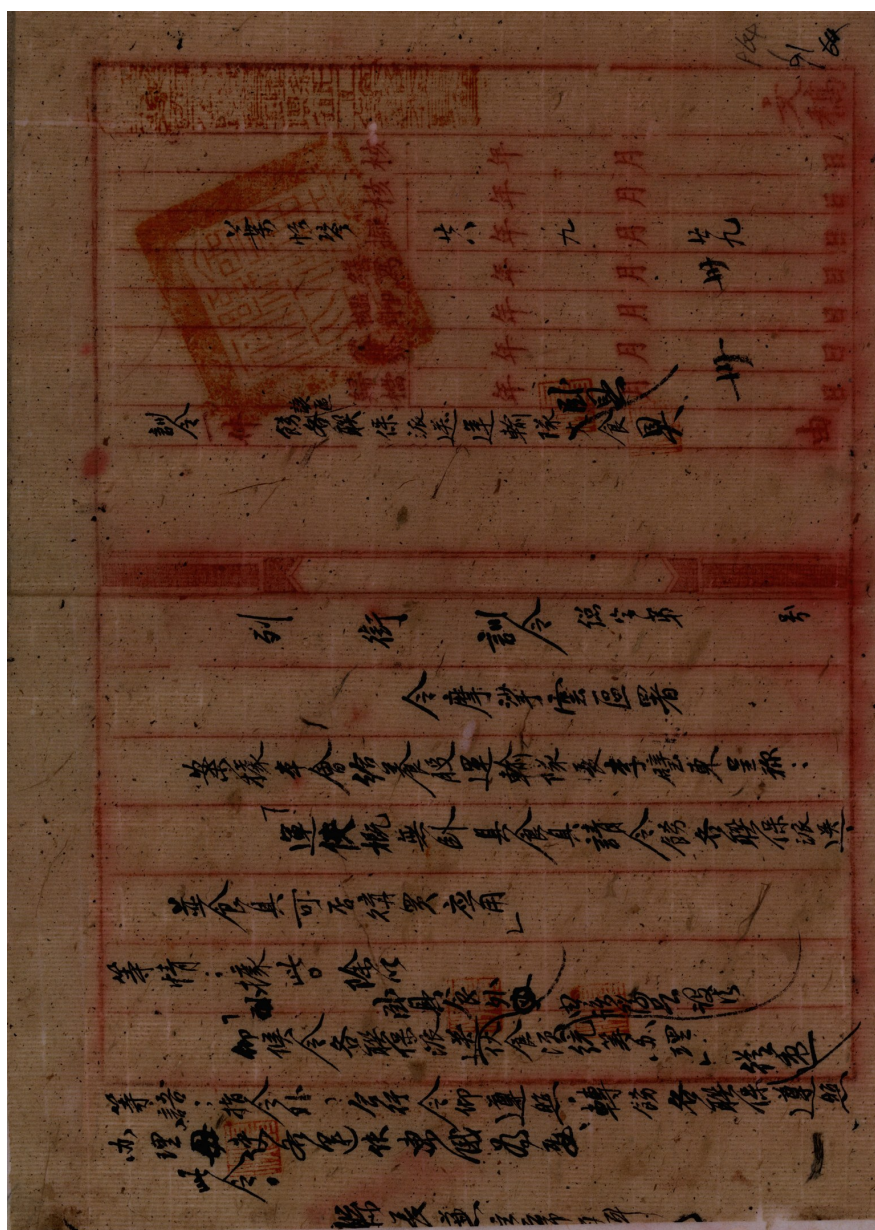
王伯骅（右）和王伯骅（左）两弟兄阔别63年后于1991年重聚于香港。

历史“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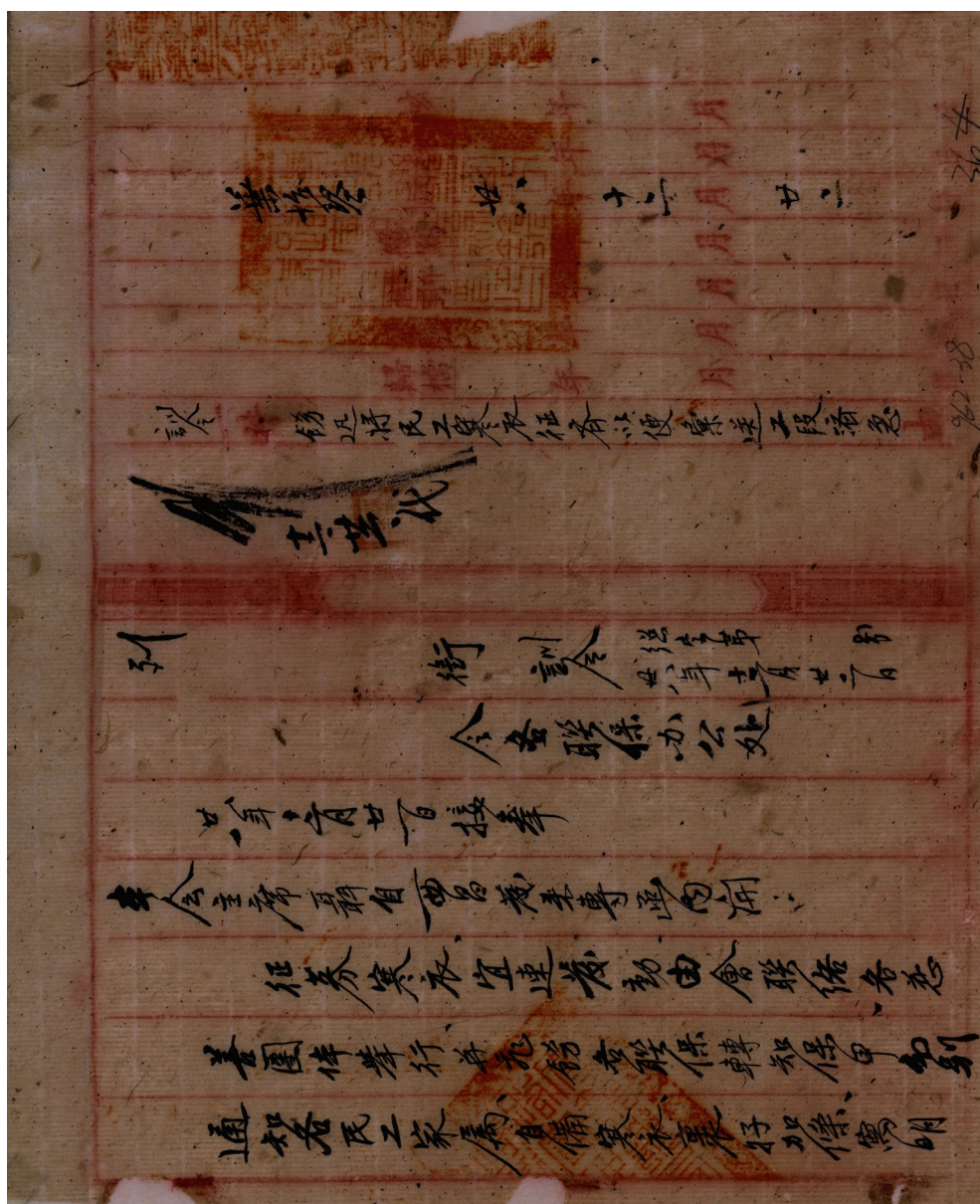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飭摩挲云区各联保派送运输队卧具食具的训令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飭迅将民工寒衣征齐以便汇送工段济急的训令



某聯保某保某甲寄其民之某者聯保收
糾遲速彙送不然病亡日益增加見之痛心
等因；查此案於奉到刪電時，即由奉會飛飭
各該聯保導辦在案。前奉前因，今再令催
仰即遵照辦理。務於一二日內將寒衣彙齊，
送交奉會，以便運到工段救急。勿延為要。

以令

162-39

37

新得家數別開額並陳明

48-177 48

為陳明照種時春請領糧量分別徵集事

茲奉省府縣辦公處通知，據稱本

任張政委員會明令：既食糧，議定會理縣屬各級戶，照股租投多寡，分別估
估產等因。時川有租量一分，坐落邑內八十二保，須租租拾肆石，於民國六年經
過稅則局等，分投肆拾石，撥交省城劉王民堂，有分業開列可憑。至民國二
十三年，

川康軍司令部，調查租名征糧，比舊佃年，仍用舊之名，是時劉王民已會請省
局撥費五石。因撥糧期間，糧房為其王請領年，仍用舊劉王民會領納，均係邑會
同經理，未將冊分往，現值糧不期進，時川省病鄉，已免收收發運行肆拾石
購之費，其劉王民所收肆拾石，自應照舊，伊何等說：已同劉王民之肥常福
時陳兄關本等，但據陳等言，小河一帶佳城糧戶，均未買辦之擔任，該王人
才不承認據。但同食所聞，只得據陳情形，懇求

鈞令飭邑西聯保主任，就近調查八十七保保長，該鄉戶，是否肆拾石。現由
劉王民等呈報，此項整購，應由租股所在，分別領繳，以利推進。此程查西，所
賜於原，據實呈王，不勝屏營待命之至！

謹呈

會理縣王民路委員會主席王君

馬南聯保第七十九保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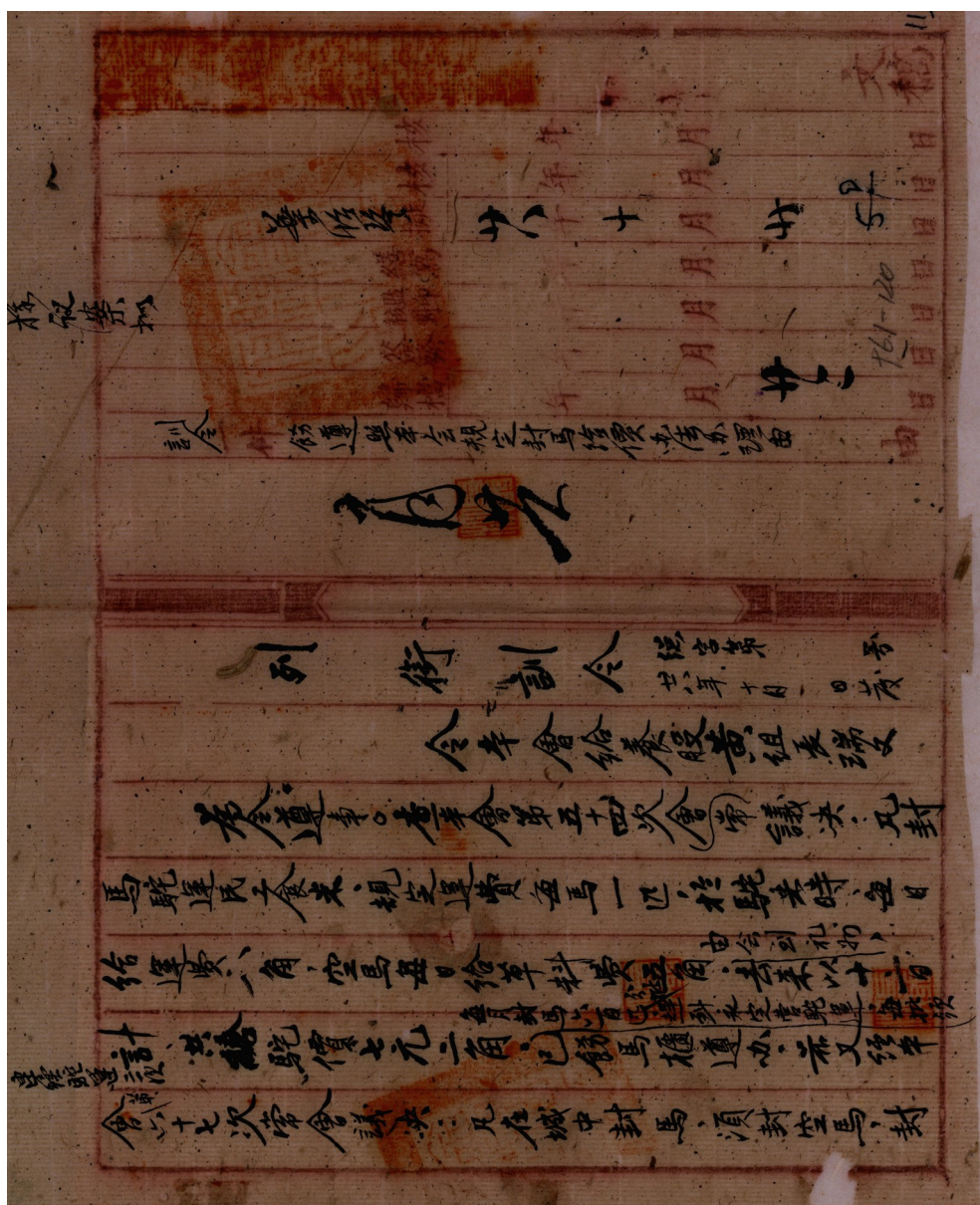
劉時川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

日具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飭遵照本会规定封马给价办法办理的训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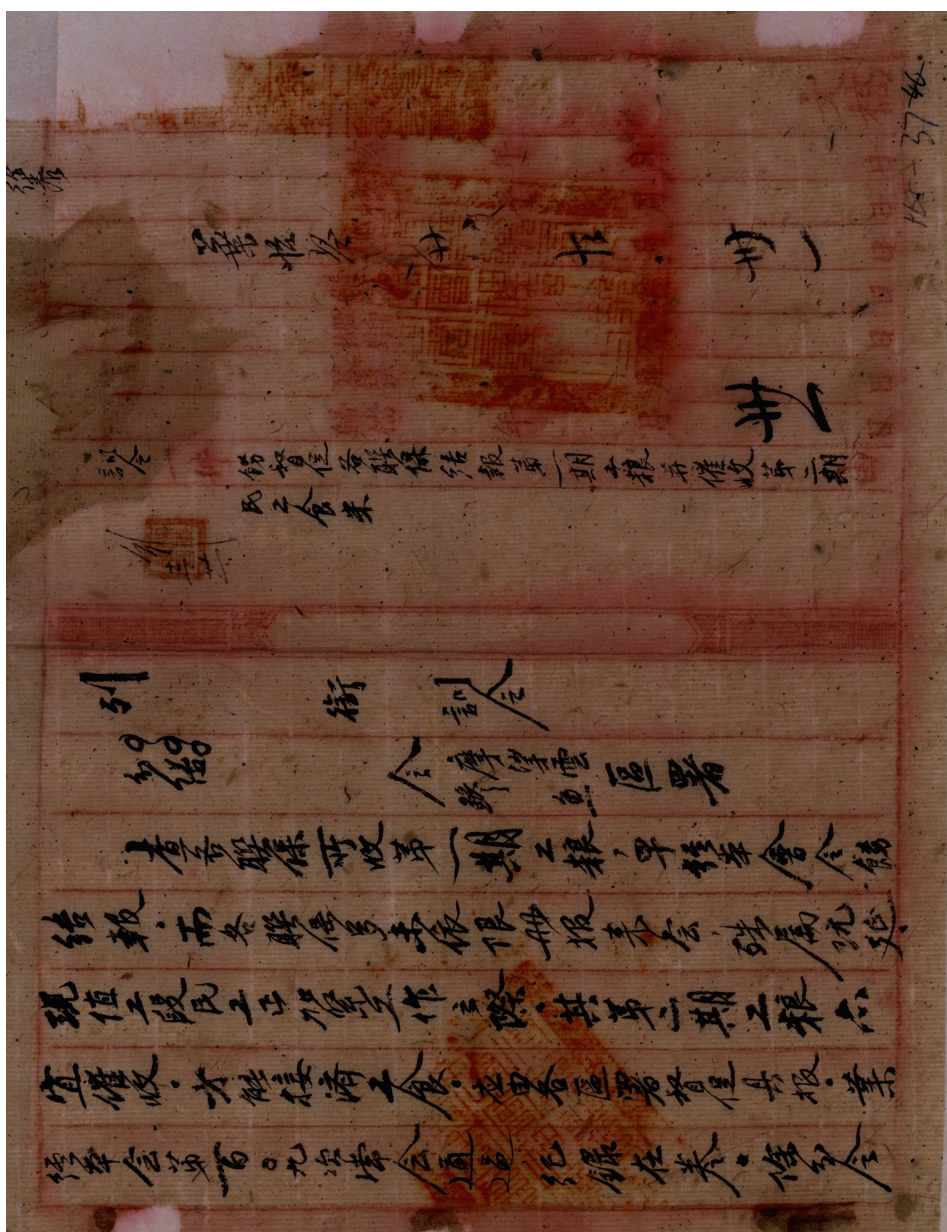
得後，由後臺股派員押送外永^點交給保買組，永
 定營以上由運轅隊中選^{非新員負}自督^是三責將
 既馬押到禮州，再將原馬押轉永定營^{在晚交後監備三時}補清下
 腳，至封馬時仍以各馬戶平均担負為真，他處在
 卷。令行令仰該組長即便遵照辦理。
 此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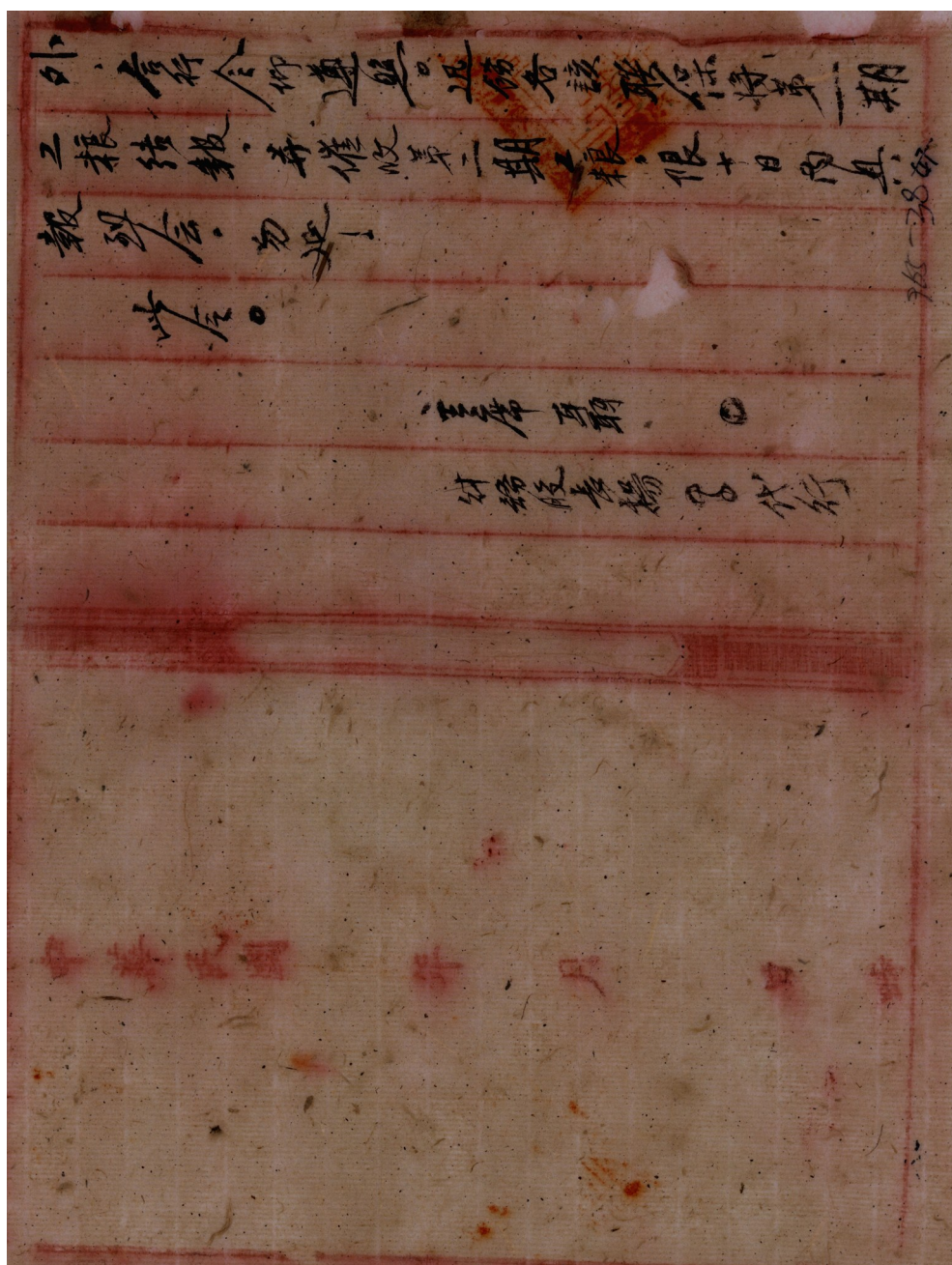
王福臣

461-1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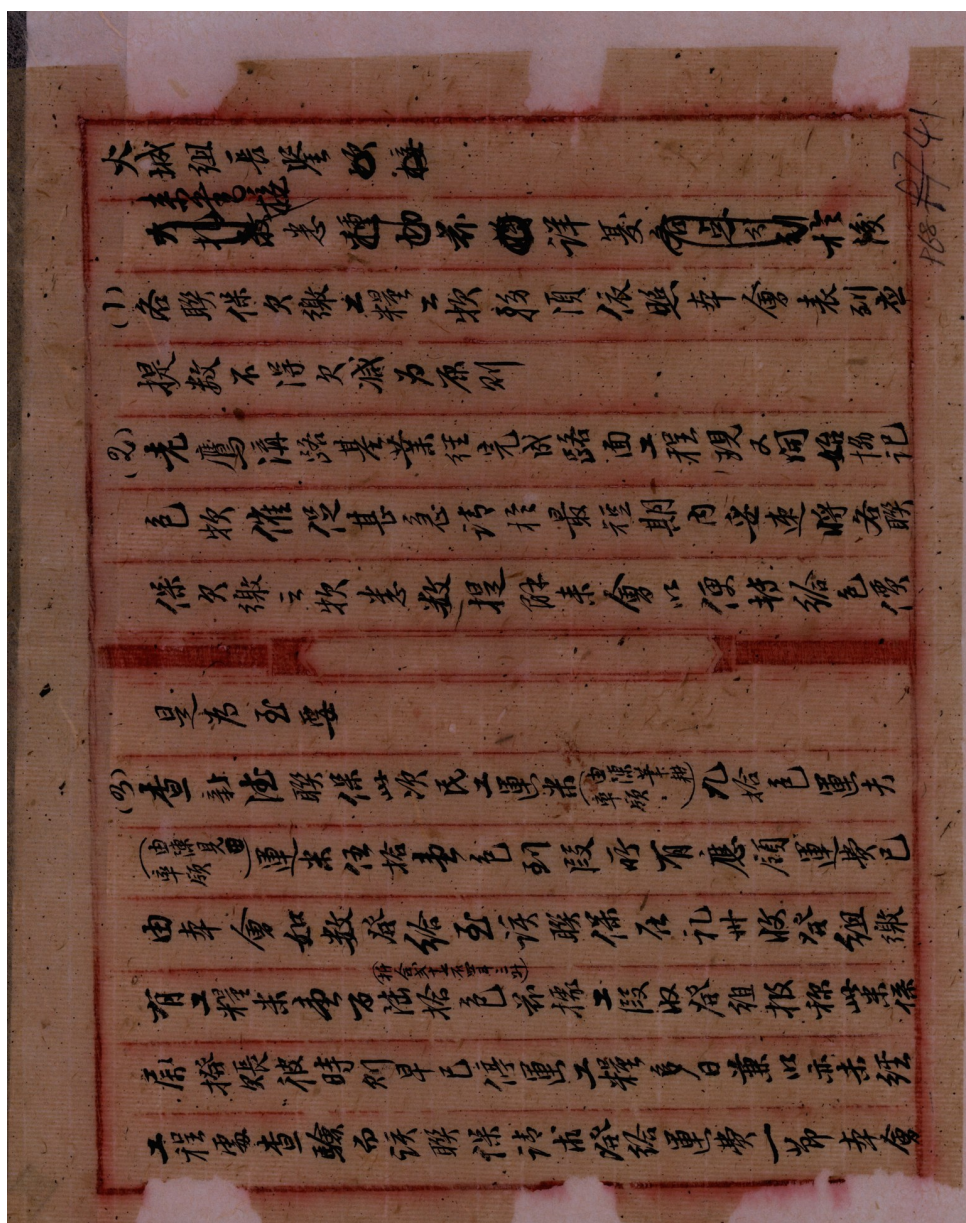
一、將逃工獲，立飭其取其妥保，限期
 到工段上工作。
 六、在逃民之尚未返家，不能清獲時，即飭
 其家屬請妥保，另覓在工限期到
 工段上工作。
 三、上項辦法，如逃工及其家屬不能遵行時
 即由該保甲長處以或多不超過法幣
 三十元之罰金，隨將此項罰金送
 到工段上工作，或須具報奉令備查。
 此處所逃之辦法，業經會議通過，仰各保遵辦外，合行佈告，仰各人民
 一體週知。
 此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日
 縣長 王 啟 印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督促各联保结报第一期工粮并催收
第二期民工食米的训令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各联队工粮工款管理民工死亡抚恤费领取等
事项给火城组长的函



得雅興佳

(16) 陳主任交王股長代買米法幣壹千元請持歸
該主任將繳給養股工糧或拾佔碩收據退還方
准抵銀欠收壹千元數其縣欠繳之收布如數
提會勿使彼等再有藉詞搪塞

(17) 右聯保工糧收據未報銷請持和必須依時存會
規定克日造報來會俾便審核

(18) 新法死亡民工不由該主任總顧代登故屬便宜
但須切實查核該死亡民工家屬確得此費
方為妥善

(19) 該聯保所欠夾為積谷已派員提
查該所據報文追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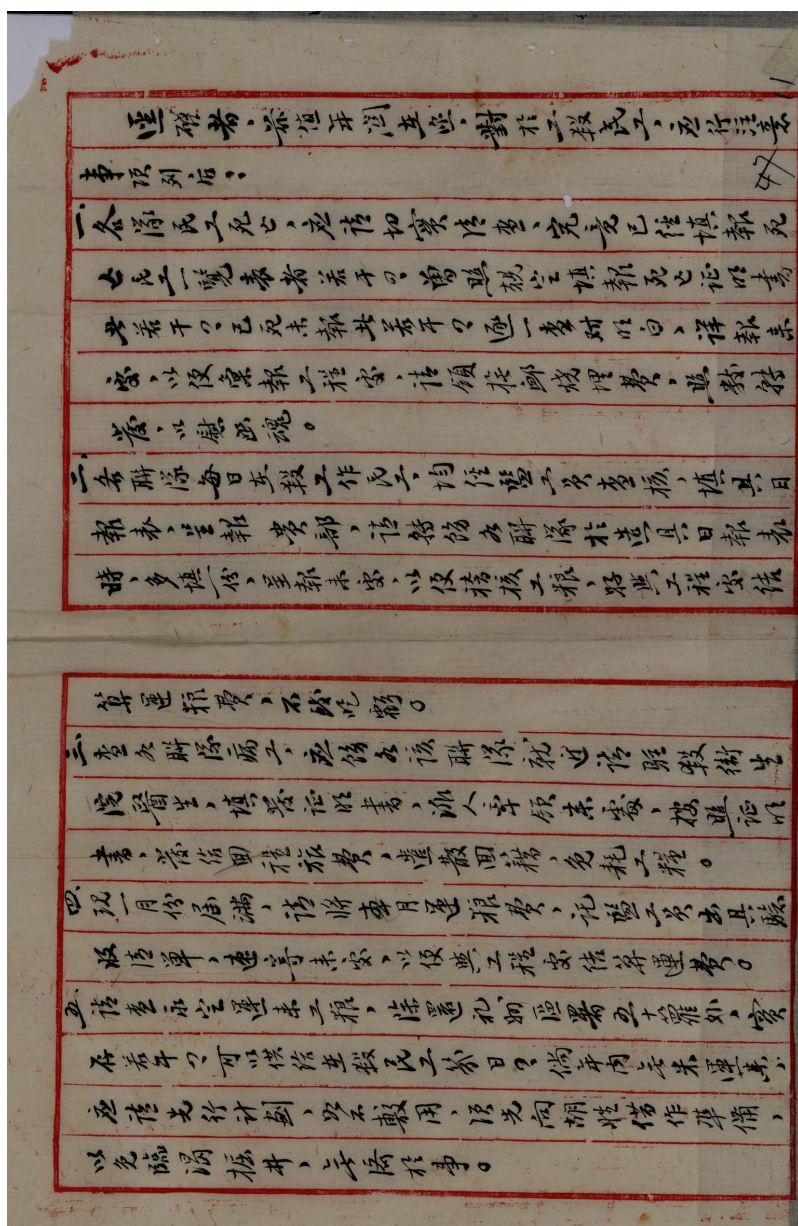
(20) 該所查得石民所促委主任姓日办
安

(21) 有要事須與主任商辦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各区摊买工米的统计表

第一区		
内东共	165	摊买米 165
外北共	115	摊买米 115
鹿武共	125	摊买米 125
第二区		
益果共	115	摊买米 115
雷定共	105	摊买米 105
蓬兴共	115	摊买米 115
昌高共	115	摊买米 115
第三区		
黎阔共	115	摊买米 115
保普共	115	摊买米 115
新德共	115	摊买米 115
通金共	115	摊买米 115
第四区		
九三共	115	摊买米 115
江元共	115	摊买米 115
铁香共	280	摊买米 280
平吉共	115	摊买米 115
总共	1021	摊买米 1021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工段民工管理注意事项的函



衣服等薄，已感痛苦，棉衣不能蔽体，
 情何以堪。奉准前因，查行仰令遵照
 以於該縣保內，將各民之寒衣等足，送交
 奉會，趕造工段濟急。萬勿延忽，是為至
 要！切切。

此令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主席 蔣
 財政部長 楊 行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会理县征工筑路摊买粮食一览表

会理县征工筑路摊买粮食一览表			备注
联保别	应摊买粮数目	备	
内 康	摊买米 貳拾壹石		致
外 北	摊买米 貳拾石		
鹿 武	摊买米 伍拾石		
盖 果	摊买米 伍拾石		
雲 定	摊买米 叁拾石		
鹿 奥	摊买米 貳拾石		
易 高	摊买米 伍拾石		
黎 密	摊买米 貳拾石		
强 普	摊买米 伍拾石		
新 德	摊买米 伍拾石		
通 金	摊买米 伍拾石		
九 三	摊买米 伍拾石		
姜 屯	摊买米 伍拾石		
钱 春	摊买米 伍拾石		
平 吉	摊买米 伍拾石		
合 计	摊买米 貳千貳百石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驻工办事处办事细则

會理縣征工築路委員會駐工辦事處辦事細則		89
第一條	本辦事處係遵照省頒各縣征工築路須知第五項之規定設置之	89
第二條	本辦事處設西昌城內	
第三條	本處自刊本質圖記一顆又曰會理縣征工築路委員會駐工辦事處圖記	
第四條	本處之職責如左	
1.	糧食之收發及保管	
2.	工具之檢查修理及補充	
3.	民工工作地段之分配	90
4.	本會辦公費用之承領及發給	
5.	民工築路工價之承領及發給	
6.	工棚之準備及民工住宿地點之支配	
7.	工程之督導	
8.	醫藥衛生之實施	
9.	娛樂宣傳之實施	
10.	糾紛之處理	
11.	徵工築路有關之其他事項	
第五條	本處設處長一人由本會主席兼任之設副處長二人由本會委員中指定二人兼任之設書記及事務員各一人司書二人由處長雇用之	
第六條	本處得雇用公差若干人	

第七條 本處所需辦公費由本縣築路委員會所領津貼項下撥支

90

第八條 本委員會各股駐段人員及各級民工隊長均受本處之指揮監督

第九條 本處應配置宣傳人員或宣傳隊隨時利用機會向民工宣傳慰勞以引起民工興趣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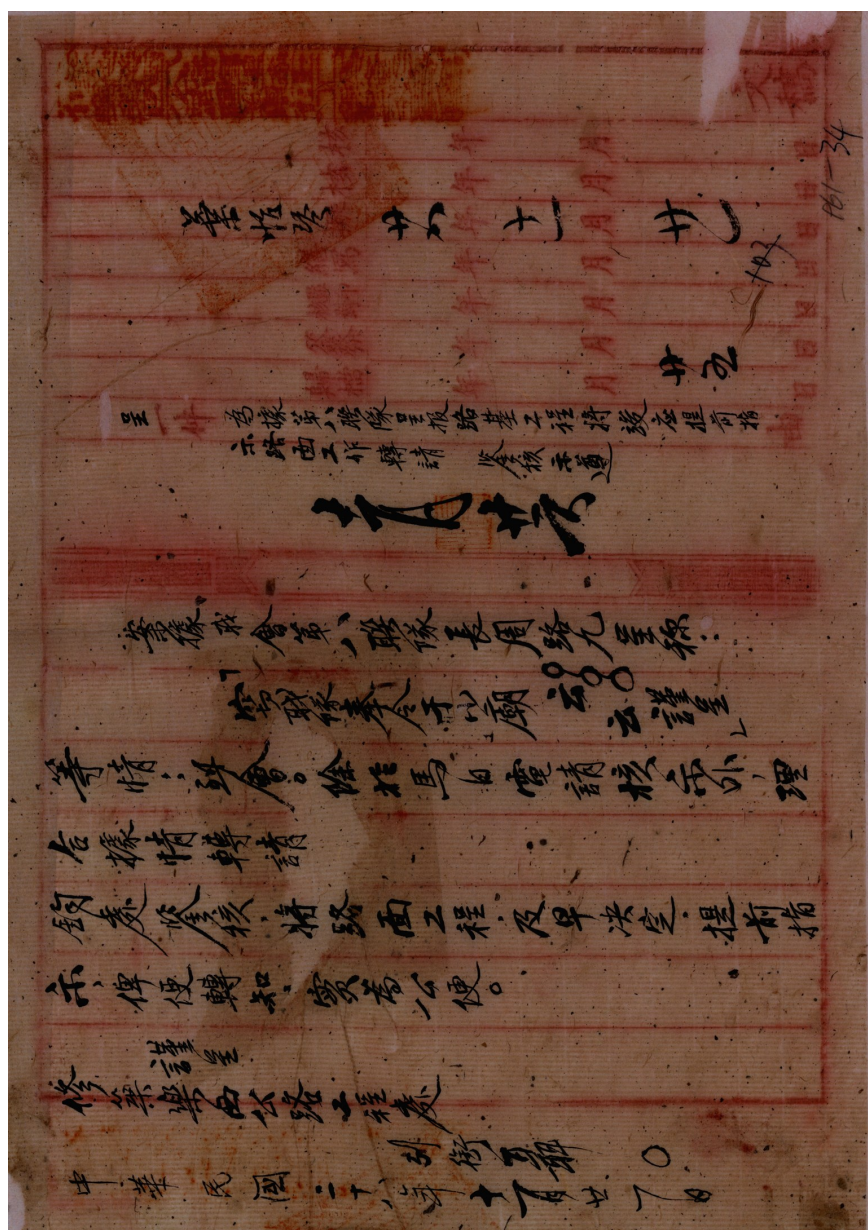
第十條 本細則未規定事宜應參照 委員長行轅訂定徵工築路實施辦法懲獎規則及省頒各縣征工築路須知辦理之

第十一條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之

第十二條 本細則由本縣征工築路委員會審核公佈施行

970-91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据第八联队呈报路基工程将竣应提前
指示路面工作转请鉴核的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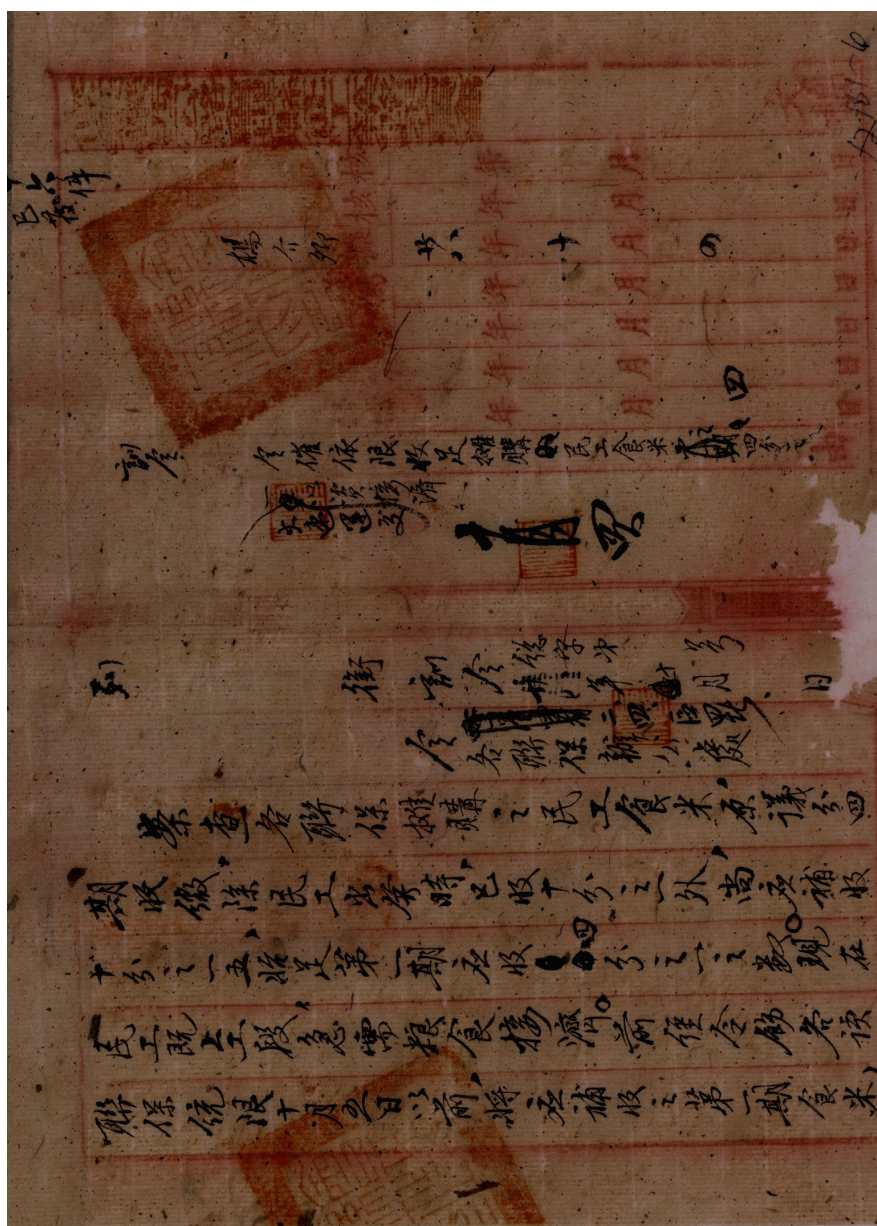
人姓名，即由何人繳交，不得推諉，致干查究。
著據：批示云：「當時本會係念及購保糧食，
異常困難，故對於民請求變更三件，概行駁
斥，俾推行順利，不致發生糾紛，希據該主任等
聲明，該黃姓周產案，確係賣給李歧山，自應
由該李歧山繳納，仰即嚴飭限交，毋敢再違，准予
押府究辦。」

此令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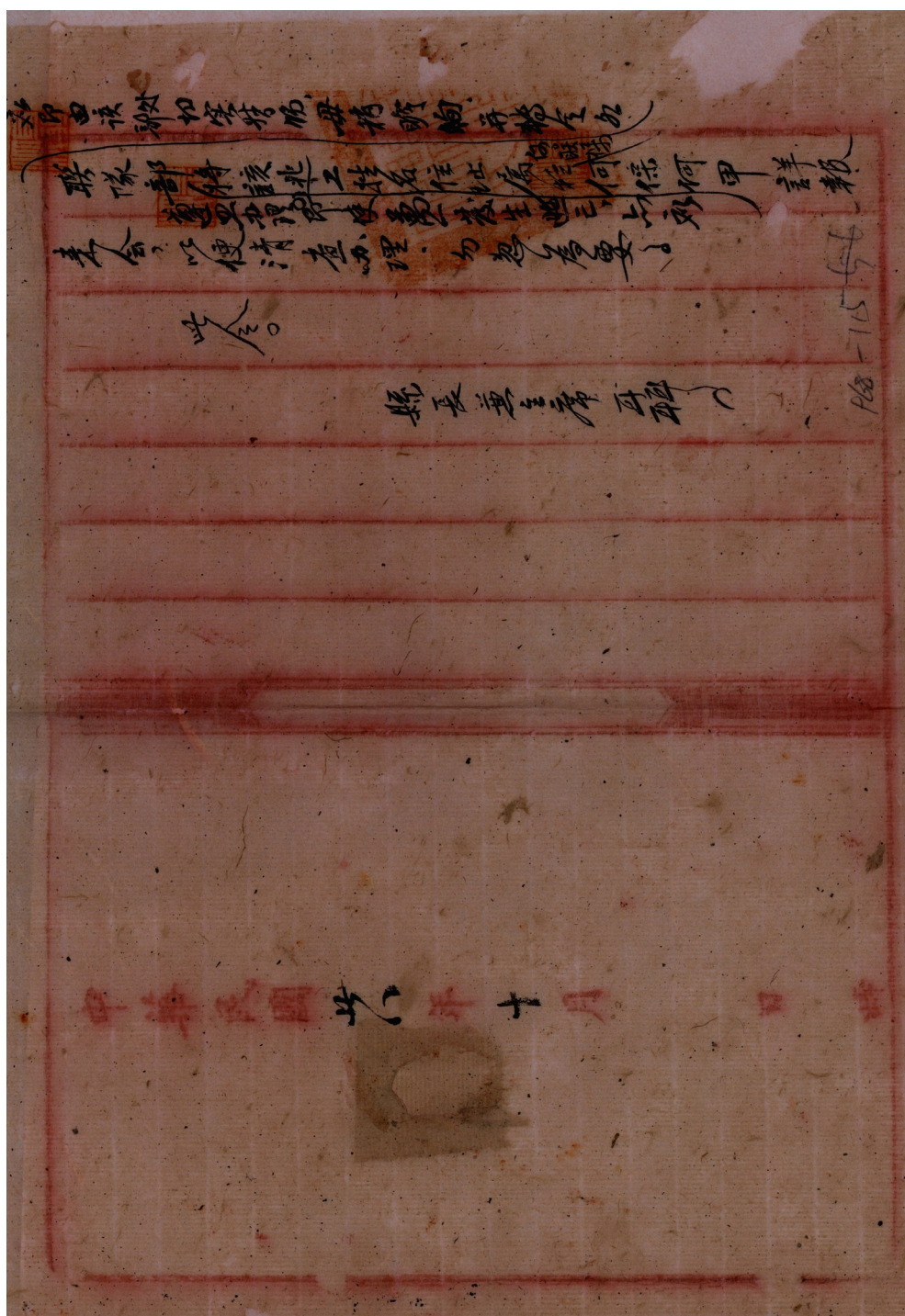
縣長 王 靜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令各区署联保限期收足摊购民工食米之四分之一
火速运交以资接济的训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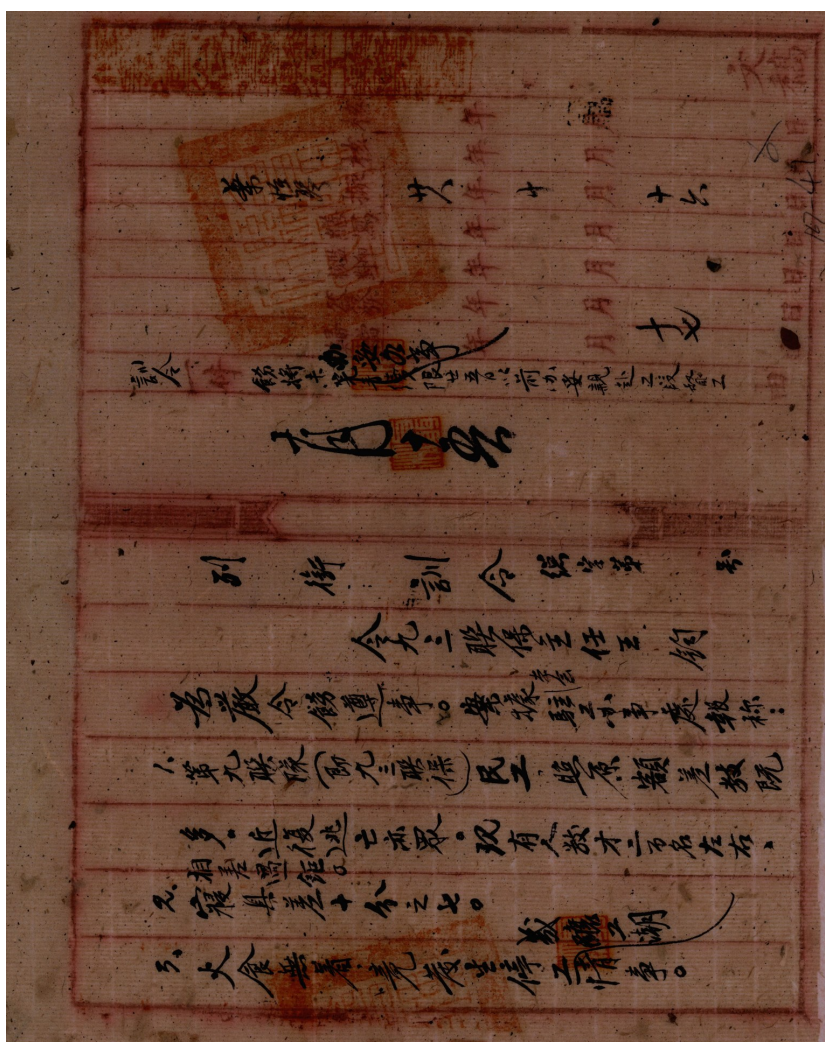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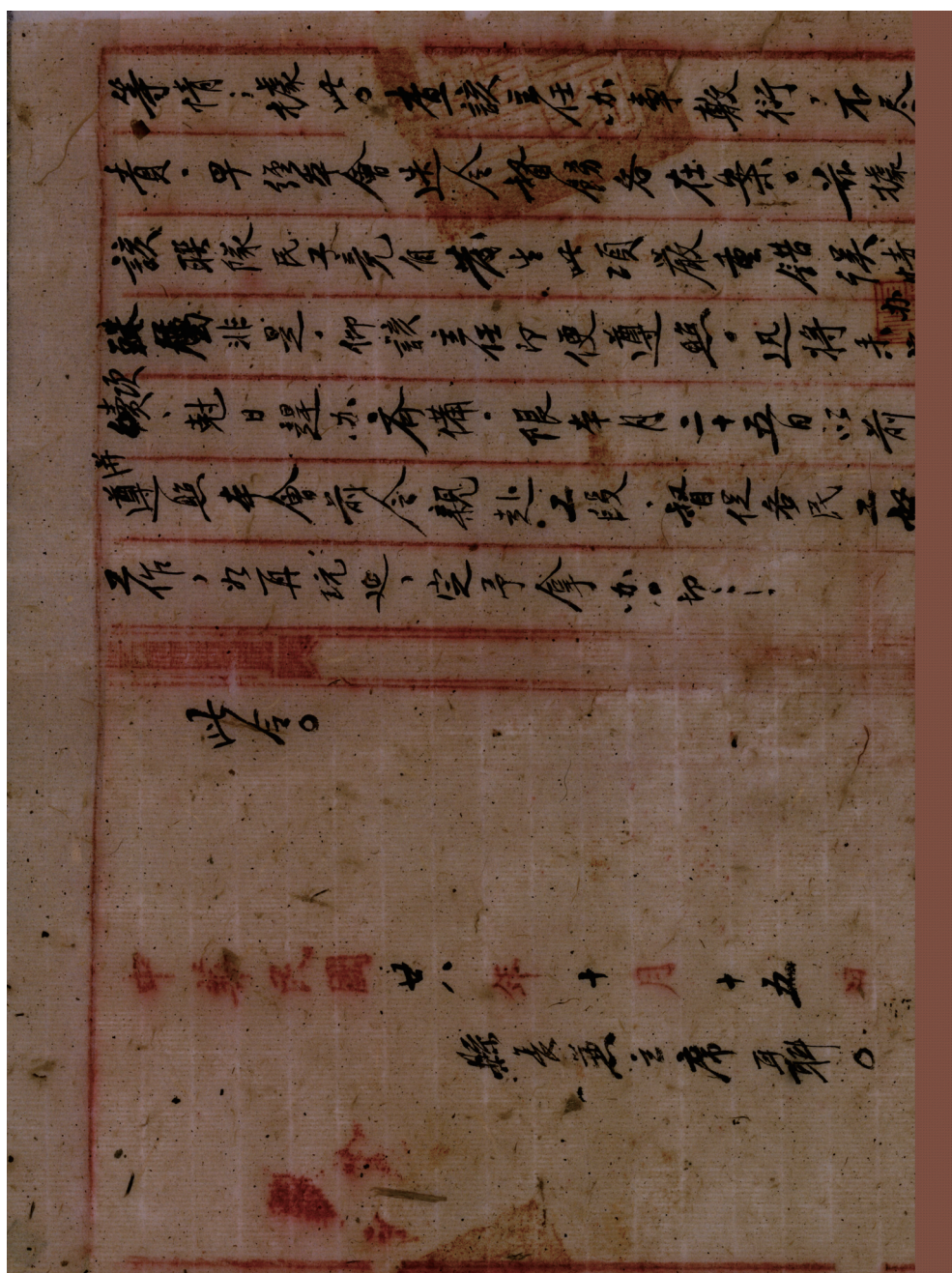
照額收足並遵文。亦定管。其後食糧採買處。便
能運工段接濟。乃限期已屆。查該縣保。仍
收運實屬。忽視。要政。派知前方。數千民工。望
後。方運糧接濟。苟一旦工食告罄。發生意外。恐
該縣保主任。等。難負如斯重責。再令催。即查該
縣保。即便遵照。加緊催收。限交到三日內。運交。採
買處。以便轉運。為要。如再仍前。玩忽。視同具
文。決予依法。提懲。不貸。切切。
此令。

縣長黃主席 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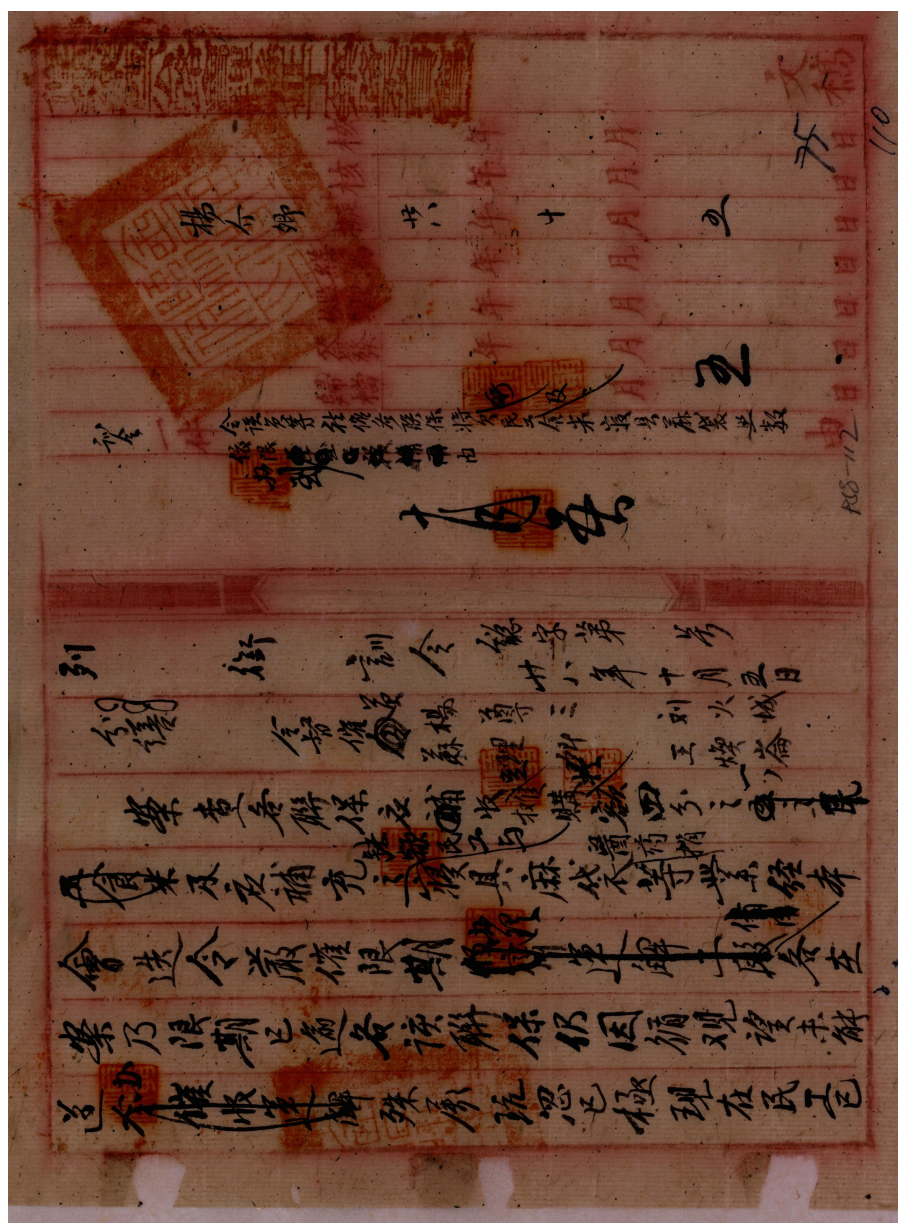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令九三联保主任王均限期办妥差额民工
及寝具并赴工段督工的训令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令杨尊三等人前往催收各联保欠民工食米寝具
麻袋数量并限期办齐的训令



上工段食米寢具俱為急切需要之品
出缺往聽延宕令行令仰該員馳往
各縣保嚴督催務將各該縣保應收之米
糧及交補完寢具麻袋并查照附單
因循敷衍仰即解來會同彙送請
縣府嚴懲切切此諭為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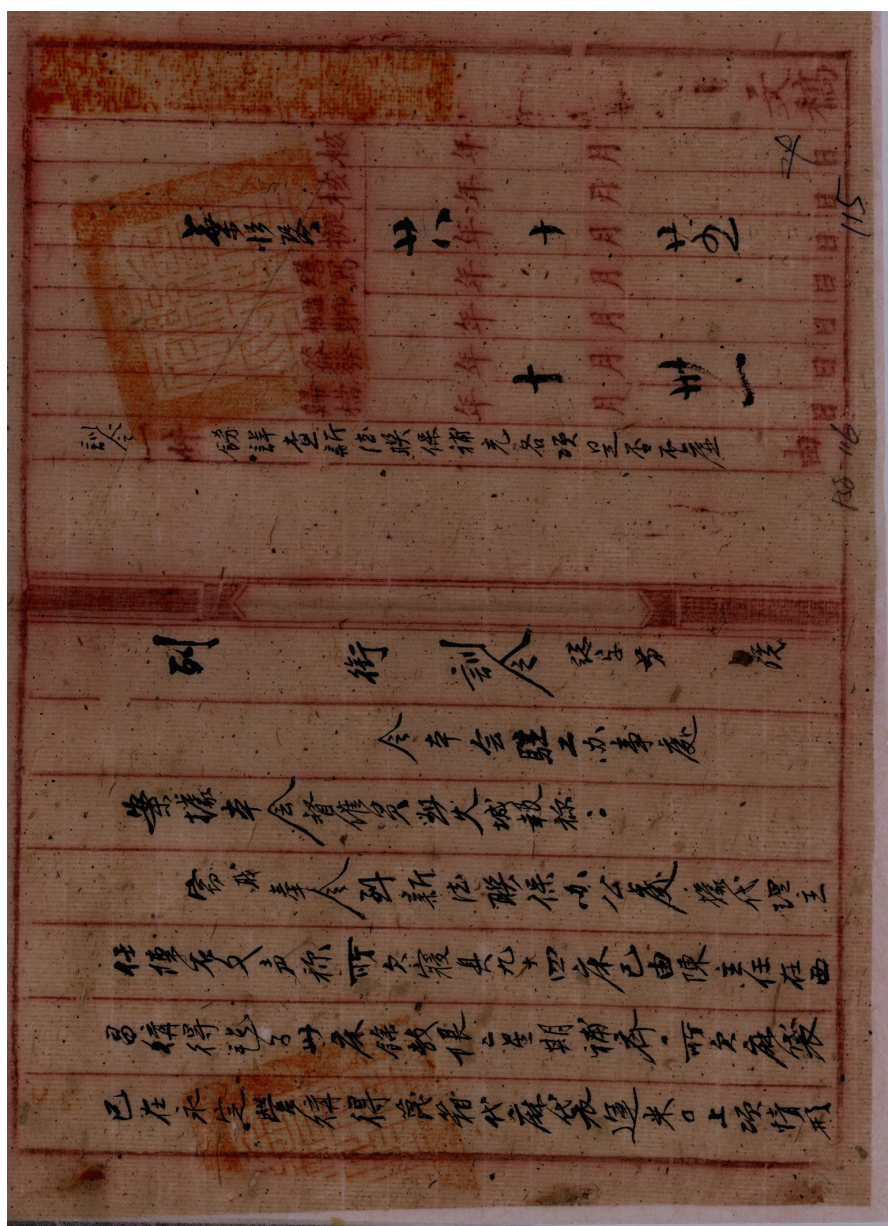
此令
附奉清單一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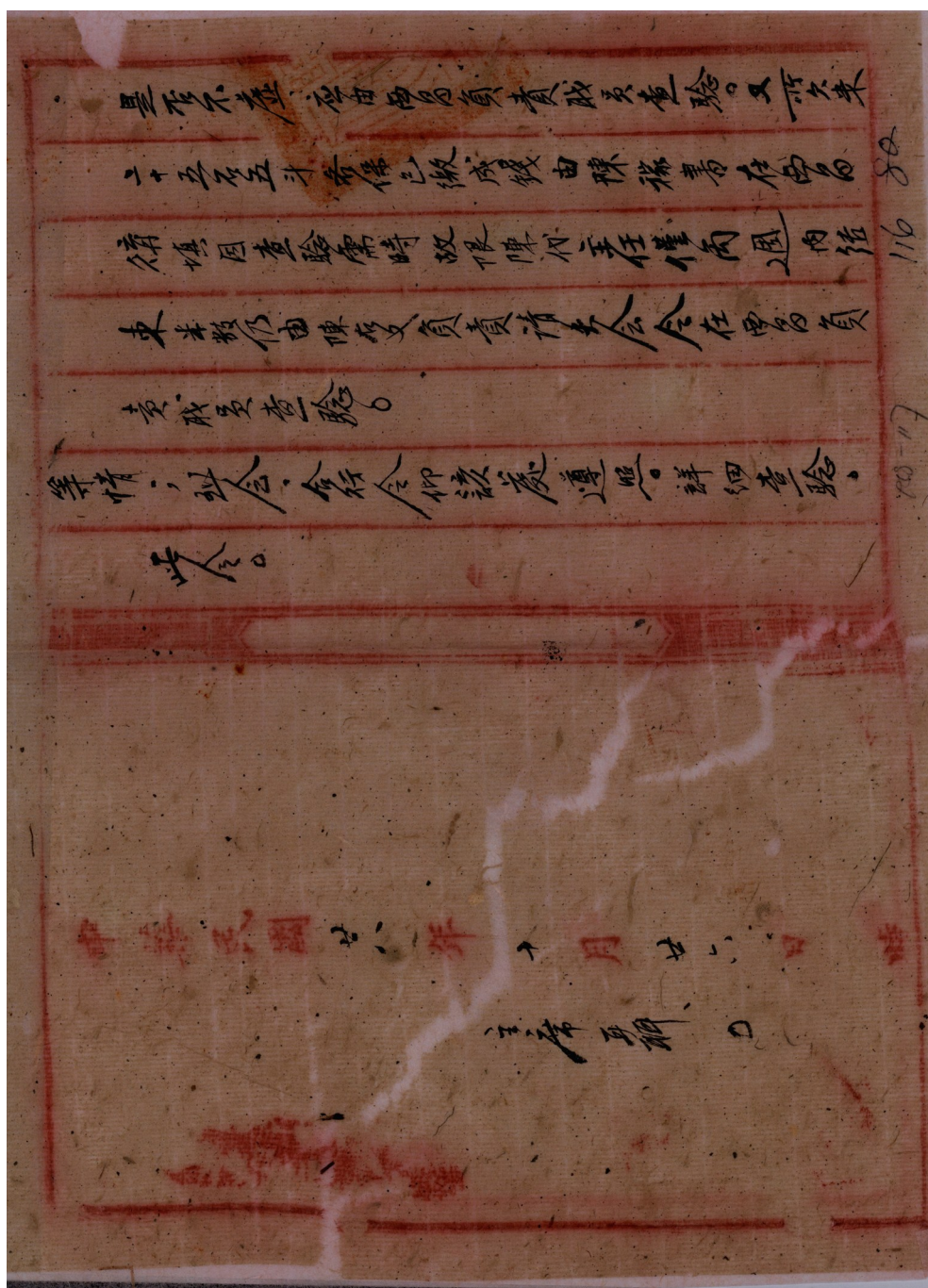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月五日

縣長兼主席 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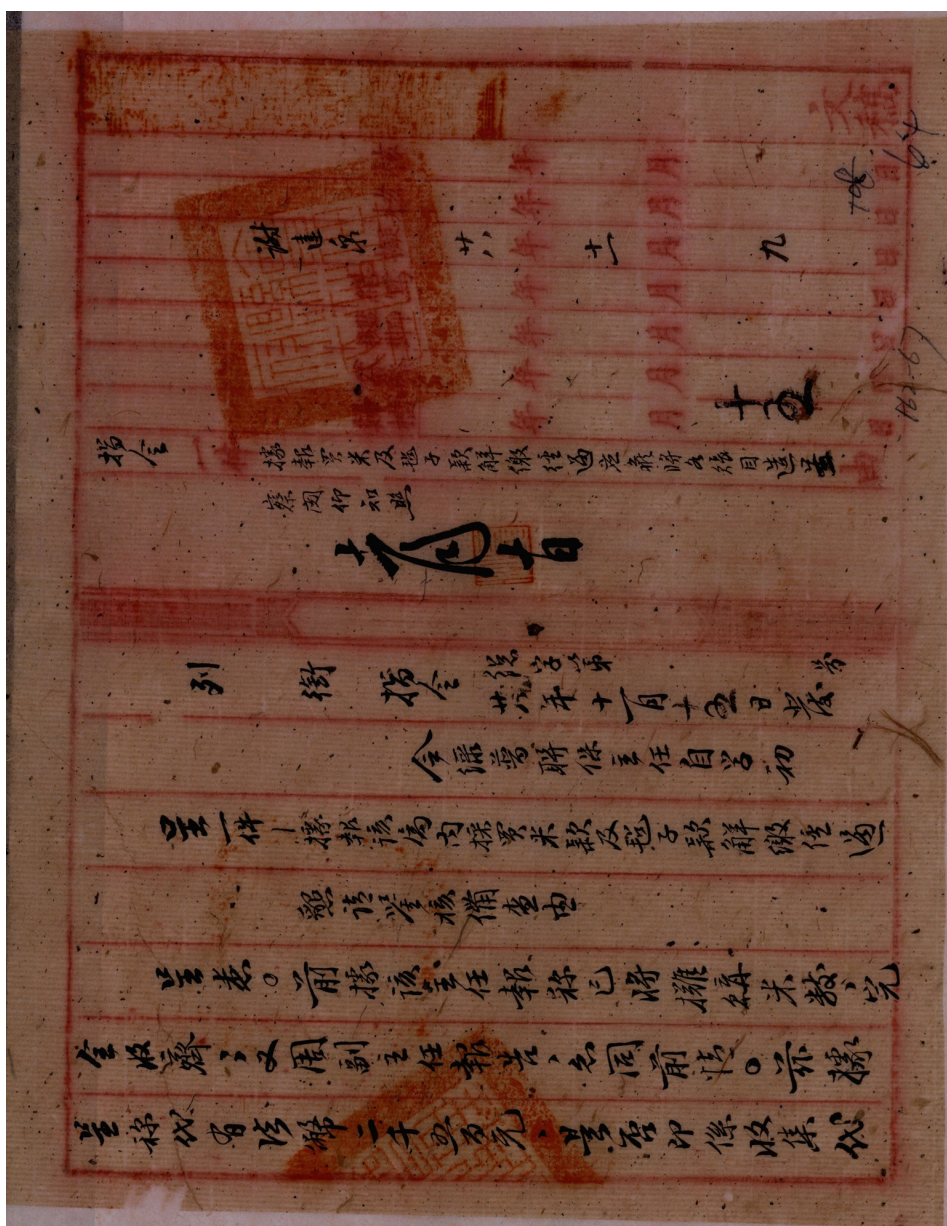
計開
楊子三 北區 上西區 劉永城 下南區
蘇珍卿 東區 王煥春 下西區 下南區
各縣保應收食米寢具麻袋共計若干
查明列座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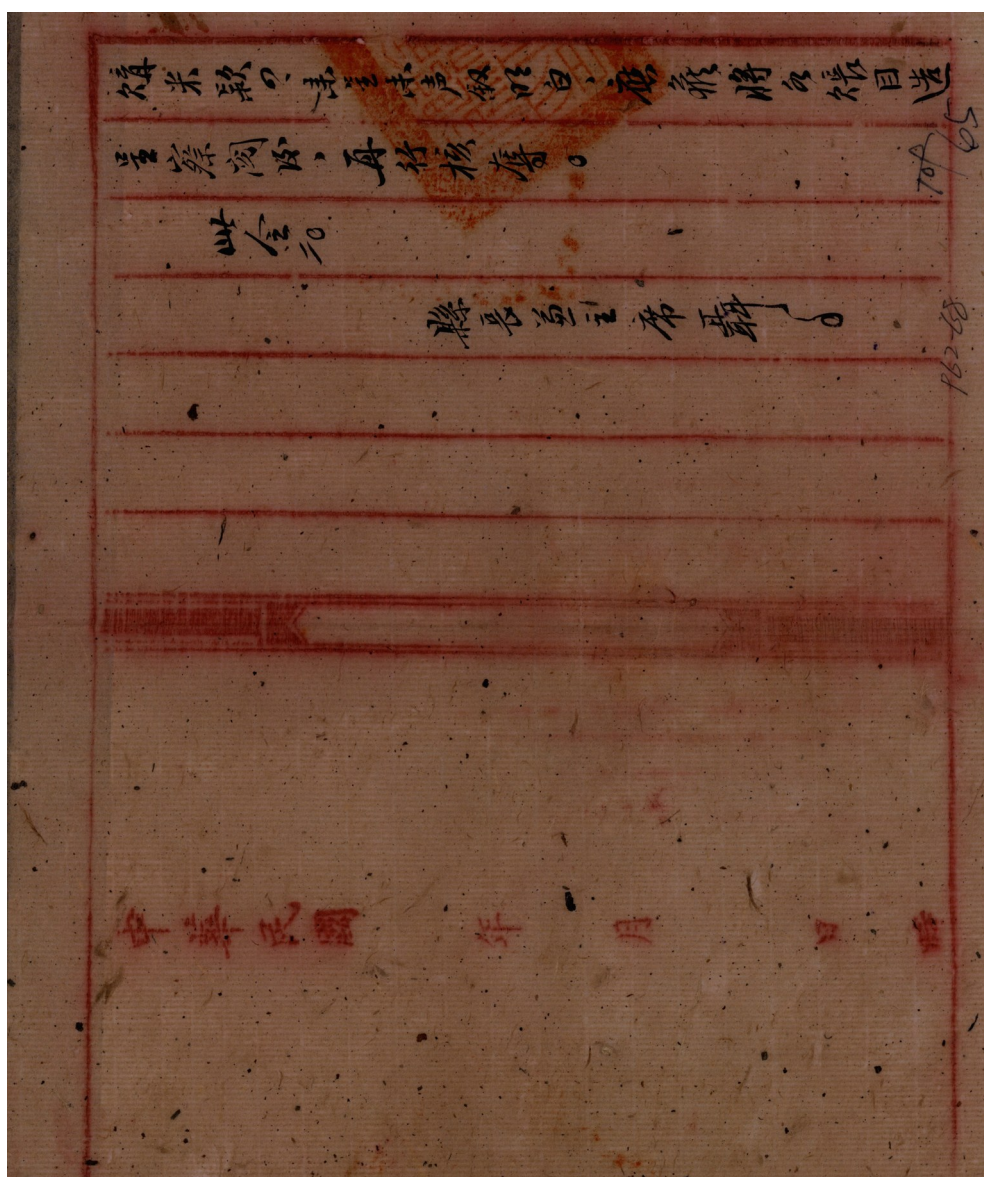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令驻工办事处详查新德联保补充筑路工米麻袋
寝具等各项是否不虚的训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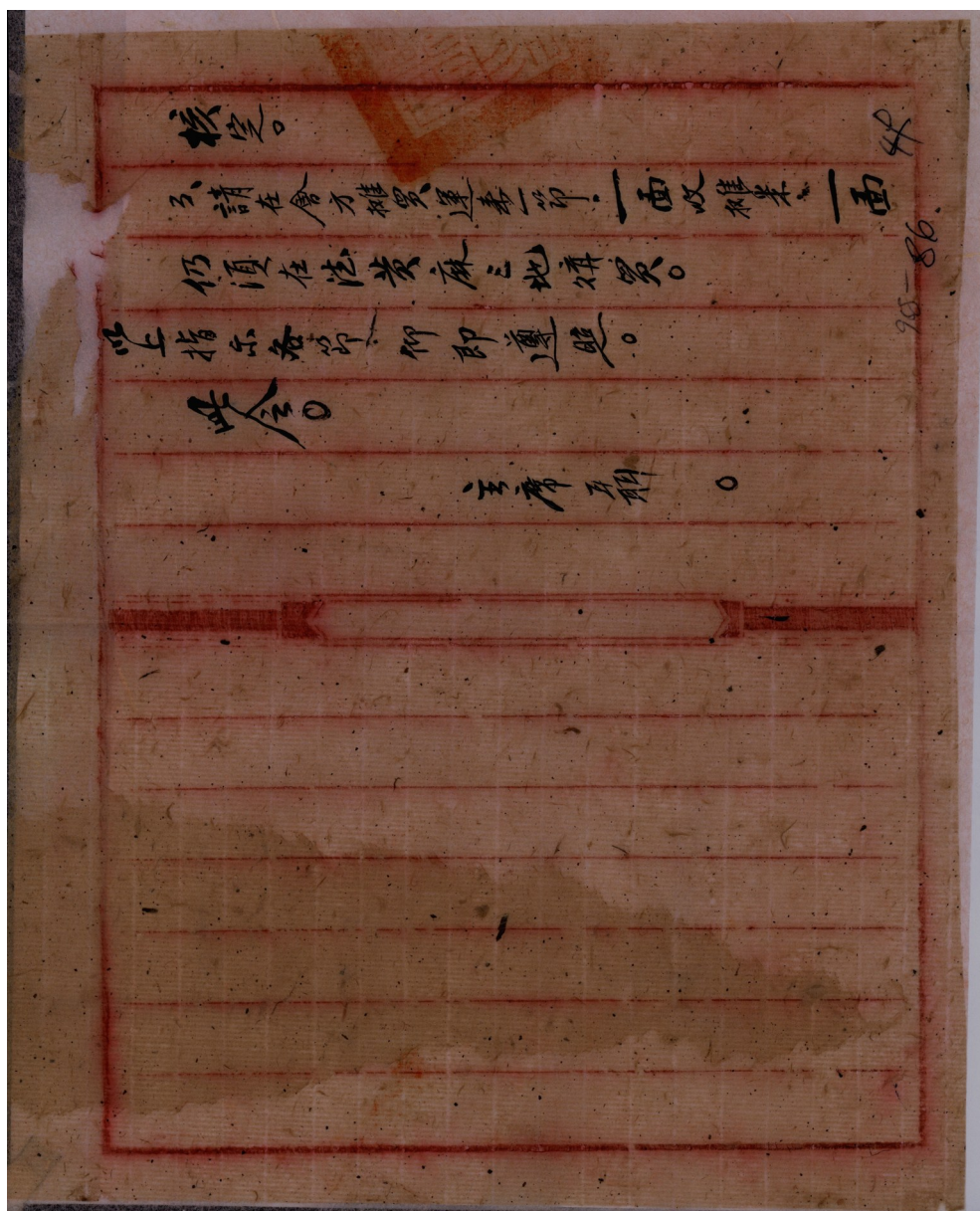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买米及毡子款解缴经过应候将各账目
造呈察阅仰知照的指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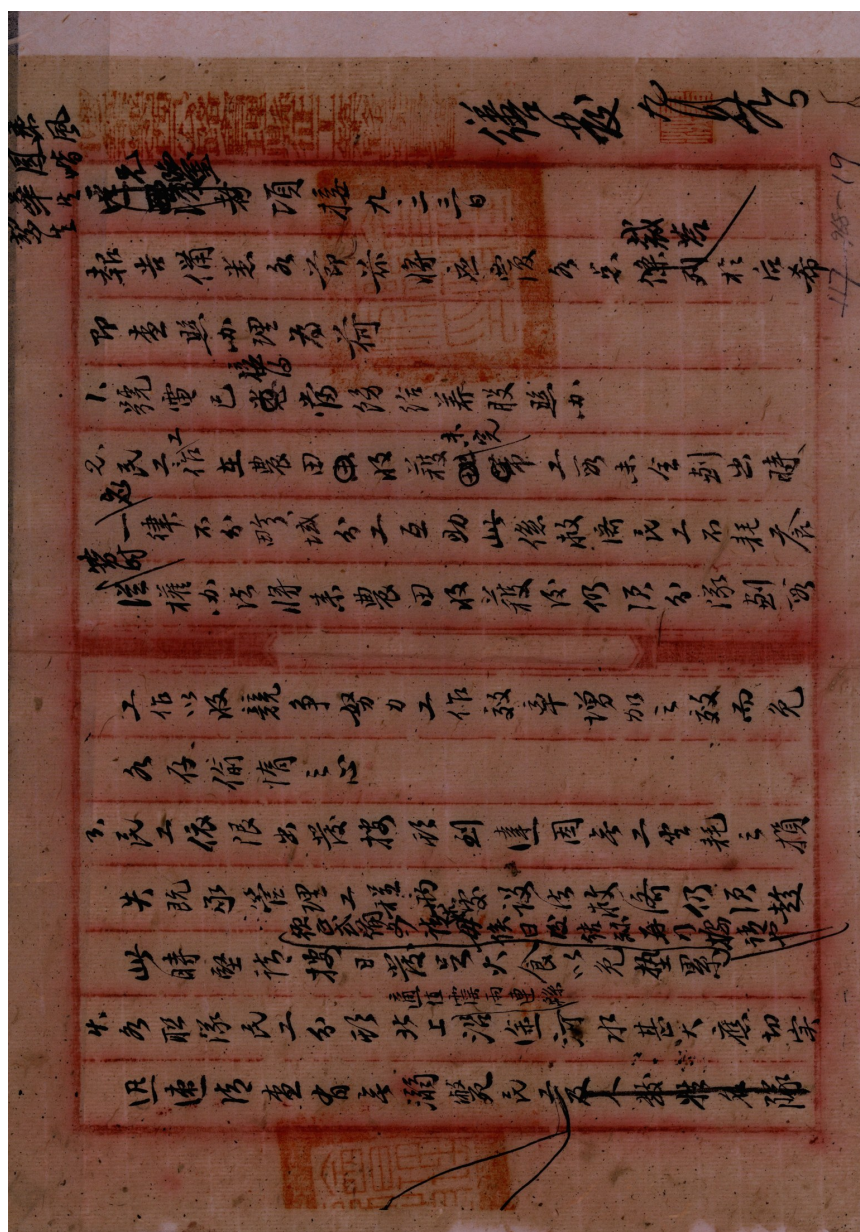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民工出发沿途取米的通报

項奉
通报
六、九、四日
于给养股
本目
大会議決所有民工出发沿途食
大由採買需業已講完
列達時即由各隊取出用
不得違誤相立通报此致
164
97

益門
宿白果院北
益果聯保辦事處
在益果聯保辦事處
永定堂
向採買組取米
臣署楊鉄生處取米
錦川橋
由永定堂採買組批条子向該地經理人取米
小高橋
已該處呈斗光籌備由永定堂採買組批条子到該地取米
黃水塘
轉運組康組負勤陪處取米
請將沿途取米地點具條手續詳告各
聯隊長或複寫數份分交各聯隊為要

96 82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民工管理中出现的 14 个问题的答复



人教姓各縣別請速查取
○ 於男者不幸溺斃者應一面報請接郵並
備案一面預備將末追悼並清查事領之
逐長以便察分
78-968-20
6. 各縣派民之臥具當之驗時即已感愧不敷
為項急聽設
果常缺之於九月十日開學六次常會時業經
議決飭各縣保補充寢具三分之一運送前方
備用而將原令附寄
6. 估養股採購米糧以周泰性從
及不敷撥運
未三款不敷分配故有之
款書已寄建希速催領下月經費原
濟不敷米買除支現款不付如何能抵運前
方
6. 運輸組織甚久已到黃水塘陸續轉運區
署封裝船已開已到黃水支暫可所用亦

派令催款区长依限办到并据黄组衣某
函请封马脱运已令修马棠公会到催
派八到永封马一百廿匹题速脱运
8. 民工逃亡情事已令黄瑞文西西久松黄小
塘永定营一带严密查拿查拿报德安
9. 慰劳费由会自办由会
集以资应用
10. 李区长垂危身有专责办事勤修任务
妥为慰留负责到底庶不致误民工是
为至盼
11. 工务股给养股职员不敷分配一面酌予增
加一面仍应严加督促俟各持别努力各宜
用人过多使预算超支亦大以收节用弥补
12. 林场民工被大摆脱应速切实清查开

擊斃之人皆以石論其係何人有何地位
均應報行轉其省府嚴加究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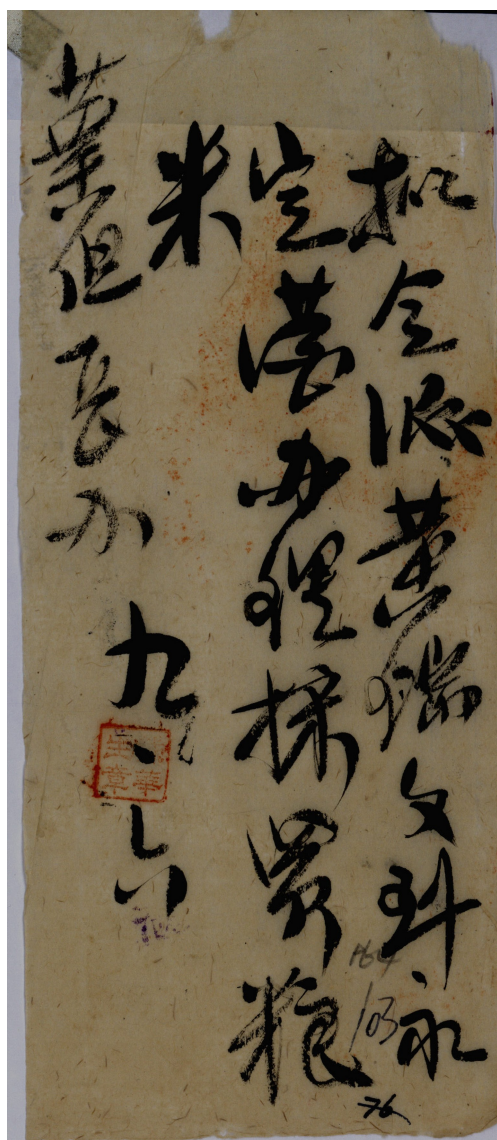
13. 蜀康兩縣應款由財務股取來請先典著
瑞文張廷武隨時接洽

14. 震豐備卷已由會豐則係以長收謝國
汪氏二感其錄以之即已任照辦
此項抗希查照

時
華生
鳳鳴
李鳳

田慶最
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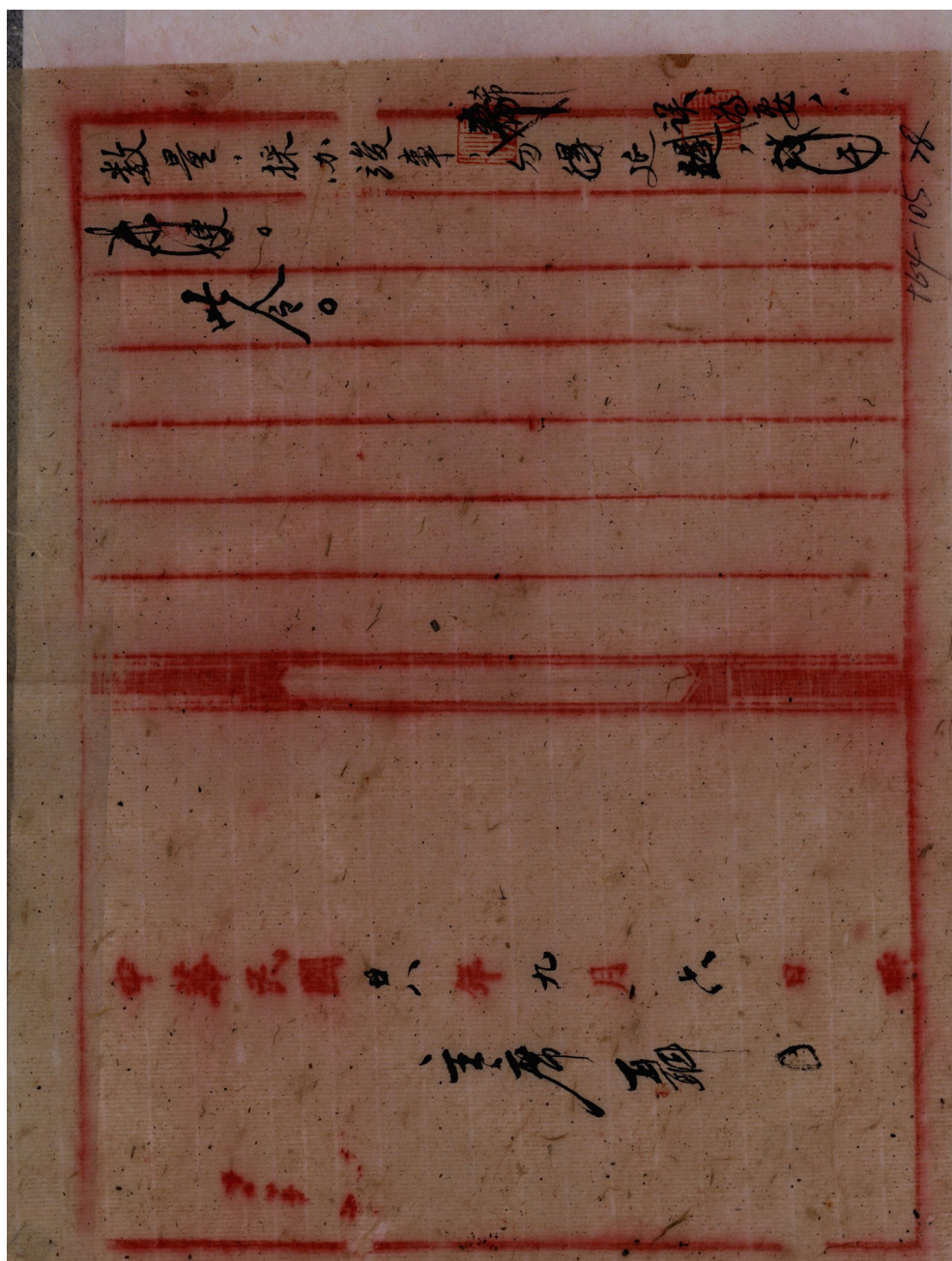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派黄瑞文到永定营办理采买粮米的训令



984 104 77

訓令 令 派 李 會 信 倉 股 黃 副 股 長 瑞 文
赴 日 外 永 定 營 採 買 糧 米 由
九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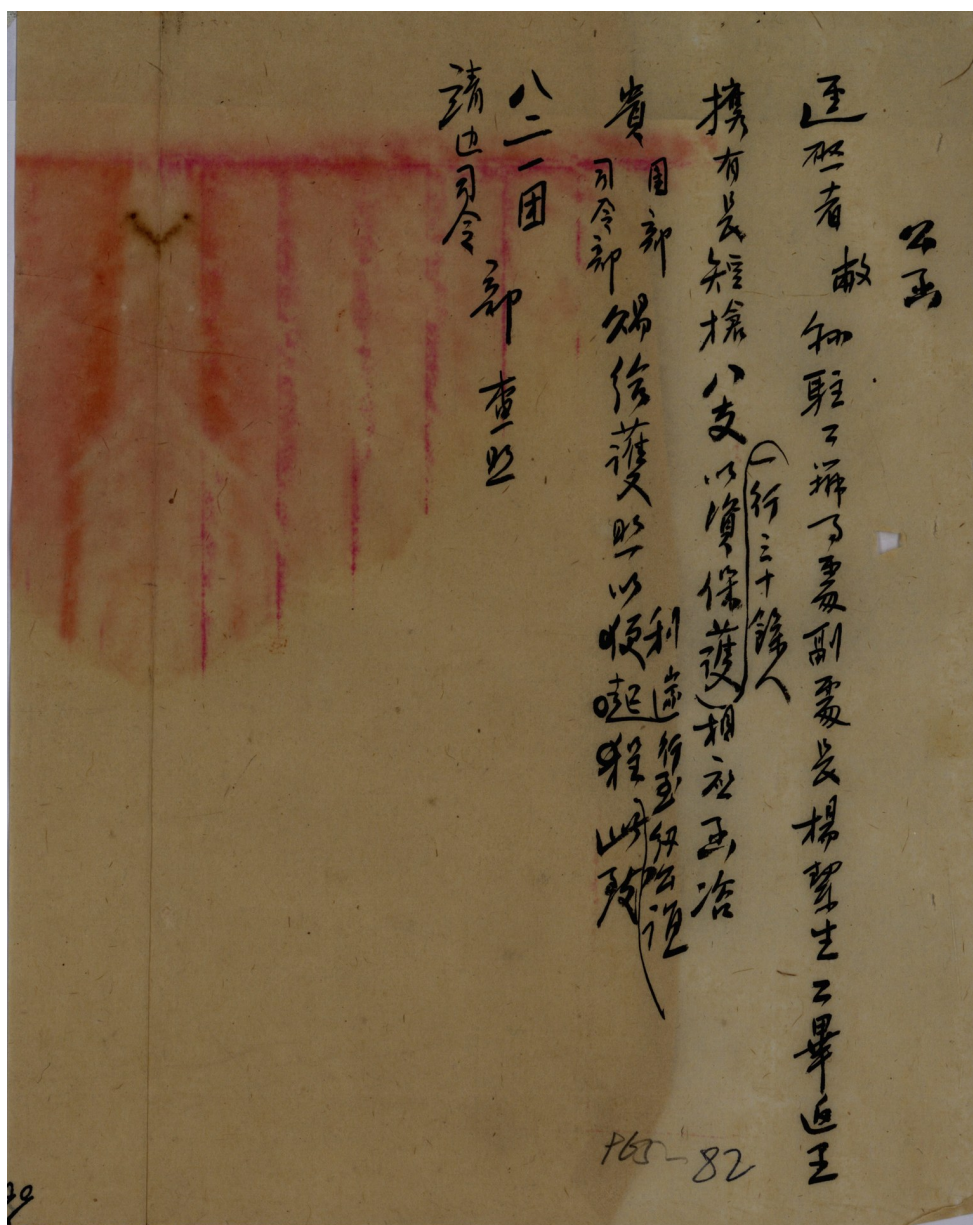
訓令 衛 信 生 中 示
令 信 倉 股 黃 副 股 長 瑞 文
為 令 遵 奉：查 開 工 日 期 既 近，民
工 出 發 在 即，所 有 運 途 給 養，急 應 籌
備 完 竣，免 致 臨 時 倉 惶，該 副 股 長
採 辦 運 途 食 米，責 有 專 司，仰 即 赴
日 就 道，迅 赴 永 定 營 將 應 辦 之 食 米



工作情形 随时具报 解完 时
作一 说 报 告 查 至 似 会 及 旅 费 未 回 共
接 费 此 等 登 报 元 仰 即 向 财 务 股 领 取
备用 为 要 此 令

108 109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请发给枪支护照的公函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收方注意事项

密切注意

1. 本旬收方，刘总段长决亲自收。

2. 各队队长务必注意，常在工段（必给养者可离开）

3. 何处是土方，何处是石谷，何处是硬石，要当面质询，请示明白。

4. 停工几日，有在临塘水坑吃力掘土之处，要当面报告，请求补救解答。

5. 有無挖而復填，填而復挖，及搬移橋号之事，须当面报告吃虧之處，才

有補救。何人叫填，何人叫挖，均須說明。

6. 上述諸項，須先集合研究，指出地段，大家記入日記，以便來時便問。

7. 請劉總段長指示以後各隊，還有幾分之幾，便於分工鼓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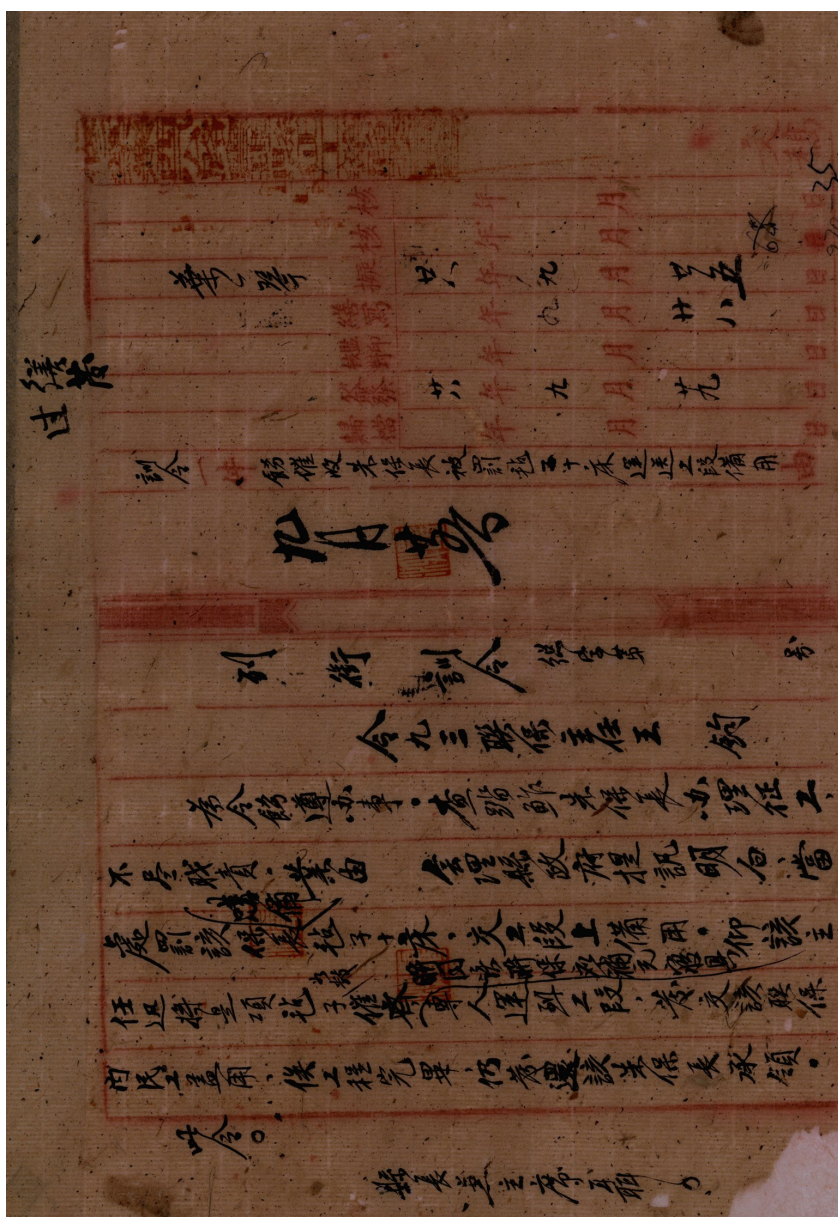
8. 大家忍苦，即將光明了，款日願五午，刻即未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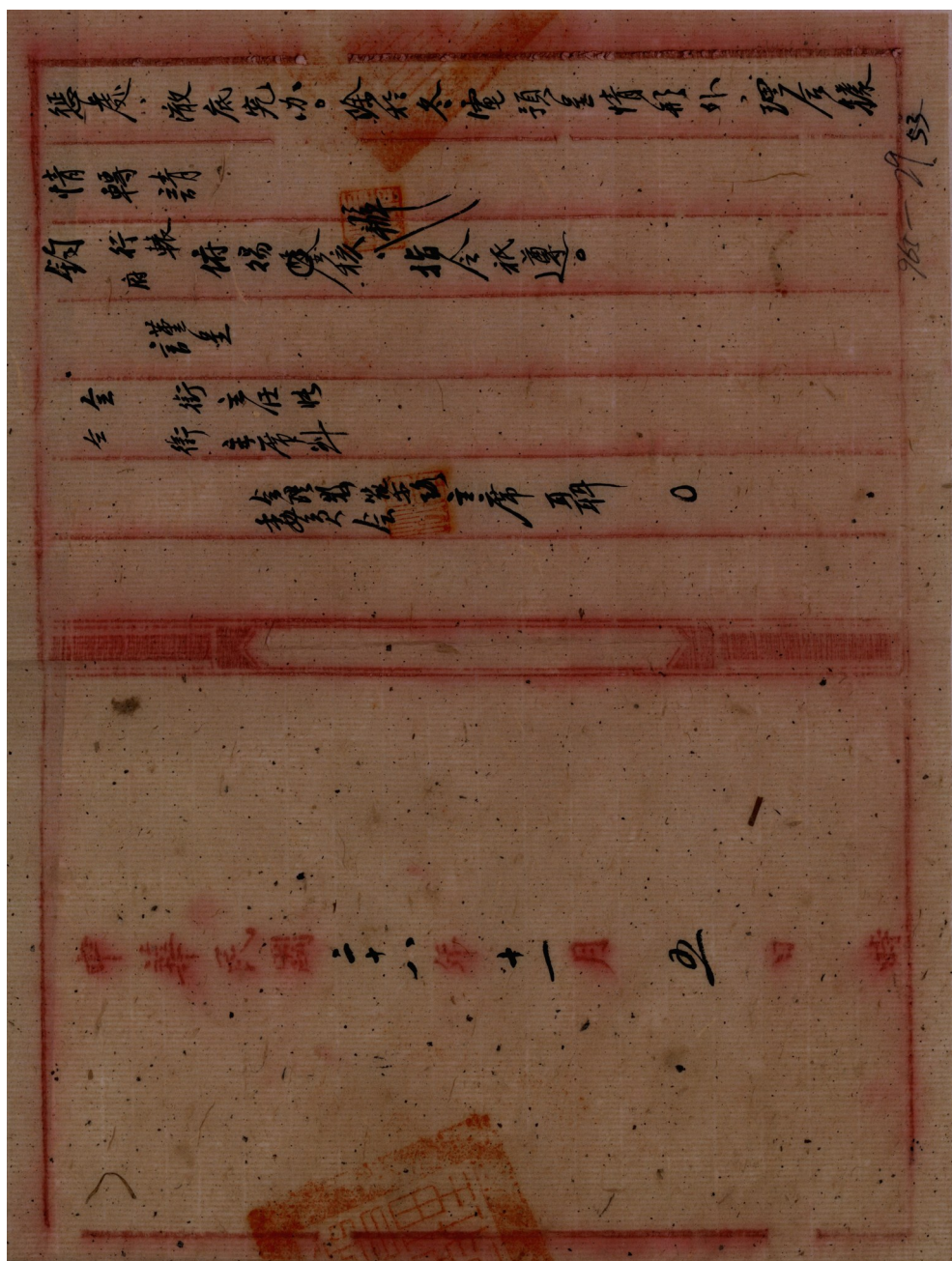
9. 向劉等無須訴說苦況，無錢則難辦了……

10. 刘大致明白，晨即來。收方後情形，立即報告。

十月三十日 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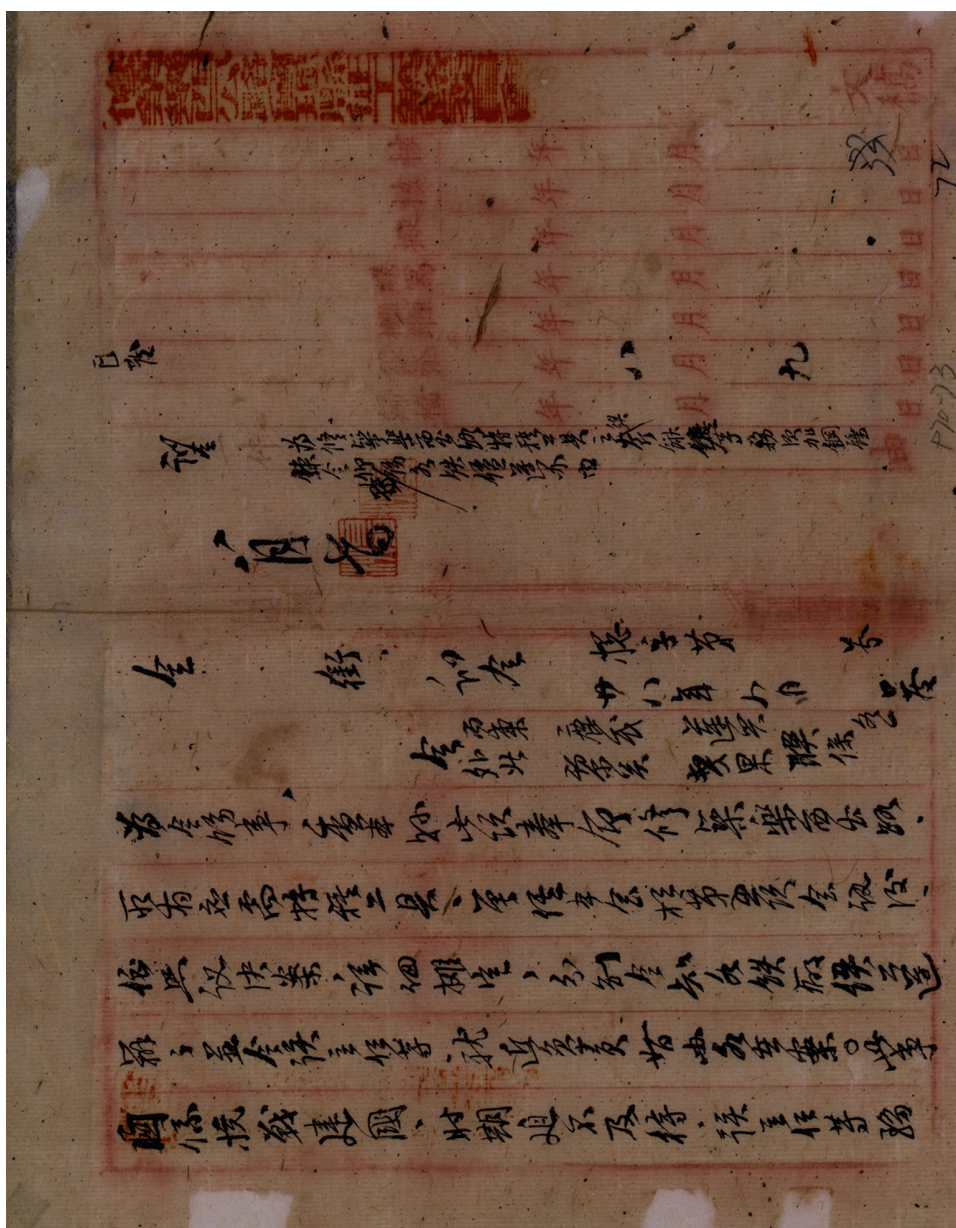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踏鲊联保朱保长征工不尽职责处罚毡子 十床筑路完毕后返还的训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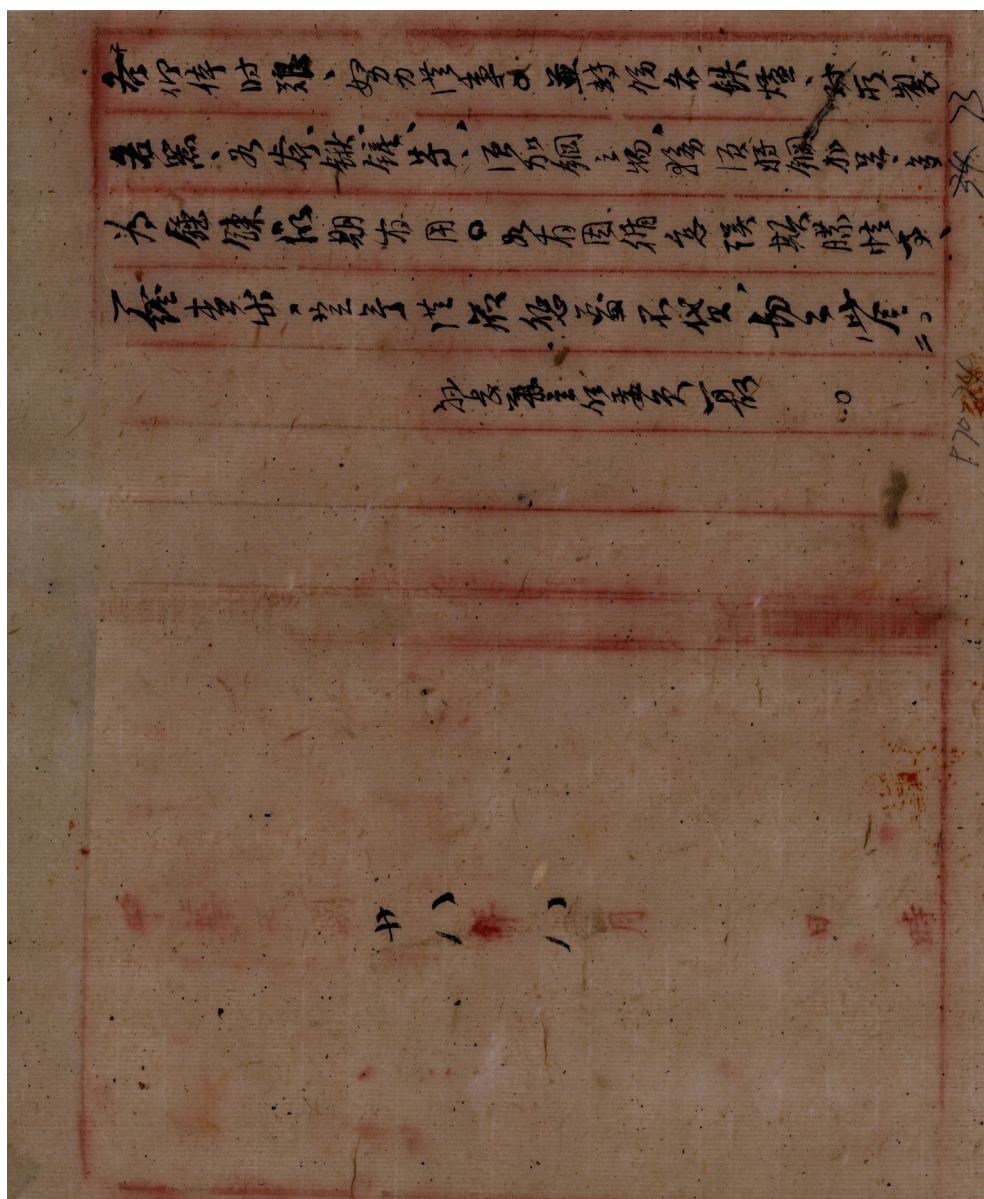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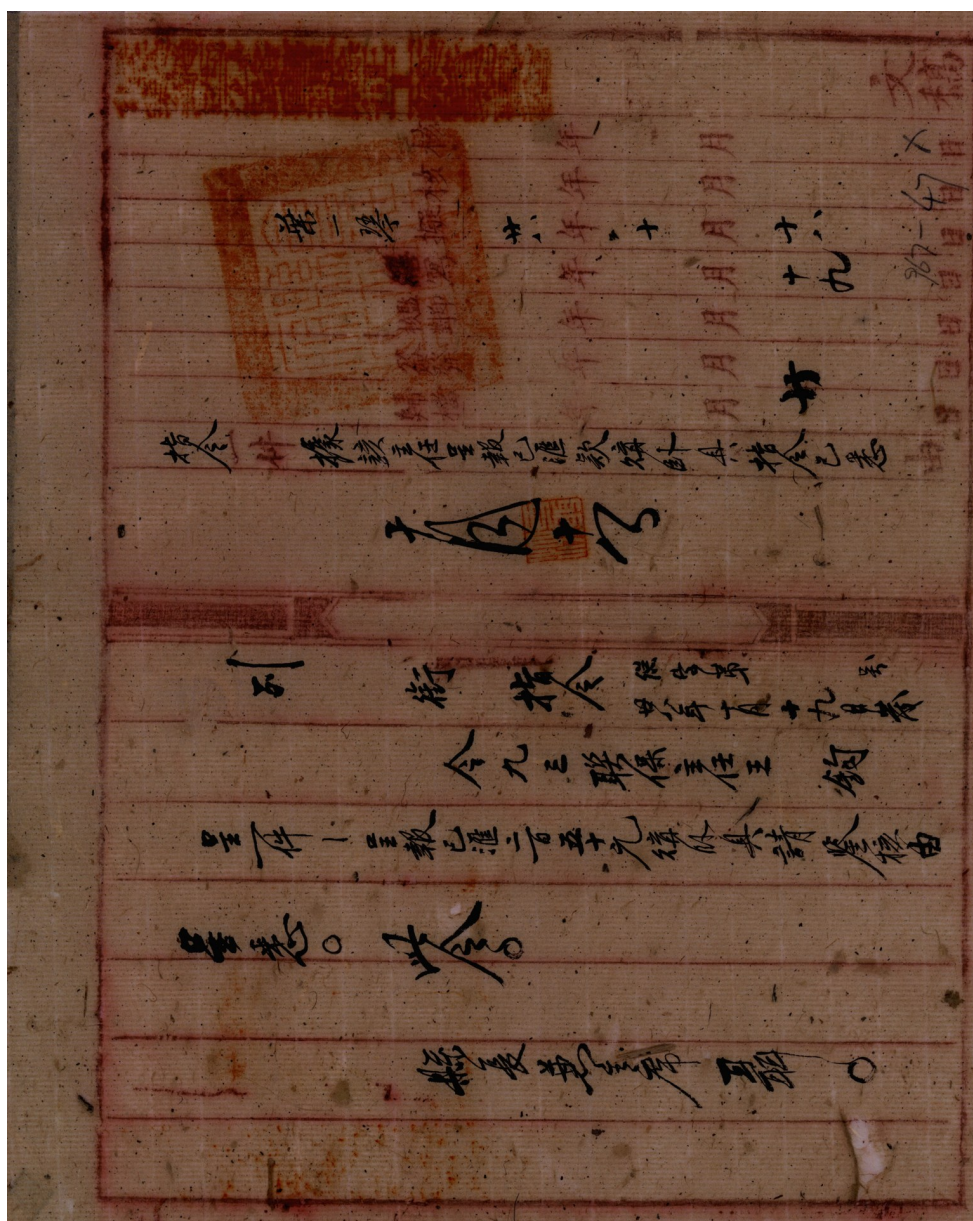
官與指十月一日接運輸隊長李慶東來處報稱：
 照得十月廿五日率領運輸隊由永定營起運工銀即日宿高橋
 廿日宿高橋風外局至夜間時常有沙蟲咬傷處甚多羅快清等
 人將錢塘及縣駐紮地之大門封鎖斷絕交通翌晨九時始開
 不准運送取水者嚴經指區長交涉才許郵局通行錢塘區長立食
 後於廿夜八時有沙蟲咬傷處甚多羅快清等
 過入橋局自稱奉江區長令不准老報費現隨即不客分說將工銀所云
 去六狀計十包前次運存橋局之米四十包之六包運送食米九年
 大運一團茂相六隻如王慶家十六乘騎馬一匹行李全套法幣三百元
 (此款係在若水塘向馮組長受處領來之運費)包內一箇內裝法
 幣九十九元(係係養股之役滿止先運來之運費)一概擄去當將所扣
 區署被江區長指稱辱罵并諭以倘稍遲留則生命難保命則趕往安境
 伏查江區長素尚嚴時之意先後雖有所謂首身張者他是不軌之徒
 其首領處有我曾前來追許多妄言此次指來隨事為難此項事變顯係集
 而指使至江區長負沙蟲咬傷之責既于孫區長前允許協助而孫區長亦往轉學
 印發生此項事變問題無如江區長將云人馬有不許老報費等情事至于前
 報告罪而不赦稍有違抗故蕭慶年既將工銀搶去又將行李馬匹擄掠一空
 據報作內界三意若情有理似均不合至我運此先奉情事有聞即報
 得後夜奔轉永定營受辱吃苦我亦不敢詳惟損失公物及欠如
 件頗多呈報請作主追究原物並懇電呈省府究辦到運輸事
 務才性違背多阻且其有為的候領款不運謹呈等情據此理應據情
 轉請參核示遵謹呈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修筑乐西公路特种工具之铁斧锹等
务须加钢锤炼令仰转飭各铁厂遵办的训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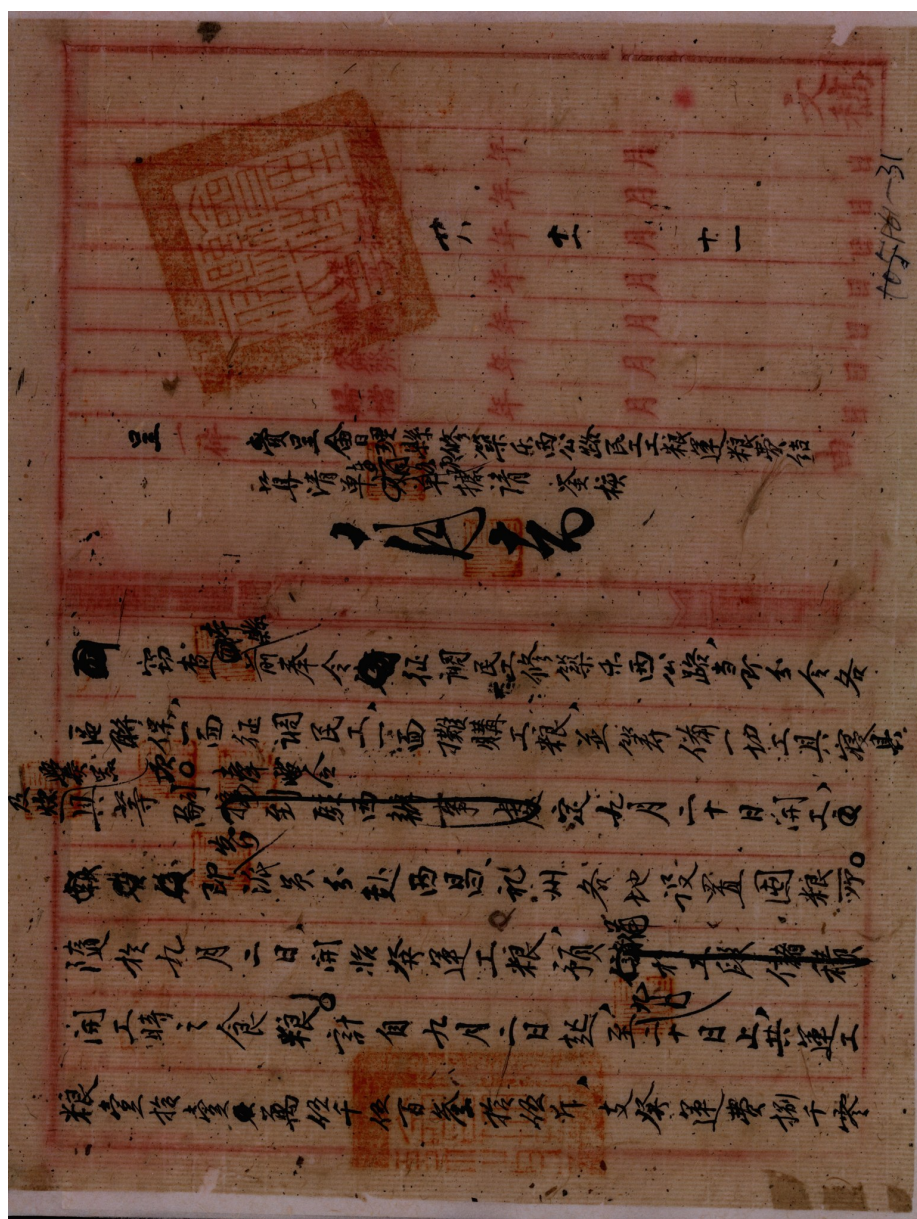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已汇款购卧具的指令



劉處 參 備 事
謹 呈
西康省修築川滇鐵路 民工管理處 處長 賒
處長 謝
會經 築路 委員 會 呈 呈 呈
中華民國廿六年九月廿三日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筑路工粮运费结算清单及各项单据请鉴核的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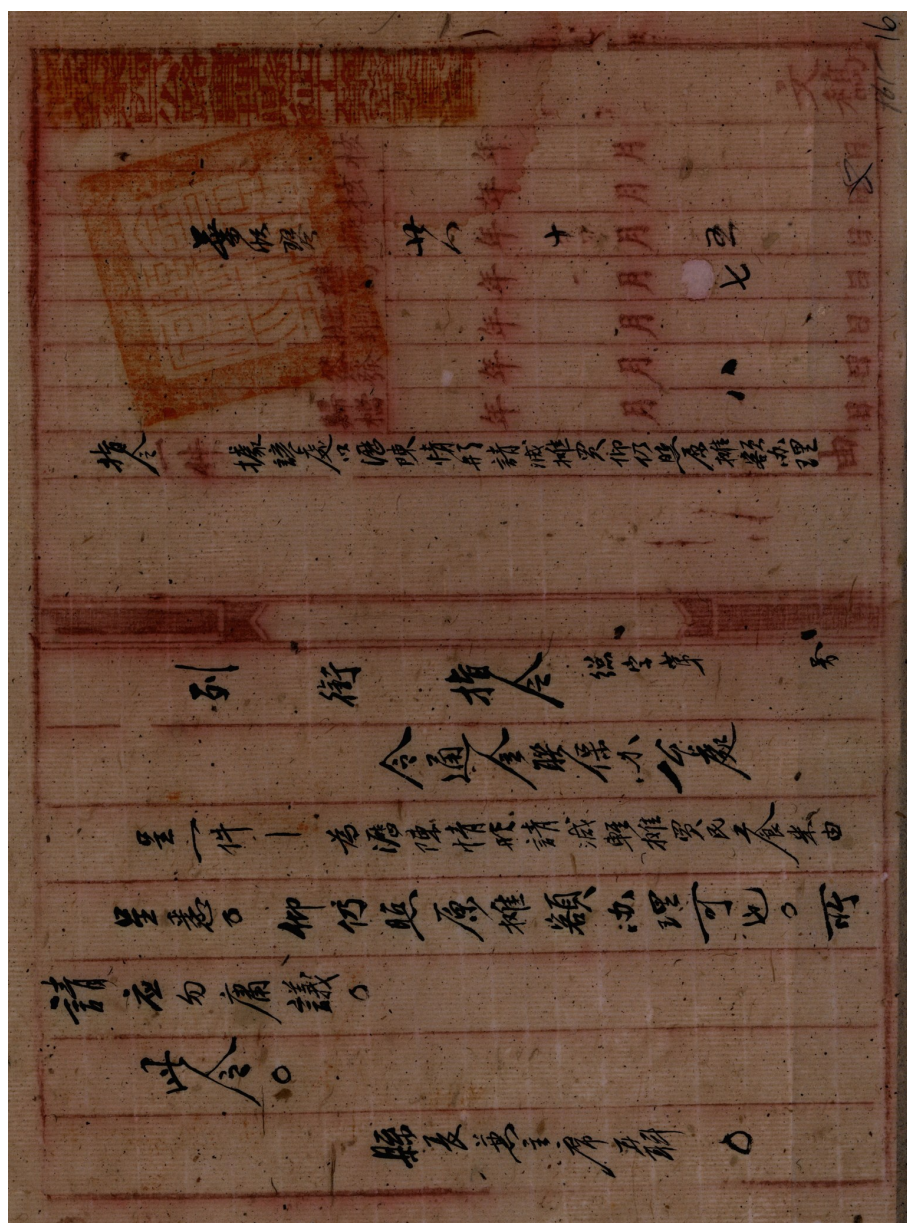


捌拾柒元捌角。及開工後，仍繼續發逐工糧，接濟工食，計
自九月二十一日起至十月二十日止，逐日發給米貳拾柒元貳
千伍百貳拾柒斤，支米逐壹貳貳貳柒千柒百捌拾柒元柒
角陸分。兩次總共逐糧叁拾玖貳貳千零陸拾貳斤，支米逐
壹貳貳貳柒千捌百柒拾柒元壹角陸分。除已發給米柒萬陸
拾元外，實不敷貳貳貳柒零柒拾柒元壹角陸分，全係設法暫
時挪墊，亟懇補發歸墊，免致累案。前奉規定民工到
工後，每人應負糧叁拾斤，今因所分各縣聯保區與辦
理者，但及民工集中時，因須攜帶特種工具，音通具及
寢具、炊具等，每人負載已逾六十斤，實無力再
多負糧米。僅各縣聯保區所領得之族費，購買少數食米，
以給民工帶作沿途食用。故對逐日逐日工段之工糧，民
工全未負運，恐致累案，除合仰詳確陳明，現開工已
逾二月，理合填具會理縣修築樂西公路民工工糧運要

結算清單單據費清
鈞處查核指令祇遵。
謹呈
東西公路工程處
附呈會理縣修築東西公路民工報估算清
單式樣及單據附件
署職人
中華民國廿六年九月十一日
歸化縣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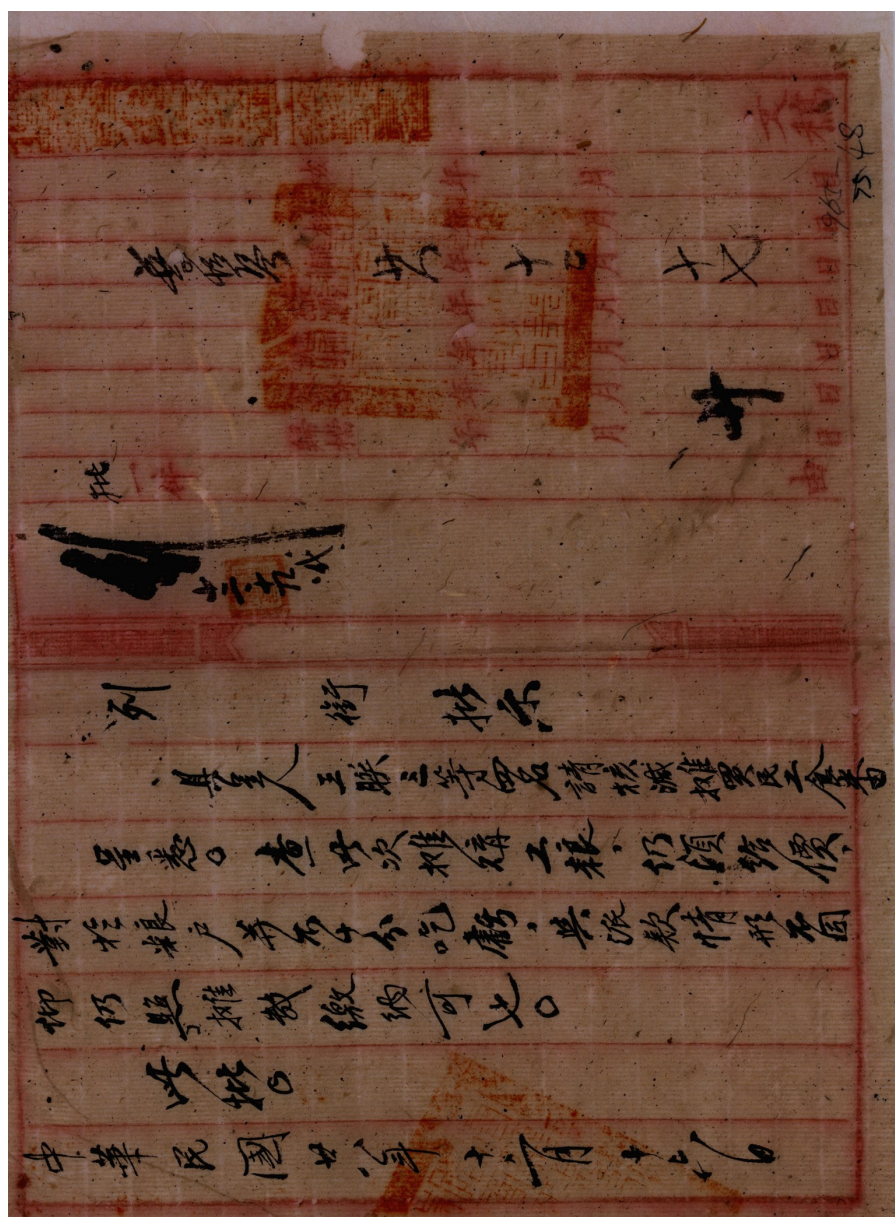
107-961-33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筑路工米仍照原摊额办理不允许通金联保
减轻筑路摊买工米的指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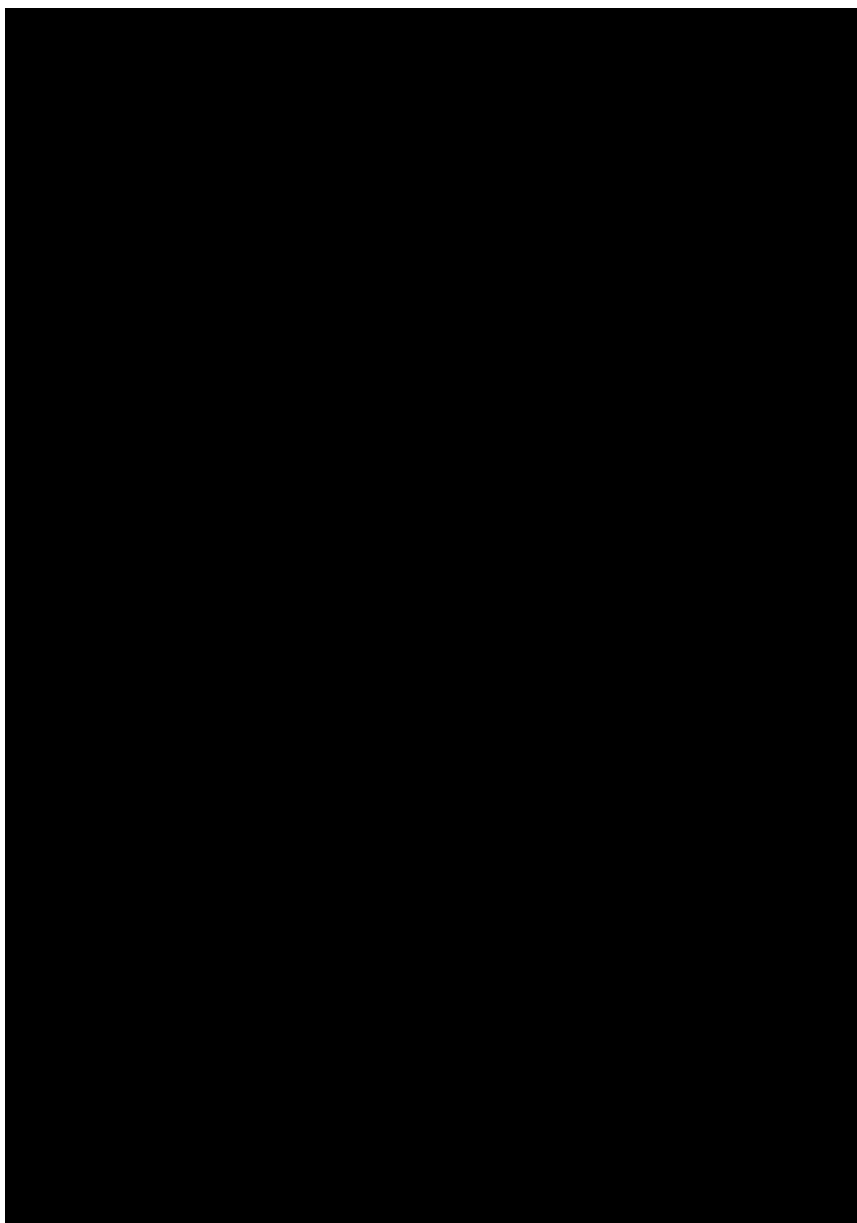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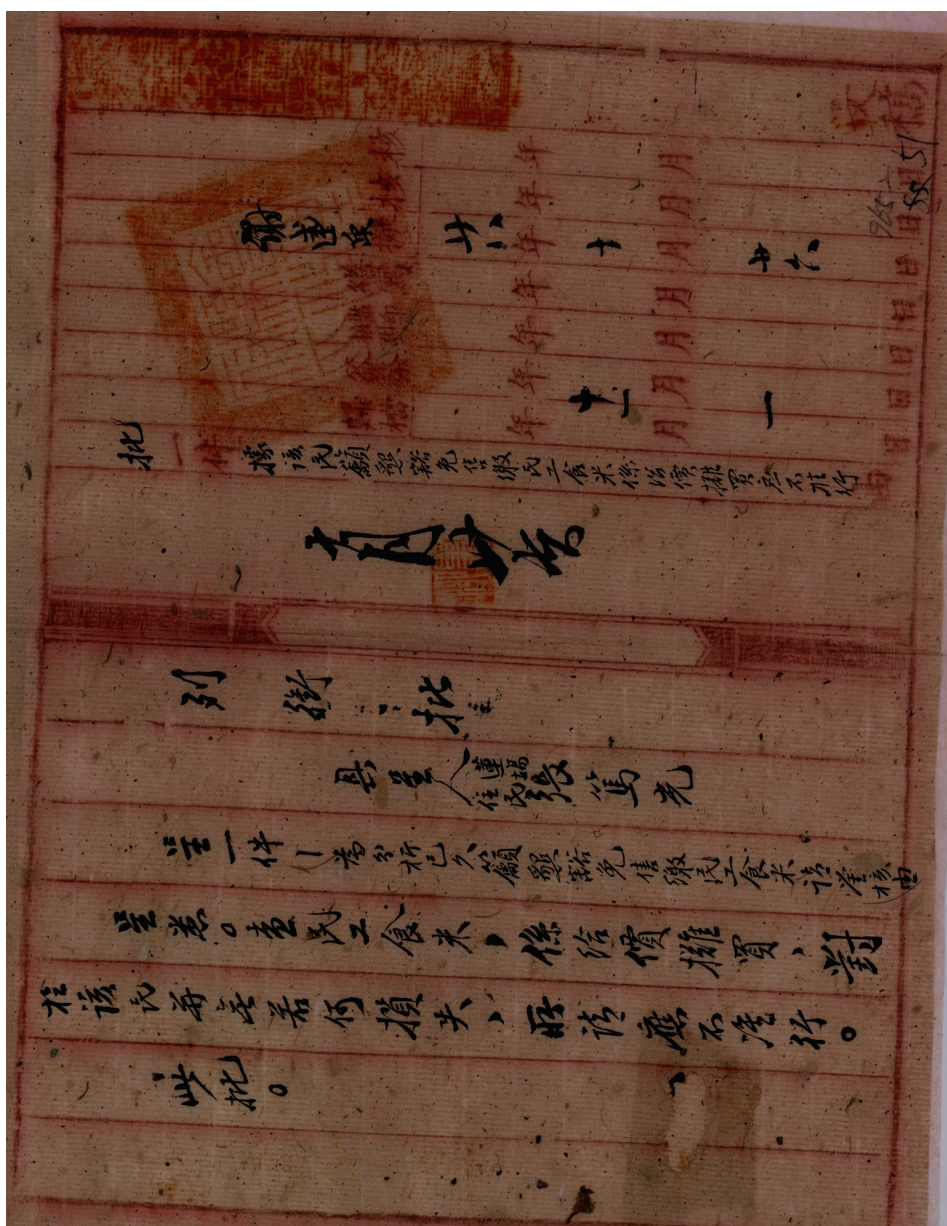
关于筑路工米是给价摊买与派款不同需照额缴交对
铁香联保可河保王联三等人上报减摊买筑路工米的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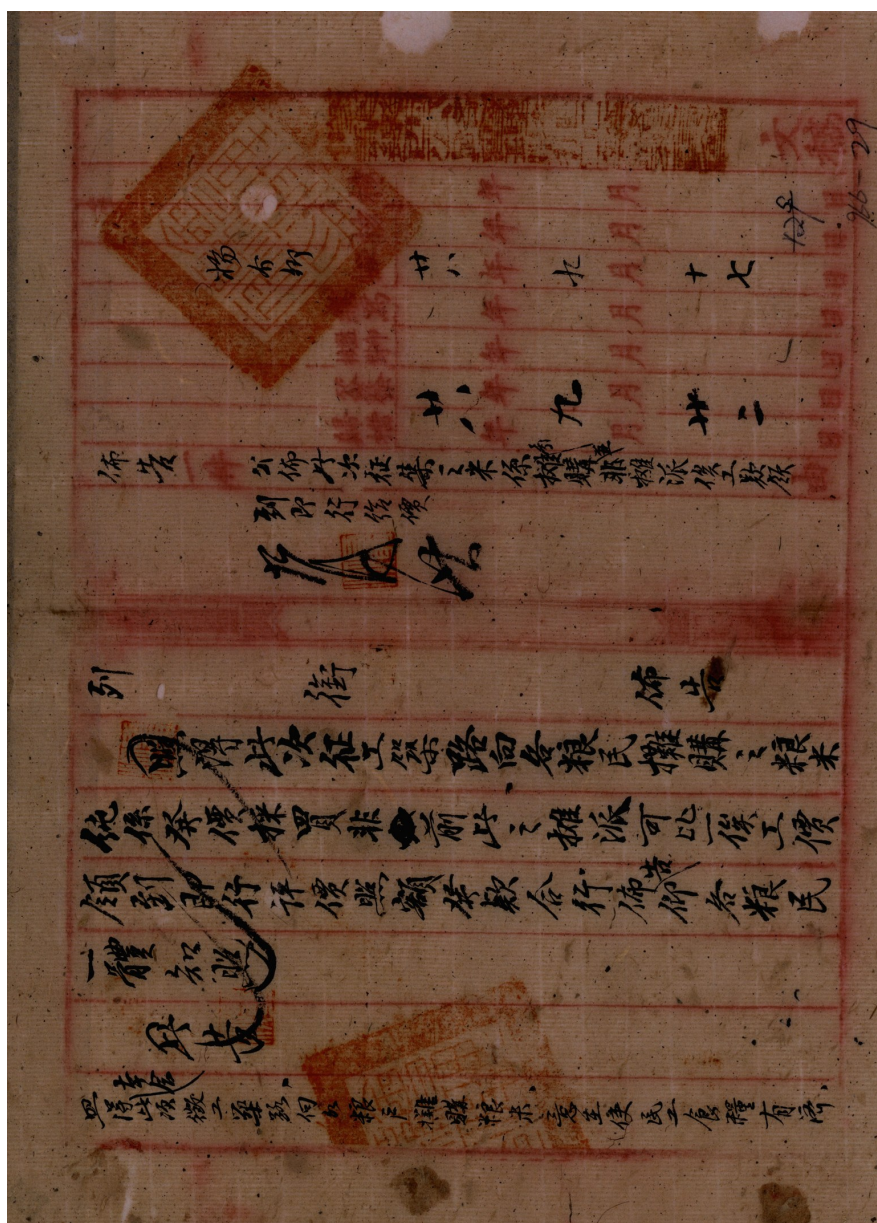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筑路开工前队伍及民工 10 项管理内容的签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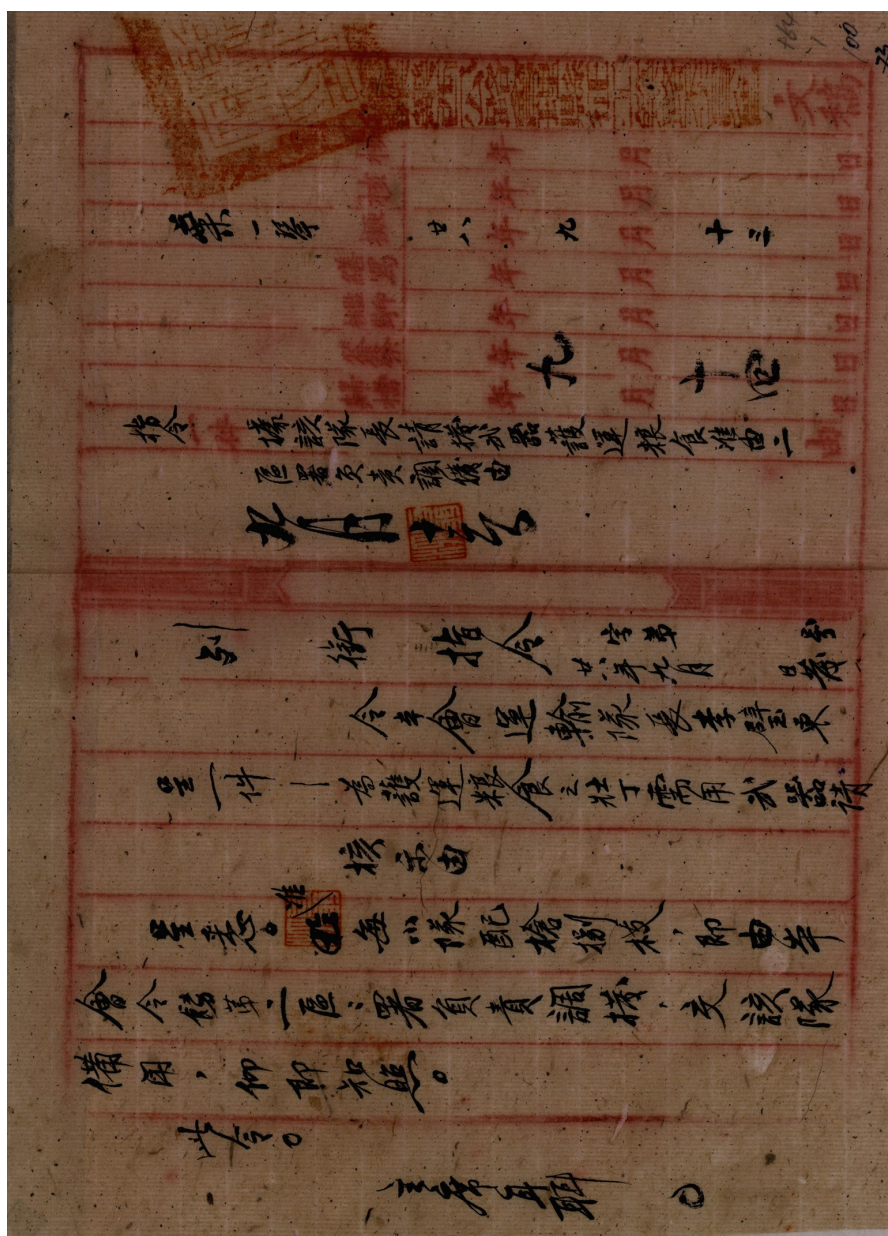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筑路民工米是给价摊买不允许莲场联保
住民张笃光豁免售缴的批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筑路征集之米是属摊购并非摊派俟工款领
到即行给价的布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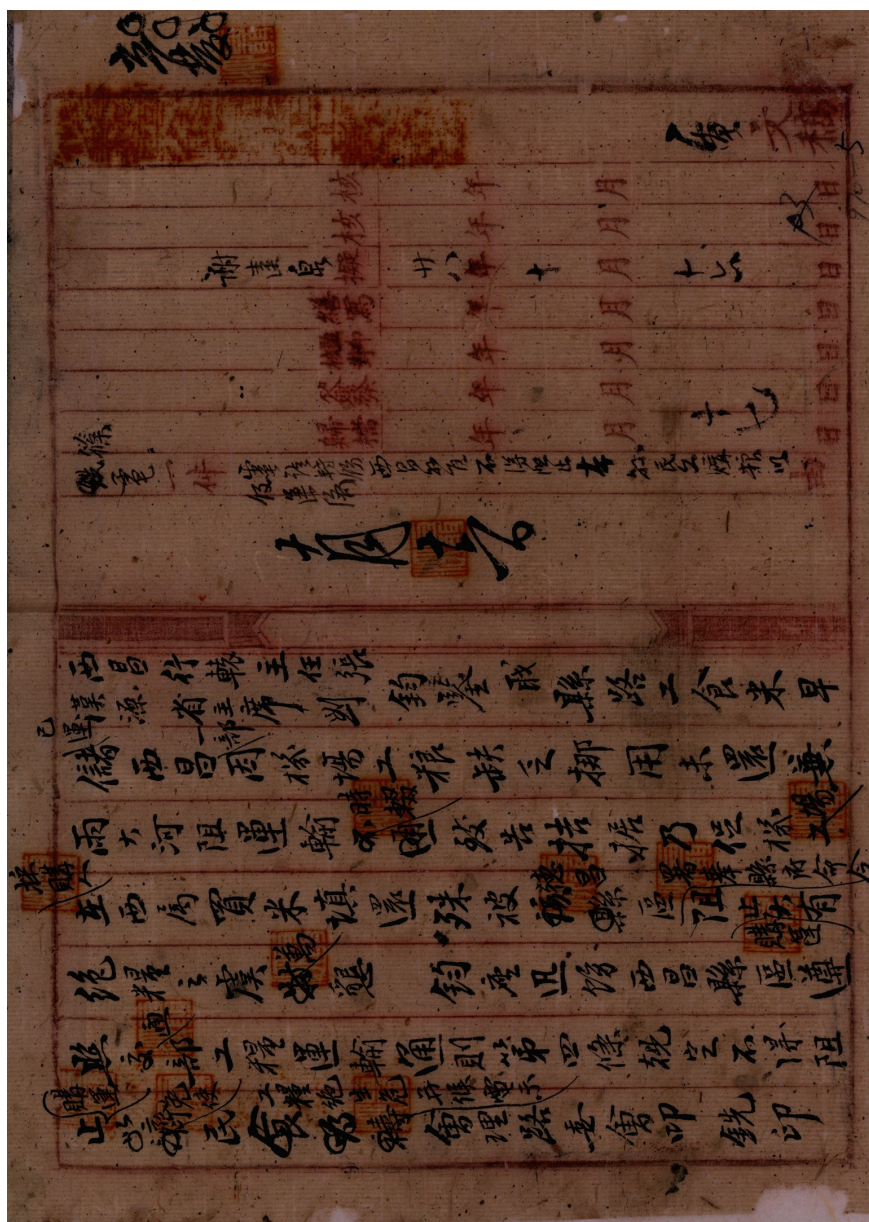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准许调拨武器护运粮食并由第二区署
负责调拨的指令



通則第四條，有由他縣產米區採購協濟之規定。
（手便）
（原奉政府令，立予）
貴署之票開被禁，利路政，除由該會推舉孫區長
（孫之權而）
傳，親赴
貴署接洽一切外，相應函達
貴區長，煩為查照辦理，至級公函，
（此係）
德昌區長江
莫達區長金
縣長兼主席 可解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月十六日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

关于遵照交通部运输工粮通则规定要求西昌县区不得阻止会理县民工购粮和运输给西昌县行辕张主任的电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胡庶元 关于驻工办事处临时会议录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驻工办事处临时会议录

地点——驻工办事处

时间——四月六日（星期日）

出席——胡庶元

记录——胡庶元

（一）王德安报告修路工程进展情况。

王德安报告：自三月二十五日开工以来，至四月六日止，共修路里程一百一十二公里。其中：第一段（会理至西昌）修路里程五十二公里，第二段（西昌至越嶲）修路里程六十公里，第三段（越嶲至盐边江）修路里程十公里。以上三段工程，均已基本完工。现正进行收尾工作。第四段（盐边江至会理）工程，因受地形影响，施工进度较慢，预计还需一个月左右才能完工。

（二）讨论修路工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胡庶元：修路工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在修路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希望大家能够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共同解决。

王德安：在修路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1）资金不足，导致材料供应紧张；（2）地形复杂，施工进度较慢；（3）民工待遇问题，导致民工积极性不高。希望大家能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三）讨论民工待遇问题。

胡庶元：民工是修路工程的主力军，他们的待遇问题关系到工程的顺利进行。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民工的生活，提高他们的待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王德安：民工待遇问题确实是一个难点。目前，我们只能按照标准发放工资，但在伙食、住宿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民工的不易，给予更多的支持。

（四）讨论修路工程的安全问题。

胡庶元：修路工程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安全问题至关重要。希望大家能够加强安全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工程的安全进行。

王德安：安全问题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责任，确保工程的安全进行。

（五）会议总结。

胡庶元：本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修路工程的进展情况、困难和问题、民工待遇问题、安全问题等。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落实会议决定，继续推进修路工程，确保工程按时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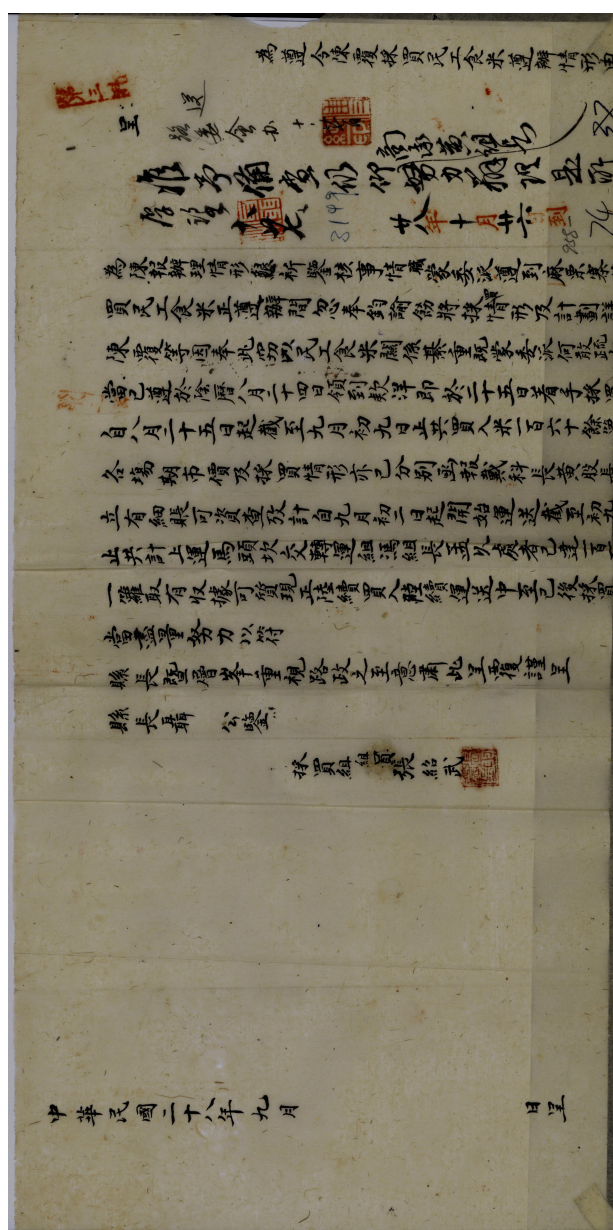
王德安：感谢大家的发言和建议，我们将认真落实会议决定，继续推进修路工程。

会议结束。

胡庶元

[illegible]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民工采买组 组员张绍武关于遵令采买民工食米情形的呈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谭干城 关于封马代绿普联保驼运特种工具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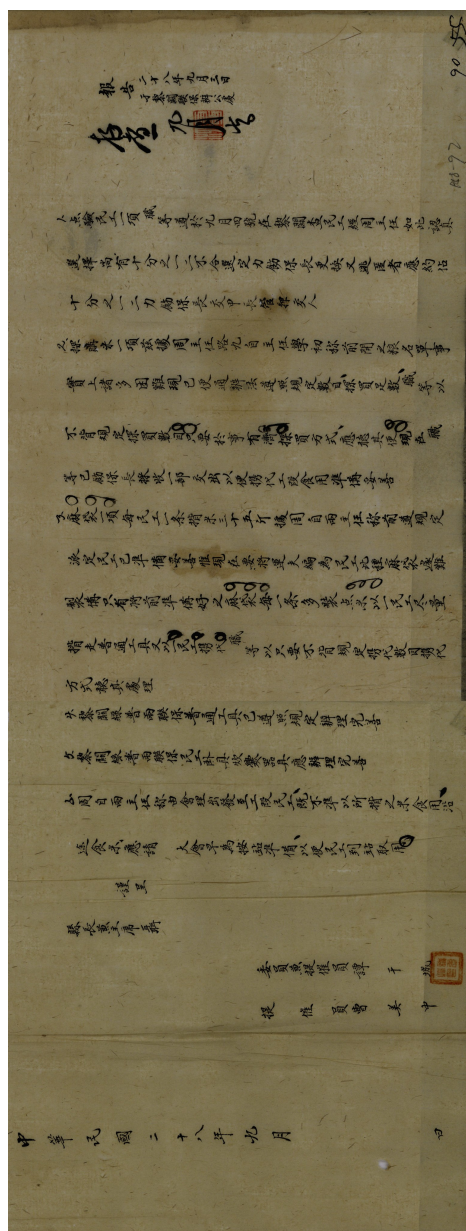
決議由本會墊款將其運交保隊部供工程
完畢時印在像著聯保應領款項內將邊界扣保
二六年十一月二日
報告
于會理縣城發
接收令撤失定
42
34
162-43

竊職前奉 口述命令飭封馬代綠普聯保駝運特種工具到西昌運卸商張
世協同鹿武共同討應配運嗣因馬不為封禁之要封七八匹需法幣約在壹
百拾餘元城無此項墊款當即為知綠普聯保派民工運到西昌現在自主任
因循延宕問及報報伊之工段用不着此種工具如先強求駝運走人民負擔已重
亦實不易要求轉報
鈞長俯念民艱此項工具暫為保存本縣將來修築西會錢用一舉兩便則沾感
無涯矣理合報請
鑒核示遵謹呈
縣長兼主席畢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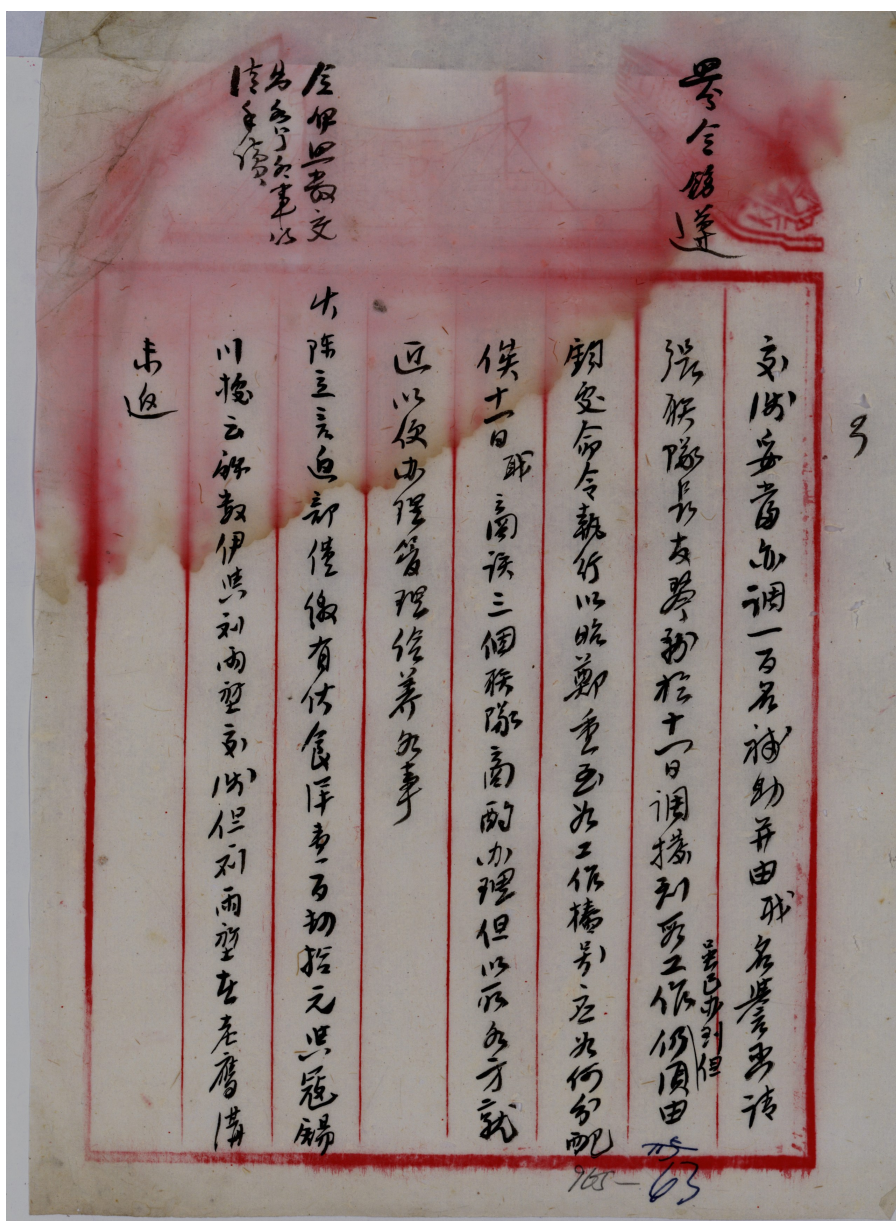
職 譚干城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 二 日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提催员 谭干城曹美中关于黎关联保办公处点验民工 购米等事项的报告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职员刘安民
关于工作樁号分配伙食费相关人员和领导
早日到工段事宜给县长的函



印令馬工部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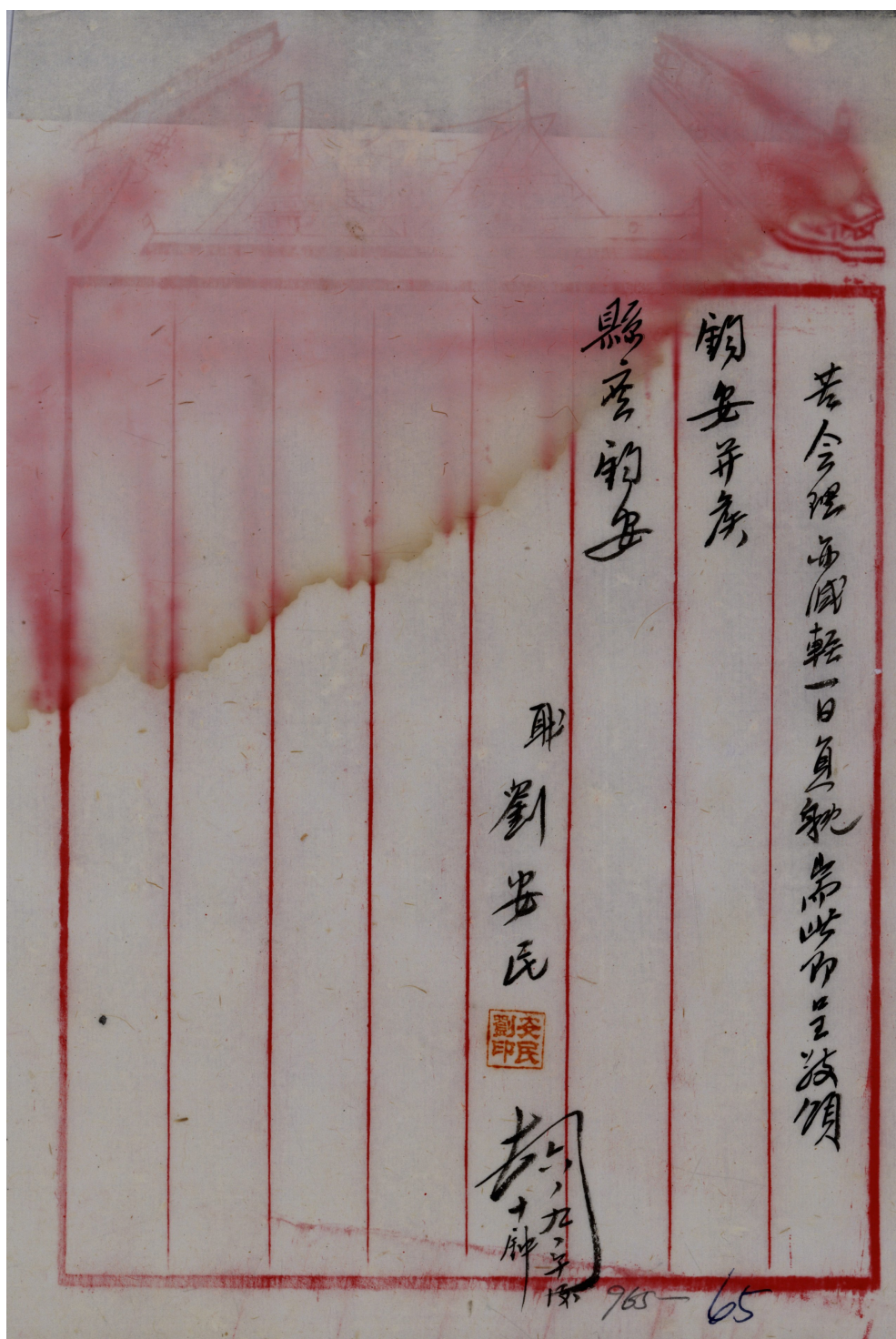
分據劉心部請早日前來山日務壓公文待辦甚多
因那在部辦事則又不能到區監督如到區督則
又不能辦理文件且 區隊長趙老鷹謀及區衙
無人故只得務壓以待
劉處處理但所存者均屬例行之件其甚重要者
已轉請

劉處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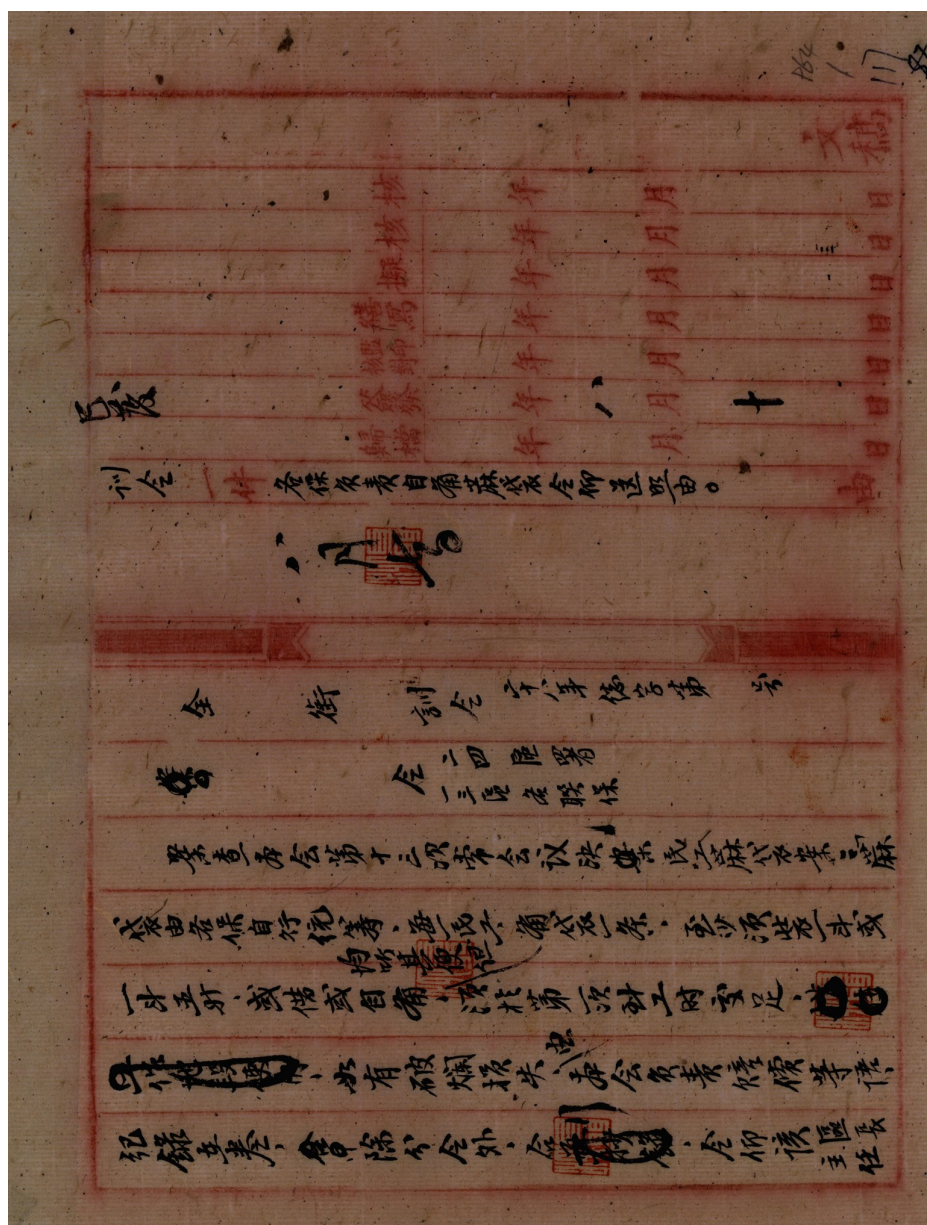
縣處過同趙附協工程司早日來區則區上早感一日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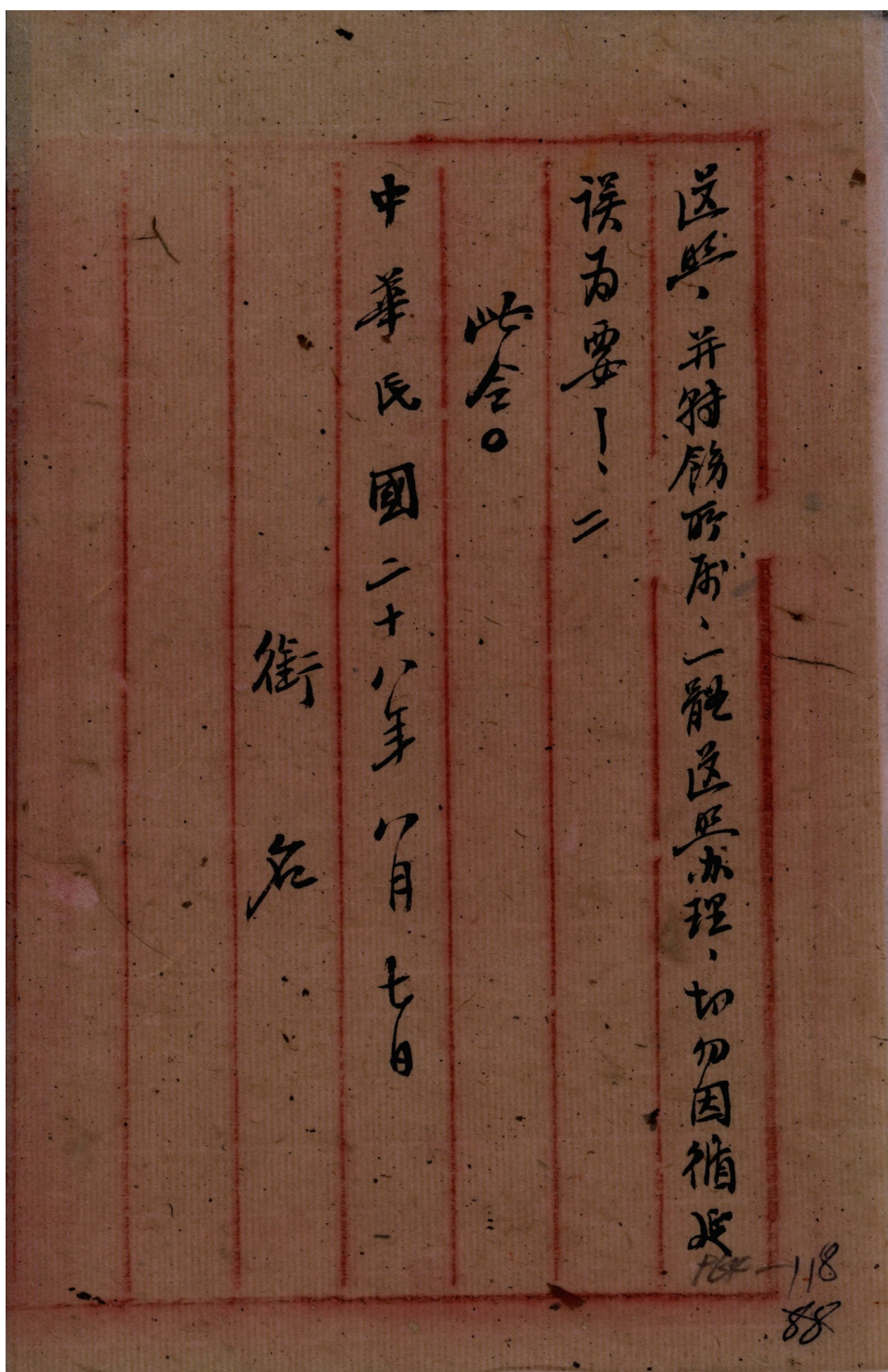
中

1951-1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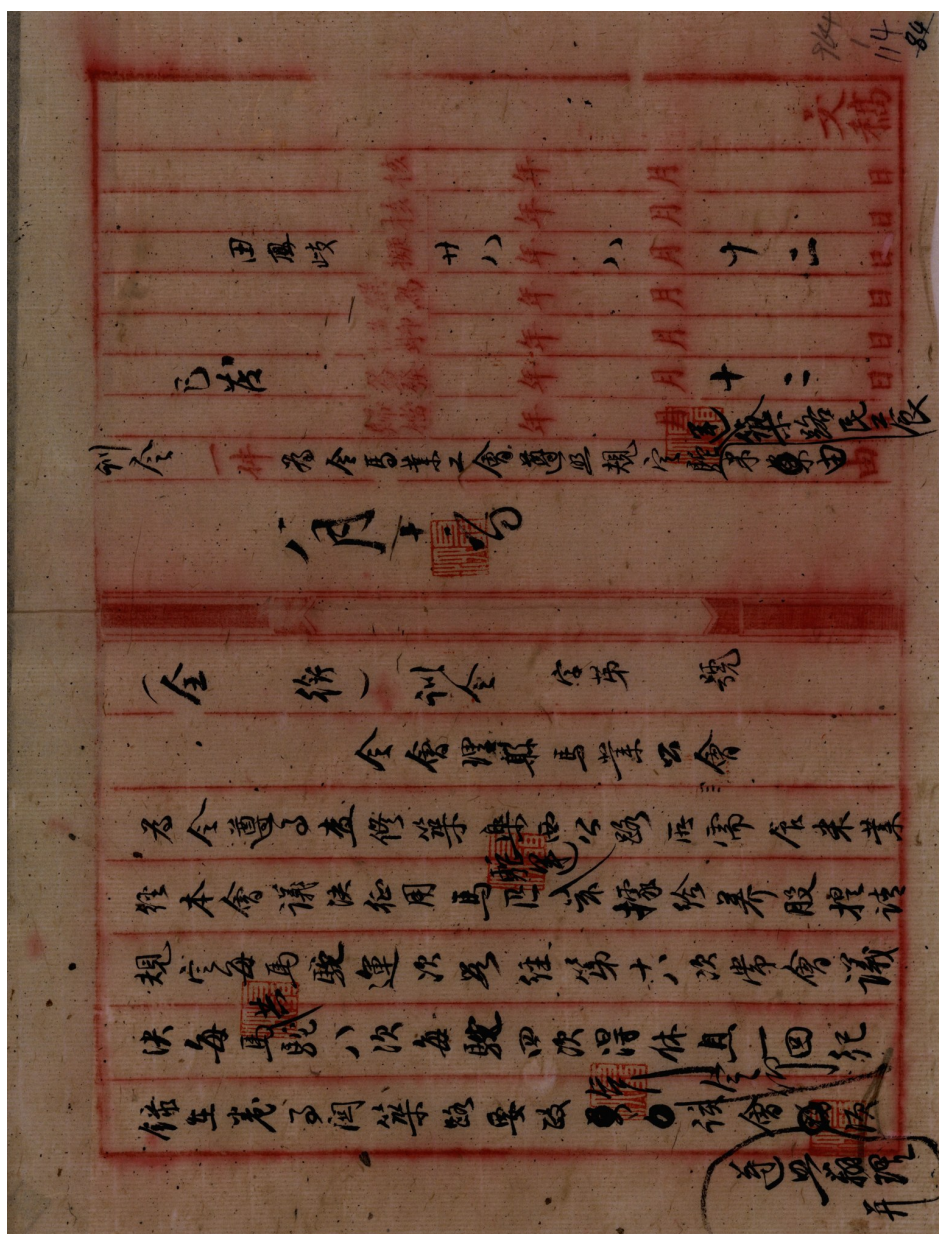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主席聂泗 关于各联保负责自备麻袋的训令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主席聂泗
关于令会理县马业公会遵照规定驼运筑路
民工食米的训令



地

6. 第一期應攤購糧米十分之一，交民
工帶去，於民工由城出發後，即評價
公佈。

以上各項，合應令仰該
延誤為要。

卷二

信 不 巨 長 西 而 金

庚子九月廿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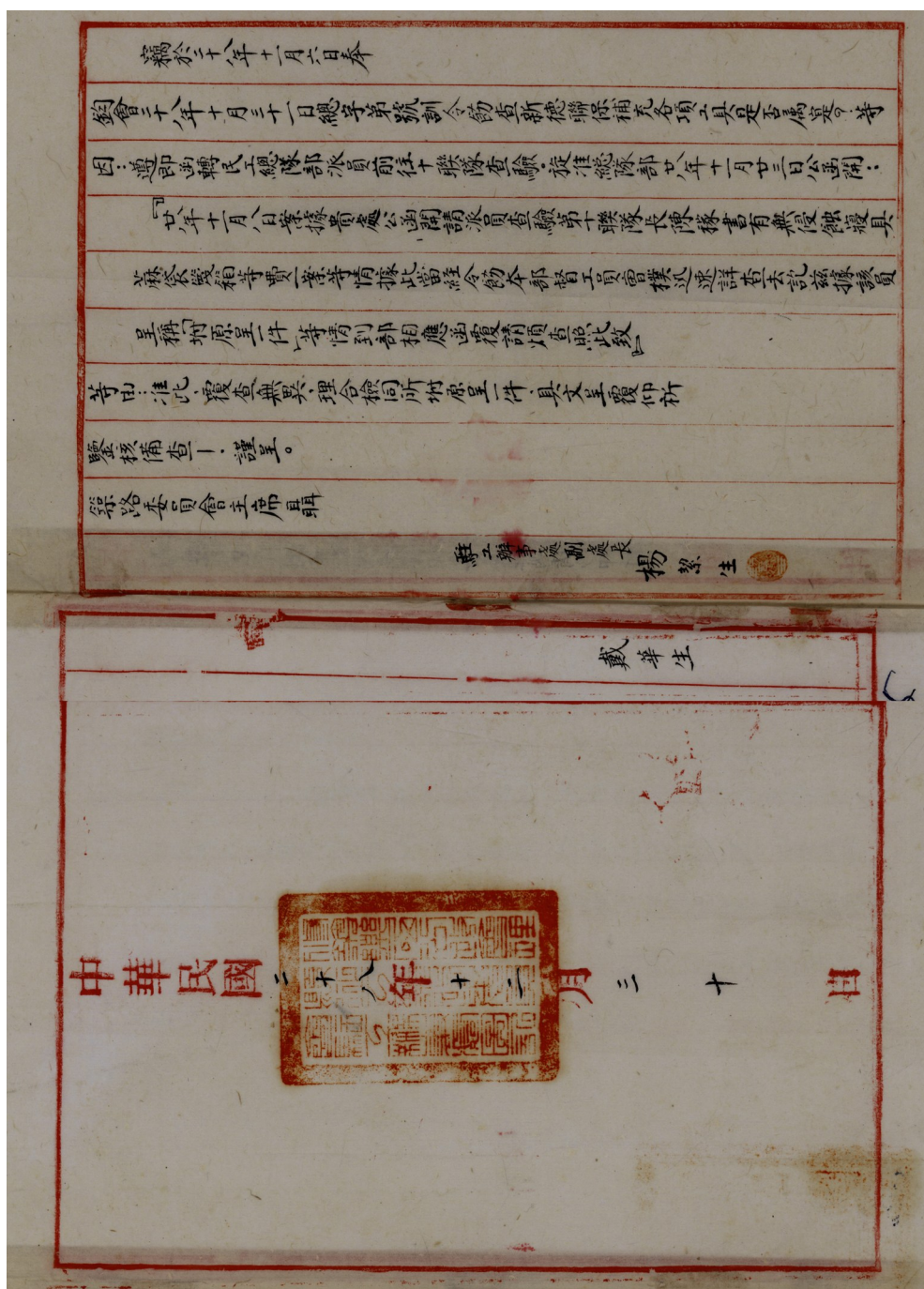
子 孫 萬 世 昌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驻工办事处
副处长杨洁生戴华生关于调查新德联保补充工具
经过情形的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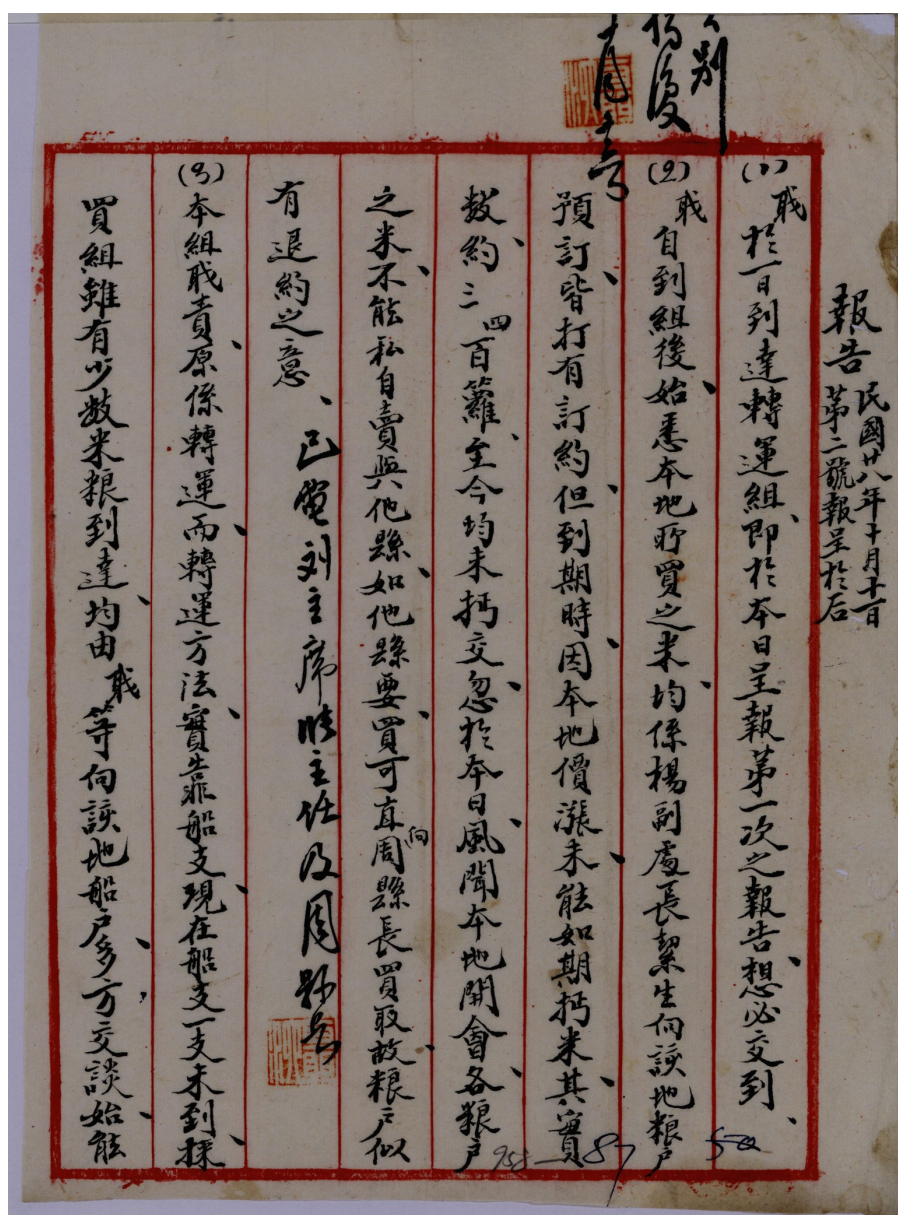
事	由	擬辦	批示	備攷
為遵令呈覆調查新德聯保補充工具經過情形仰祈 鑒核備查由		查以 前令 擬覆 第一 次		
附 件	附 督工員會模原呈二件			

字第 號
一九四九年一月 日
時刻

收文 字第 號
908-47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转运组组长
冯全恒关于转运组买米转运等情形的报告



那運（因有其他多出運費者於中刀去）^蓋但戒係無直接管理權故由船運困難
達於極點時或有馬駝運至此若命渠等轉運禮州雖多出運費
均不再去懇請 鈞座令由採買組起運時一直達到禮州乃於
事實有濟本組若無船支到達實係有名無實虛費開支懇請
撤銷則公私兩全矣 候賜 示 區 署 以 具 報 核 示
(4) 給養股之艱懇祈保存原來議案要在會方攤買運米現在黃麻
德雖係產米區而其他各縣因民工開始皆紛紛來此買米天氣既
晴多日米價高高原由實在買米人多也該區金區長因見於此故

開會禁止我們欲再多買、實有不能、且張紹武在麻栗寨所買不過
數十羅、要靠工方買米、真如盆水車新、何濟於事、

(5) 由採買組運來之米、草係少數、已由本組一概運完、現刻顆粒未存、

謹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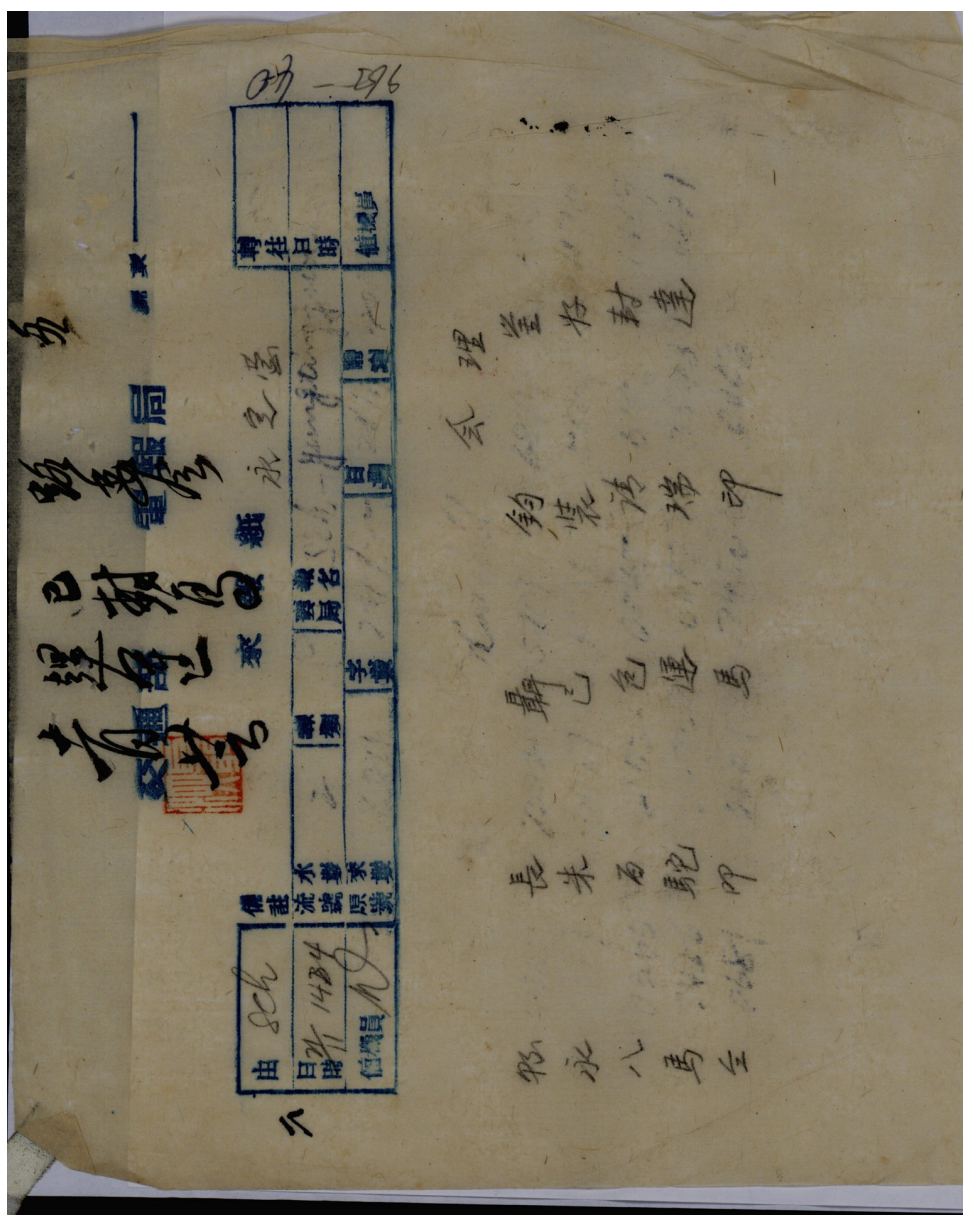
主任委員 耳聃

轉運組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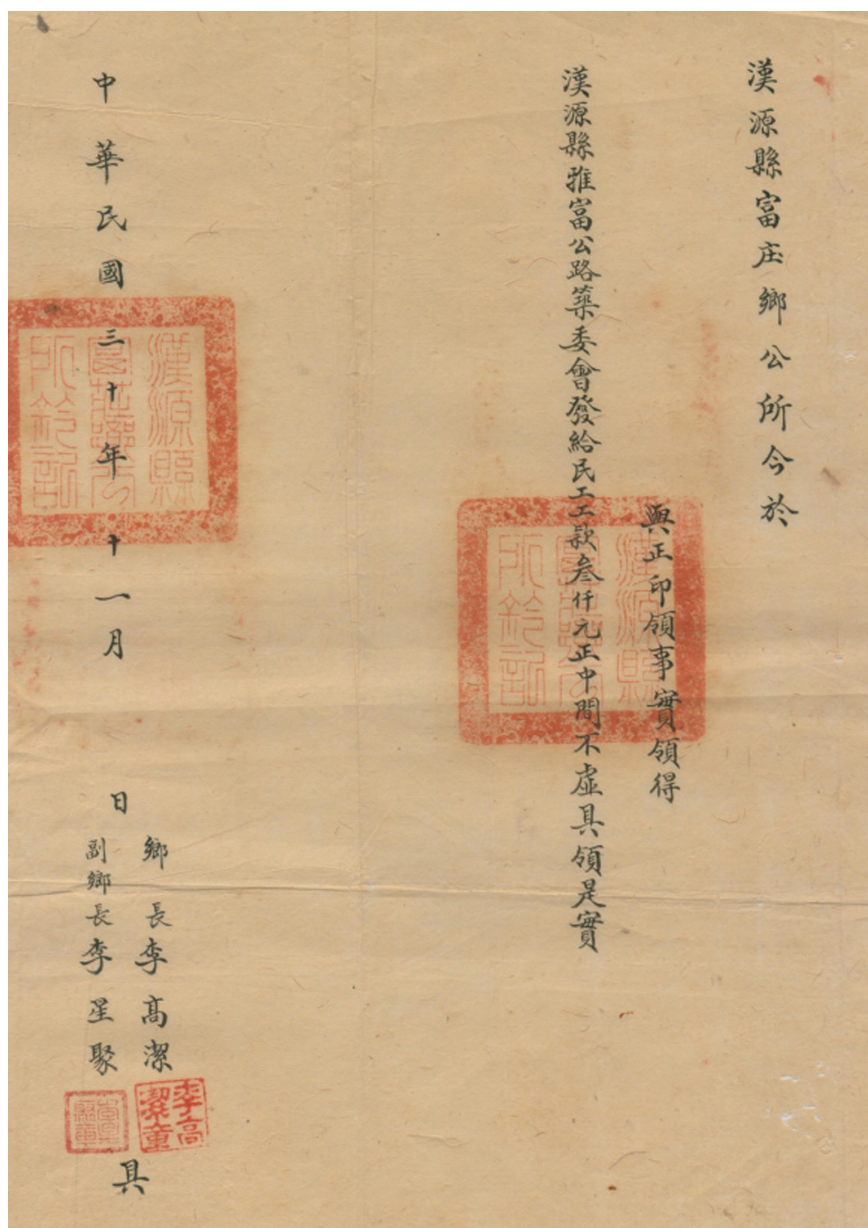
馮全恒
謹呈

十月十一日

修筑乐西公路会理县征工筑路委员会转运组组长 黄瑞文关于封马驼运永定营米给会理县县长聂泗的电



汉源县富庄乡公所领取民工工款凭据



汉源县路工总队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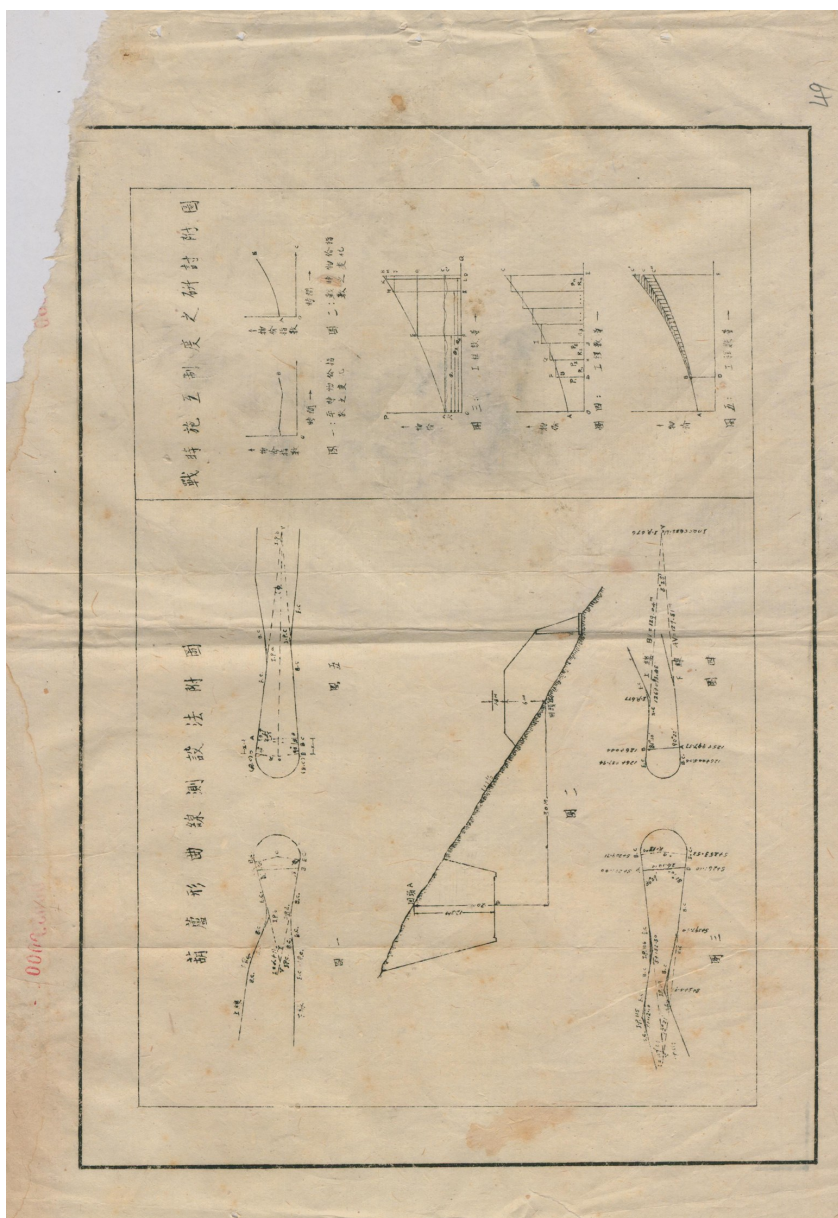


汉源县修筑富林段各联队民工分配表

00017	
漢源縣修築富林段各聯隊民工分配表	
聯隊別	應征民工數
城區聯隊	四三一人 十四人
牛市坡聯隊	二〇六人
漢源場聯隊	四七五人
豐厚聯隊	四四九人
田城聯隊	四二五人
富林聯隊	六六二人
馬烈聯隊	八八人
馬鐸聯隊	二五〇人
合計	二九八六人

因各聯隊民工不便割裂分配故本段合計數少

葫芦形曲线测设法及战时施工制度



交通部乐西公路边民筑路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
第一中队工作日报表

00070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大 隊 長 呈 督 修 司 令 鑒 核	黑石河		地名	交通部樂西公路邊民築路隊第一支隊第一六隊第一中隊工作日報表
		0+200		起	
		0+280		止	
		五班人填	五班人挖	工作種類	
		200名		夷工人數	
		填方		工作情形	
共十五名考驗有 滿渠		煮飯推廣担水砍柴	備	致	

48

交通部乐西公路富林办事处富林材料库
关于富林小学学生彭远荣损坏汽车车灯的公函

00001

交通部樂西公路工程處富林材料庫公函 富庫字第一五四一號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二日 事由 為貴校學生彭遠榮擊破本庫汽車車燈函請貴校轉知該生家長從速來庫設法賠償由	頃據本庫料伙劉作之報稱：	「富林小學學生彭遠榮擊破本庫汽車車前燈一只連同燈內電池一併損折」	等情據此查車燈價值甚昂尤難配製除派員携同該生前來面述各情外相應函請貴校轉知該生家長從速來庫設法賠償以維公物為荷	此致	富林小學校長程
--	---------------------	---	--	-----------	----------------

無庫長

榮示富林

第 頁

收文 字第 4 號

交通部乐西公路工程处第四总段公函

00083

交通部乐西公路工程处第四总段公函

由事

案准

貴部北字第三五號函請發給夷工廿的呷幹因公致死應領卹金等費可暫由貴部墊發俟該項領款收據頒發到段再行補領外相應函復該項費用可先由貴部墊支即請查照為荷此致

北段督修司令部

總段長 趙國棟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

第四五三號

收文 字第 59 號

交通部乐西公路工程处富林办事处公函 ——行辕规定民夷工各级管理人员抚恤办法三条的函

00064

交通部乐西公路工程处富林办事处公函

事 为 呈报

由 行辕规定民夷工各级管理人员抚恤办法三条的函

查 行辕规定民夷工各级管理人员抚恤办法三条，业经本处呈准行辕在案。查该项规定，旨在保障民夷工各级管理人员之权益，以资鼓励。现本处已遵照行辕规定，将相关办法呈报在案，并咨行各属遵照办理。此致。

00065

张 周

交通部乐西公路工程处公函 ——奉令赶工严催全数到位

00014

交通部樂西公路工程處公函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七日發

事 由 南溪至樂山公路工程處嚴催全數到工

案准一月十七日

查部昨奉部令以修築南溪至樂山公路全數三百六十二名已于一月一日開工
二週未到建五百餘名已于一月三日開工等情應查照等因准此查該路現在
奉令趕工

查部所轄遺民在工者尚希

嚴催所屬限期全數到工以期早觀厥成爲荷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七日發

安第

第

號

00015

此致

北段督修司各部

交通部樂西公路工程處

遺民

乐西公路汉源工粮运输站每日工粮运输报告单

縣別	紙運斤數	白運斤數	合計運斤數	兌現斤數	備	考
城在	六千五百	六千		二八	二五二四	
牛黃坡	五五百	二二五五			二四四四	
舊庄	七千五百	六二九			四六三一	
雁東	七千五百	四一三七			二四〇三	
沿河堤	九千	三二九			六六三一	
牛家	二二〇	二二五二			四四四八	
舊黃堤	二二〇	三二二四	五		三二二二	
田成	二二〇	一四一			一五二〇	
田成	二二〇	一四一			一五二〇	
總計	七二七二	二四四二	三三		四五一七	

为遵令查报富林公路卫生站成立日期及工作地点由

00040

示 批 辦 報 事

為遵令查報富林公路衛生站成立日期及工作地點由。

附 件

交通部樂西公路邊民築路隊北段督修司令部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七日

二八年十一月二日奉

鈞 報 軍 字 第一九。三號代電，轉令各路衛生站，及巡迴隊分段原由案，後開：「查衛生署

00041

所發各地服務之站限人員，已否達到，開始工作，即希迅予查報為要！」等因；奉此。

查富林公路衛生站主任張遠榮已於本年十月二日，就富林川王廟正式成立，開始工作。

至所屬分站巡迴醫療隊，亦同時成立。昨准該站長公函，要謂：「前蒙派總工程師發瑞面告：黃木廠有段線之可能，且現無人在彼，彼處亦暫不設站，而第四總段，不日開工，有人為餘，最要設備，需要甚急，並應第四總段趙國棟段長請求，法雖擬不做分站，暫時改單羊溪，一俟開工，即出發工作。巡迴隊亦因該段公路需要，準於該段開工時，開赴大冲帶工作。」等由。奉令前因，理合具文附呈，請鑒核備查，謹呈。

委員長西昌行銀主任張

富林公路邊民築路隊北段督修司令部 羊清全

修筑乐西公路汉源县富林联队民工应领表

修筑乐西公路汉源县富林联队民工应领表											
方	價	運費	來國程旅	薪費	紅傷亡撫卹費	各級隊長津貼	因角停工津貼	修理工具補充費	工費	工津貼	合計
37911.28	—	—	—	121.00	16.00	414.00	—	121.00	438.00	—	37919.16
7911.94	700.00	159.00	159.00	53.00	400.00	—	63.00	49.00	—	198.00	22.00
79878.02	700.00	159.00	185.00	56.00	56.00	414.00	63.00	194.00	438.00	198.00	708.00
總計	79878.02	700.00	159.00	185.00	56.00	414.00	63.00	194.00	438.00	198.00	4528.40

領教人 富林聯隊長周棟材



乐西公路历史事件丛书——西康篇_(下册)
LEXIGONGLU LISHISHIJIAN CONGSHU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